THƯ VIỆN AN GIANG
HN.000130

詩經 卷二三

cuốn quan thư

Khởi nghe ngày 20-9-50
đến ngày mùng 10-10-năm
nghe lại với ông Châu biểu Đa
[illegible] hết cuối

[illegible]交郊木过[illegible]

順興府柴華字号係有由先生医士萬鼎興再撰筆

苕溪范紫登評選

增補詩經體註

衍義合參

藏板

新鎸合本

訖訴詩[illegible]

[illegible]癸丑年新鐫

冊

青雲樓增補詩經衍義體註大全合參

詩流傳於世一千五百餘禩於茲矣說詩代有專家亦至夥矣故詩正文之後有序有傳有箋有疏有問辨有訓故而尤有齊魯燕趙四詩之士音不同章句各異三百五篇之敘或傳衛宏毛萇所作解渭陽首尾岐詞繹綠衣兩義牴牾以及鄭箋韓傳實不相蒙伏黯

張匡意義都別後世學者茫如煙海無所適從紫陽氏身任討論芟繁剪複而爲詩傳今之集注是也詩自有集注以來經生家率奉爲金科玉律罔敢背馳然詩之古學與經生家亦自此涇渭判然相劃矣故傳注之後勢不得不有講義有講義勢不得不分厓岸自宋及今卓然成家如王守溪之口義薛方山

唐荆川之講意、瞿昆湖之質言、錢秀峰之疏意、何確齋之説意、吳省菴之引躍、鄒嶧山之析義、葉桂山之存固、唐抑所之主意、而又加以正解集、自郝鹿野原旨定、自徐徵弦説意彙、自蕭雲圖傳旨成、自薛希之而又加以江晉雲、既爲衍義、謝韋紳再訂課子衍義、蔣恬菴發爲衍明、趙士會再纂大全、無慮數十百

家家纂一宮牆人挾一椎鑿喙喙爭鳴左右
紛拏靡有定據經生家益茫如煙海無所適
從經生家久騷騷謂毛鄭之業不易治然旣
已屈首治之實畏其途艱澁而任其荒榛故
其精研傑出者固有其人而碌碌隨波者每
自應童子試以訖禮闈輒皆此襲彼抄漫不
經意視爲固然嗚呼經科如是經學如何得

明經世如何得遇然亦惟其素居牖下經解
若無善本迺致如此此非經生之過而解經
者之過也然他經猶可葩經尤甚時維
今上誕敷文敎振礪學宮詔求遺書搜羅經傳
于是河內女子口授家傳魯國諸生群開壁
册不惟鄉會兩試必得經藝精研方許入彀
卽童子試學使者苟無經藝亦棄弗錄當此

旨也治經家急求講義之精當者不啻寶娸時偹重九飲於因伯沈子之載詠樓偶論及此因伯乃以世藏家課一編出以示余予固知因伯先世以經學顯世習詩易春秋其曾王父以治易明經出守山右王父以春秋明經綰符貢水其族之叔伯昆季以詩掇青紫者難更僕數也其尊公治詩尤為名彥于春

秋易廣蒐博覽皆通于比興于會稽教授生
徒一若鶩湖鹿洞群奉旨歸幾二十年迄今
會稽及門之以葩經鳴宇內者莫不耳而目
之曰此沈雲將先生教授之所致也斯編精
研蒐輯無美不備余謂因伯與其秘之枕中
不若公之天下因伯唯唯遂囑序於予予往
爲諸生時窮晰詩之源流久矣一經作吏此

事殊疎然亦不自禁其見獵心喜也夫詩之
體用或近而遠或淺而深或隱而顯或反而
正因經立傳多逐傳而置經因傳立訓又習
訓而迷傳承訛踵謬寖失風人神境超忽之
旨塾師講堂朝夕研求又寖失紫陽因經立
傳本義既得斯編掃魔崇正理總詞詳儼日
再中夫經義暢而經學明經學明而經世出

洵爲後學之津梁然亦紫陽氏之褒鄂也哉

是爲序

甞

康熙巳巳重九後二日顧豹文且菴氏題

顧豹文印

且菴

戴刻補增補詩經衍義體註大全合參序

詩經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風雅頌綱說

○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

○朱子曰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

○安城劉氏曰此言先王以詩爲教者詩之言雖有善惡而皆所以爲教故因其所

詩經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

○在下之人又歌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言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鑒戒耳

○[illegible]何氏曰詩之名風其義有二一者繫乎土天有八風以宣其氣人稟五土以命其性故五方有性百里不同風善者猶有偏而歸之中不善者有其流習而爲之此所謂天子巡狩列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者此也二者繫乎上政教行於上士之人以身先之而後感焉漸焉其風動于人猶風之被物于是乎雅俗自煙之殊民形于旌詠而成風也一者繫乎禮列國之風化不齊陳氣不類而其體則一義雖寓于音律之間未嘗離于言詞之表益一如風之爲物輕揚和舒託物而不着於物也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不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名有正變之別正小雅燕享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詞也故或懽欣和說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不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盛德古字通故其取義如此○安城劉氏曰論頌詩之大體固是天子郊廟樂歌而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者也但魯之三頌諸篇亦不能盡然也

○朱子曰周禮大師掌教六詩以教國子而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比興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詞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

○又曰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無復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學者通詩之後世不復有詩者正謂此也

言之是非知其所感之邪正而於己則盡修其所以教於人則有勸懲之政○熊氏曰此言先王以詩爲教於郊廟朝野之正詩如周頌正雅二南之類則協之音律而列國之詩則采而觀其善惡而於諸侯又有黜陟之政也○劉氏曰天子不得行黜陟之

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

○又曰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爲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爲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邶至豳十三國爲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爲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爲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爲說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爲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爲俗也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于本篇云

○朱子曰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却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三緯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

三經三緯

先儒論詩要法

○程明道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于誠感之深至于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于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興于詩者吟咏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橫渠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

○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詩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之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幾何而不爲高叟之固哉

○龜山楊氏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行于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其情性觀其情性則愈近矣

政於作詩之侯國而於詩爲者所去取則亦可謂出陟之教也○劉氏曰夫子不得行勸懲之政於作詩之人而使學詩者有以考其得失而有所刪其少興起之也而勸懲之教此言國風之體而有正變也蓋言兩之詩首得性情之正如關雎一篇樂

失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刋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敎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敎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

見詩之情不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其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為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推究會得故看詩有味至于有所興則詩之用在我矣

謝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

○朱子曰上蔡云學詩須得詩觀此說是他識得要領處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詠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氏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

○又曰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自見得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如此看得曲折後好底自只恁平直說後自好底如今未後一章道不要看上文者下章便知得是恁地意思自是高遠自是說得那人看

○又曰讀詩且只將古今人做底詩看或每日令人誦讀却從旁聽之其言有未通者略略檢注解看却時時諷誦其本文便見其語脈所在

○又曰學者于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個甚事

○又曰讀詩正在于吟哦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今人讀詩只是將已意去包籠他如做時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盡不曾理會得濟甚事若如此看只一日便可看畢何用逐日

詩注云不偏他如卷耳汝墳草蟲行露殷其雷摽有梅小星江有汜之類亦皆哀而不傷如樛木之類如桃夭芣苢漢廣羔羊何彼穠之類又皆樂而不淫故二篇獨為正風其餘自邶至豳十三國之詩雖亦有得性情之正者而君臣長幼之間不能如二南風俗之

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

先王之風　邪正是非

只說得數章而又不曾透徹耶且如人之城郭須是逐街坊里巷屋廬臺榭車馬人物一一看過方是今合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都知得了

○問先生說詩率皆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詩自然叶韻方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是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韻又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

○朱子又曰讀詩須是讀熟了文義都曉得了涵泳讀取百來遍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情性若讀得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子了便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壅他與他耘鋤方是下功夫義他處今却只下得箇種子便休都無耘治培養工夫這不會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見會得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了第二篇了便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

○朱子曰讀詩只是將意思想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發越推將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又當知所以治國平天下人君必當如文王后妃必當如太姒其原如此

○徐儆弦曰思謂讀詩非如讀他經只是隨訴以昌之一句為要蓋六經皆記聖人之言而詩獨記聖人之聲天下之感人者莫如聲而今則心知氣平將古人之詩三吟復一過便自不費看手舞足蹈之意此南容三復白圭所以為善讀詩也

○按周南繫之周公召南繫之召公化之盛者必有待于二公也風之終終以豳風雅之終終以召旻是化之衰者必有思于二公也魯頌後于周頌者蓋別以君臣之分商頌後于魯頌者則間以親疎之體夫子刪詩得無意乎

純已雖邪風亦不得為正也○又曰此言三雅及周頌等篇之體不乘言南豈頌者其體無固可類推也夫正雅周頌諸篇如寫樣文王清廟時邁等詩皆周公作公劉泂酌卷阿皆召公作所謂是聖人之徒者也至其變雅之作則有家父之宜臼之傳及蘇公衛武公旨

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

穆公蘇公凡伯之徒又非所謂賢人君子者乎○又曰通三百篇而論其大義則其言不至憤怨不至紛爭不至亂誅不至詐天時日星之大鳥獸草木之微人倫綱常之道風氣土地之宜神祇祖考之祀禮樂政刑之施凡天人相與之理莫不備於經之中也

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詩經大全圖

思無邪圖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夫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葢斷章摘句云耳

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　情性是貼思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

言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正是貼無邪

四始圖

關雎　鹿鳴　文王　清廟　為　風　小雅　大雅　頌　始

朱子曰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者正謂此也

正變風雅之圖

正風	周南 召南	二十五篇
變風	邶至豳 十三國	一百三十五篇
正小雅	鹿鳴至菁菁者莪	二十二篇
變小雅	六月至何草不黃	五十八篇
正大雅	文王至卷阿	一十八篇
變大雅	民勞至召旻	一十三篇

朱子曰先儒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

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觀省而垂鑒戒耳

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詩有六

三經　三緯

風

〔十五國風〕

風者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

雅

〔大小二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

頌

〔周商魯三頌〕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賦

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

〔語錄〕云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

比

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

〔語錄〕引物爲說者比也

興

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罝之類

〔語錄〕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釣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

〔六義三經三緯〕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風雅頌聲樂部分之名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　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

〔語錄〕風雅頌乃是樂中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大抵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却是裏面横串底故謂之三緯

義之圖

賦比興兼義

賦而比	小弁八章
賦而興	野有蔓草　黍離垠六章　溱洧　小弁七章
比而興	下泉垠三章　綠衣
興而比	關雎　漢廣　椒聊　巧言四章
賦而興又比	頍弁
賦其事以起興	泮水首三章

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兎罝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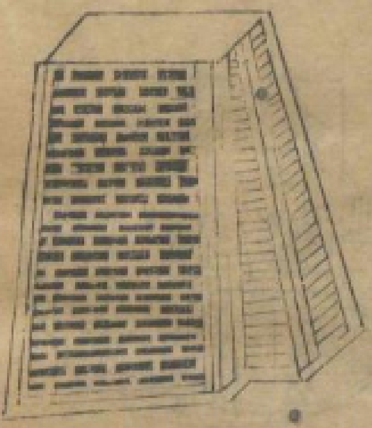
〔語錄〕說出那箇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箇物事來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是說它人有心予忖度之關雎亦然皆是興體比體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却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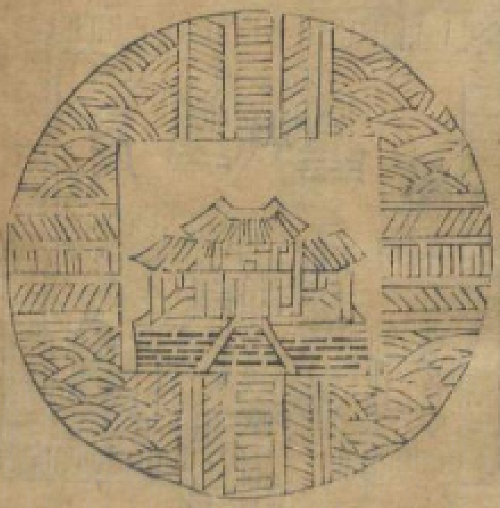
十五國風 圖三

醫無閭山
遼東
今遼陽省
遼西
今都路
開平
山戎
東海
燕南今
北京
太行山
衛輝路
今東平路
泰山
沂在泰縣
日南
淮夷
徐夷
淮
淮南
荆舒
吳越
今江浙省
今福建
江南
今江西省
海南
襄
宋
今睢陽
今陳州
陳
宛丘
鄭
許
許禹都
謝
今湖陽
檜
由洛
豳
唐
魏
河曲
在晉南
鄘
衛
帝丘
曹

地理之圖

靈臺圖　辟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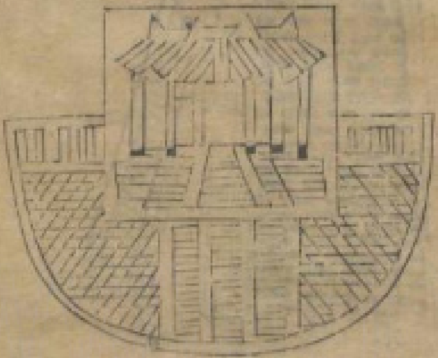
靈臺文王所作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

辟廱辟壁通廱澤也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廱

朱子初解曰張子云辟廱古無此名則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

皐門應門圖

泮宮圖



大王遷岐胥宇築室作廟立皐門應門立冢土古公亶父後追稱太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二門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泮水泮宮之水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大東總星之圖

織女天女也牽牛服駕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兎之畢也箕斗二宿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

七月流火之圖

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火伏於九月至十月昏旦並不見唯冬至後旦中至正二三四皆見旦後也○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注云旦中而寒退昏中而暑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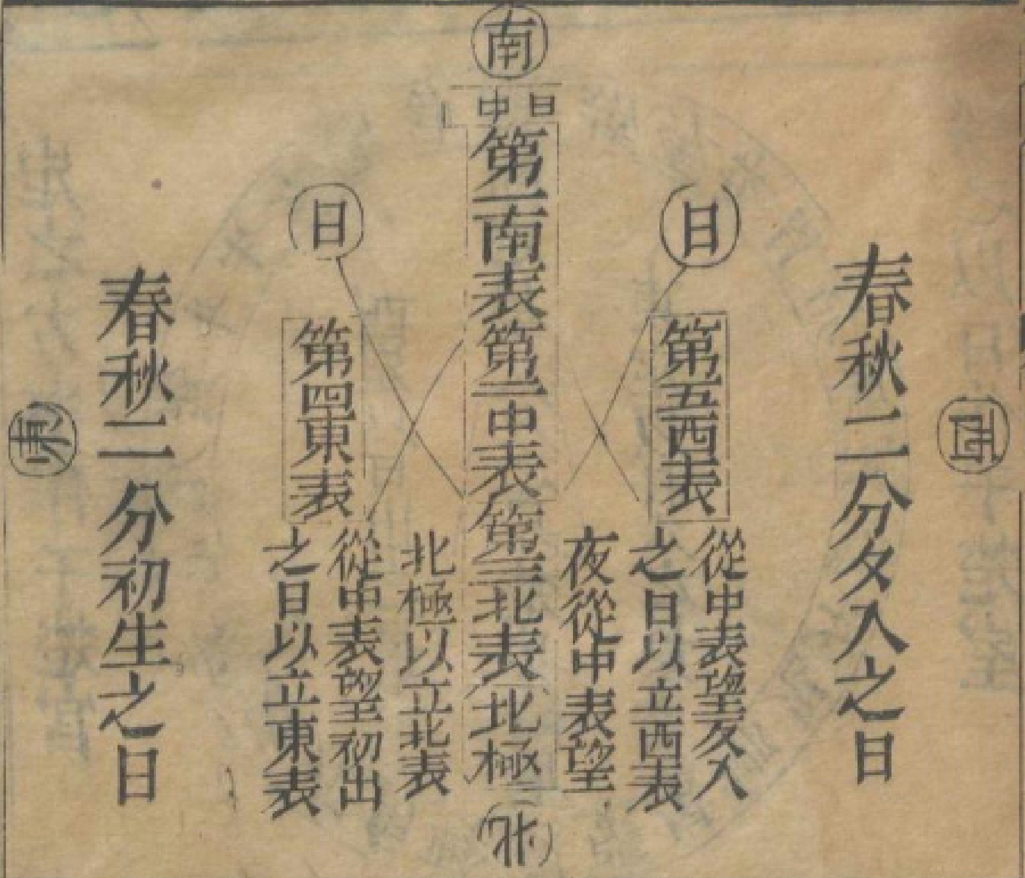
楚丘定之方中圖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建亥月小雪中氣之時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公劉相陰陽圖



經云既景乃岡又云相其陰陽度其夕陽傳云景測日景以正四方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山西日夕陽嚴氏曰幽在梁出西公劉相此夕陽地以建都居也今得西山真先生儒家武庫所著公劉相陰陽圖謹按其式作圖如土以備讀詩者考焉

豳公七月

○謹按朱子集註所載王氏總論七月之義一段分布為圖○仰觀日星俯察昆蟲
以知天時女服事乎內上以誠愛下養老而慈幼其祭祀也時霜露之變草木
之化以授民事男服事乎外下以忠利上食力而助弱其燕饗也節之旨謂陽之

一之日
觱發
于貉
取彼狐狸
為公子裘

二之日
栗烈
鑿冰沖沖
其同
言私其豵
載纘武功
獻豜于公

三之日
納于凌陰
于耜

四之日
舉趾
同我婦子
其蚤獻羔祭韭
饁彼南畝

春日載陽
有鳴倉庚
春日遲遲
蠶月條桑
女執筐求桑
采采蘩取
斧我伐遠揚

四月
秀葽

風化之圖

五月 鳴蜩 斯螽動股

六月 莎雞振羽 食鬱及薁

七月流火 鳴鵙在野 食瓜 亨葵及菽

八月 萑葦在宇 載績 載玄載黃 其穫 我朱孔陽 為公子裳 剝棗 斷壺

九月肅霜 在戶 授衣 築場圃 叔苴 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

十月 隕蘀 滌場 穫稻 上入執宮功 嗟我婦子曰 朋酒斯饗曰

蟋蟀入我 穹窒熏鼠 納禾稼 晝爾于茅 為改歲入此 殺羔羊躋彼

嗟我農夫 宵爾索綯 亟 室處為此春 公堂稱彼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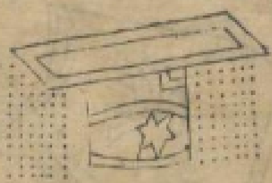
牀下 塞向墐戶 我稼既同 乘屋 酒以介眉壽 觥萬壽無疆

月一之日謂一陽之月夏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餘倣此○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序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謹按詩中載歲事獨缺二月嘗觀二章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及三章蠶月條桑至猗彼女桑並不言何月今摘其辭布於二月四月之間非敢遽以爲二月也特以備見豳風春日之事云云

冠服圖

文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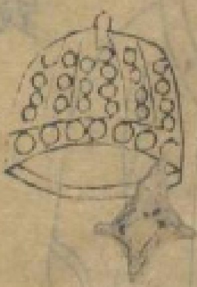
冔



冠名殷曰冔周曰冕黼冔黼裳而冔冠也

淇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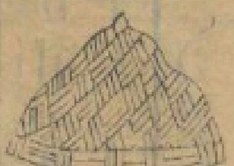
弁



會弁如星會縫中也王之皮弁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

都人士

臺笠



臺夫須也卽莎草也古注謂以夫須皮爲笠所以禦暑禦雨

都人士

緇撮

緇布冠也撮者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古注云太古冠

衣裳圖

繪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天子之龍一升

九罭

衮衣

一降上公但有降龍龍首卷然故謂之衮

羔裘豹飾

唐羔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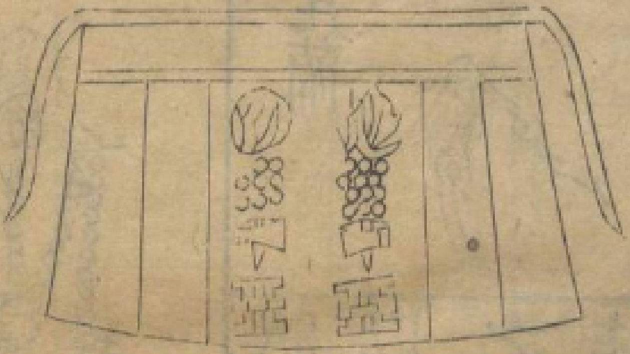
狐裘

檜羔裘

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褎袪褎皆袂也然袂大而袪袖小

錦衣狐裘朝天子之服蘇氏曰此狐裘狐白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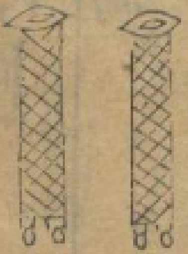
九罭繡裳



五色備謂之繡前三幅後四幅繡以藻粉米黼黻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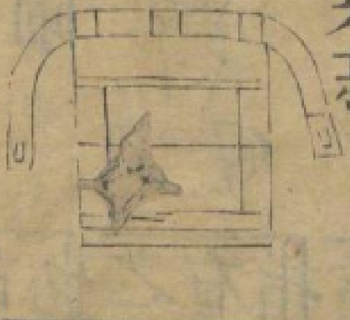
君子偕老

瑱



候人采菽

芾



素冠

韠

采菽

邪幅

正義註云瑱塞耳也充耳是已天子以玉諸侯以石充耳以紞懸瑱當耳也紞用絲線織之天子諸侯五色臣三色君子偕老篇瑱言夫人服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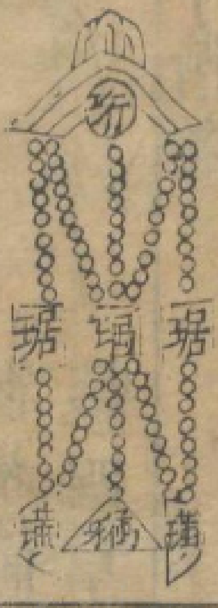
芾太古蔽膝之象字當作韍古字通用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為之

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偪束其脛

佩用之圖

女曰雞鳴

雜佩



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横曰珩繫三組貫以蠙蛛中組之半貫瑀末懸衝牙兩旁組各懸琚璜又兩組交貫於瑀上繫珩下繫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芃蘭 觿

狀如錐角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

芃蘭 韘

古注云韘沓也以朱韋為之射以彄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以遂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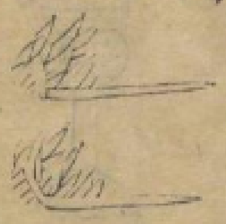
東山

縭

爾雅云婦人褘謂之縭孫氏云褘帨巾也故集傳曰婦人之褘母戒女而爲之施衿結帨也

君子偕老

笄



說文簪也其端刻雞形

野有死麕

帨

禮記媍事舅姑左佩紛帨注紛帨拭手之巾也

君子偕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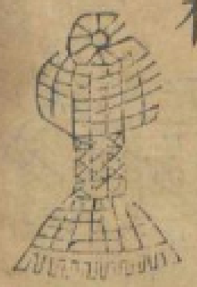
揥

揥所以摘髮以象骨爲之若今之篦兒

禮器之圖

伐柯

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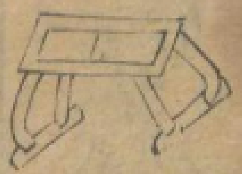
竹爲之以薦果核容四升

伐柯

豆

豆木爲之以薦菹醢容四升

楚茨　俎



生民　登

行葦　斝

俎木為之以欋與
載牲体大房
半体之俎足
下有跗如堂
房也登瓦器簡分
如豆以薦大
羹徑尺八寸
高二尺四寸

斝爵也夏曰
醆殷曰斝周
曰爵孔氏曰
斝畫禾稼

簠

爵

卷耳　罍

簠瓦器以盛黍
稷容斗二升方
曰簠圓曰簋
爵飲器受一升
上兩柱取飲不
盡之義戒其過
也木爵玉爵同
制

罍酒器刻為雲
雷之象金罍以
金飾之孔氏曰
天子玉諸侯金

犧尊 閟宮

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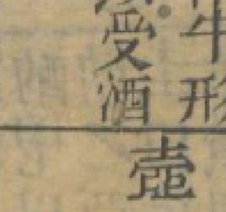
秬 江漢

秬黑黍也鬱金草鬯暢也釀秬黍爲酒築鬱金草煮而和之使芬芳條暢酟而祼神也

鬯 鬱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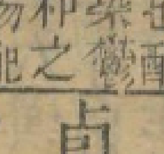
黃流在中鬱鬯也

壺 韓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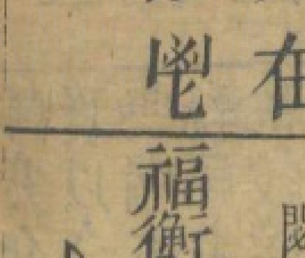
士梓圖器禮器注壺大一石

卣 江漢



卣中尊孫炎云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郭璞云卣受五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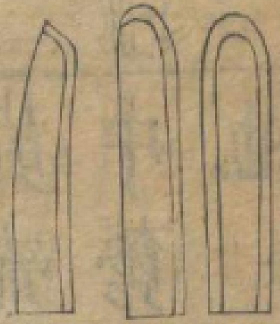
福衡 閟宮



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周禮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福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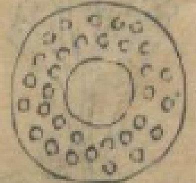
圭

桓圭　信圭　躬圭



璧

穀璧



蒲璧

圭瓚

旱麓　江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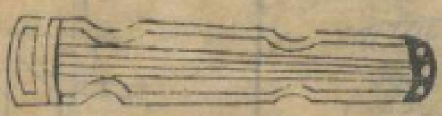
棫樸　璋瓚

韓奕介圭諸侯之封圭執之爲贄以合瑞於王也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雲漢圭璧禮神之玉也孔氏曰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圭璧其總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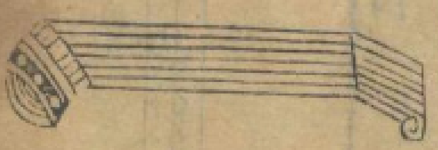
玉瓚圭瓚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酌鬯以祼也二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左右奉之半圭曰璋以爲瓚柄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

樂器之圖

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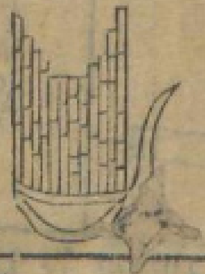


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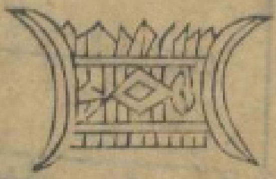


琴瑟皆絲屬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後加文武二弦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二尺八寸二十五弦其常用者十九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二尺八寸廿五弦盡用

笙簧



簫 有督



〔嚴氏曰笙以匏爲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声禮書云三十六簧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簫編小竹管爲之〔王氏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乙尺四寸小者編十六管長乙尺二寸參差象鳳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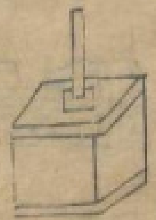
管

有瞽

管六孔如篴併兩而吹之者也篴今之笛也

柷

有瞽



柷狀如漆桶以木爲之中有椎連底僮令左右擊以起樂者

圉

圉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

籥

簡兮

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而短主中聲而上下之

塤

何人斯

篪

塤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横吹之塤篪其竅盡合則爲黃鐘其竅晝開則爲應鐘蓋相應和也

磬

鍾

靈

鐘金屬鏞太鐘也
磬石爲之
鼓革屬賁鼓大鼓也長八尺鼓四
尺中圍加三之一(田)亦大鼓也
懸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
鼓周懸鼓鞉如鼓小有柄兩耳
持其柄搖之則傍耳還自擊
何伯善注華黍下魯鼓薛鼓禮
投壺篇鄭氏注魯鼓薛鼓其節
不同○□○○□□○□○○
□半○□○□○○○□□○
□○魯鼓○□○○○□□○
□○○□□○□○○□□半
○□○○□□○薛鼓○此魯
鼓薛鼓之節也員者擊鼙方者
擊鼓古者舉事鼓必有節聞其

有瞽

鼓

節則知其事矣　取半以下爲投
壺禮盡用之爲射禮又一説(魯鼓)

○口○○口口○○半○口○口
○○○○口○口○口○(薛鼓)○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半○口○口○口○○○○
口○此二者記兩家之異故兼列之

虡

植木以懸鐘磬其横者曰栒業有瞽篇孔氏曰植者爲虡横者爲栒大板爲之業所以飾此栒而爲崇牙刻之如鋸齒捷業然故曰業其形卷然可以懸鼓磬樹五采之羽以爲文畫繪爲翣載以璧樹翣於栒之角也

雜器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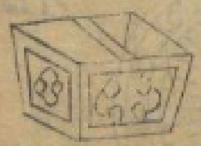
鬲 鬵

鬲有牛羊豕三鬲皆以銅爲之三足有弦

錡 釜 釆蘋

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升 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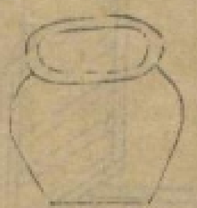


升上徑二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千二百黍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

鬵 匪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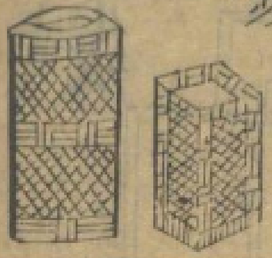
釜屬李解云上大小下曰鬵孫炎曰甑者非

缶 宛丘



瓦器可以節樂又飲器易尊酒簋貳用缶又汲器左氏具綆缶

筐 筥 釆蘋



筐筥皆竹器方曰筐圓曰筥

車制之圖

伐檀　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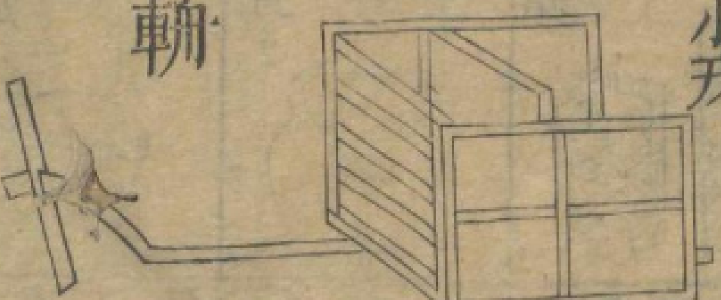
伐檀　輻

小戎　轂

兵車之輪六尺六寸田車之輻六尺二寸在輿之外輻二十以象日月也

轂在車輪之中外持輻内受軸長三尺一寸徑一尺

小戎　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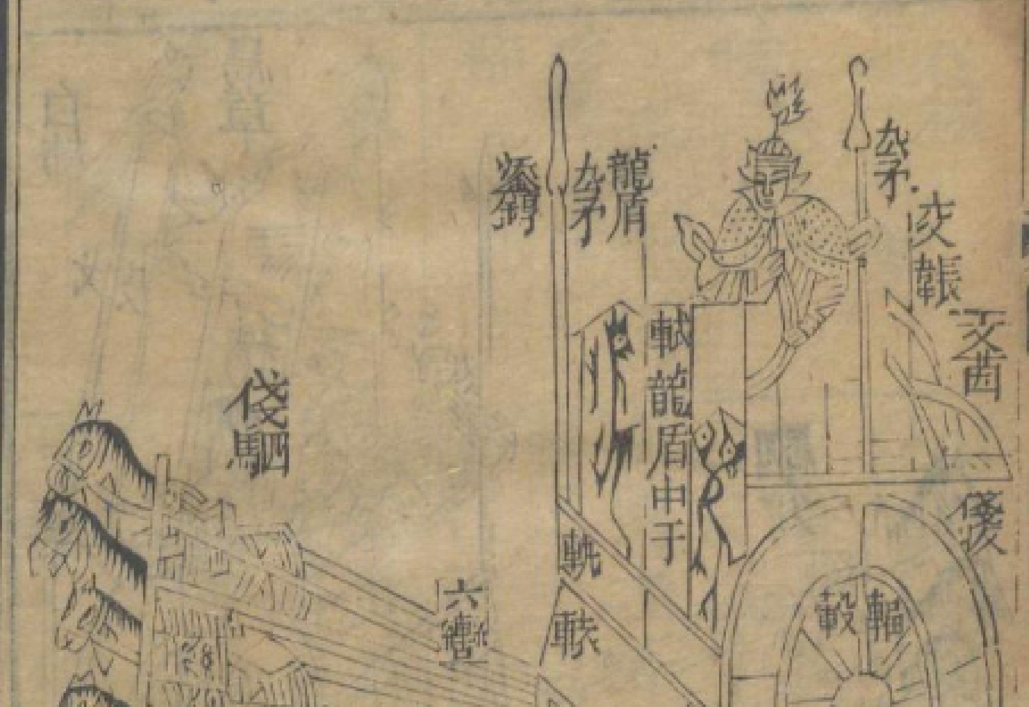
衡

車前曲木上句衡者謂之輈亦曰轅禮記車制圖云輈長一丈四尺四寸亦曰轅通謂之輈

方 周元戎圖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戎戎車先軍之前鋒也元戎甲士三人同載左持弓右持矛中御戈殳戟矛揷於輢幟畫鳥隼之章

秦小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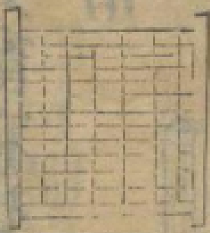


小戎篇云小
戎俴收五楘
梁輈游環脅
驅陰靷鋈續
文茵暢轂駕
我騏馵又云
四牡孔阜六
轡在手龍盾
之合鋈以觼
軜俴駟孔群
厹矛鋈錞虎
韔鏤膺交韔
二弓

兵服器圖

秦無衣

甲



古者三甲以革為之犀甲壽一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後世乃用金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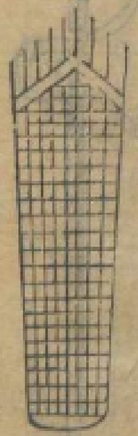
閟宮

冑

說文曰冑兜鍪也兜鍪首鎧也

公劉

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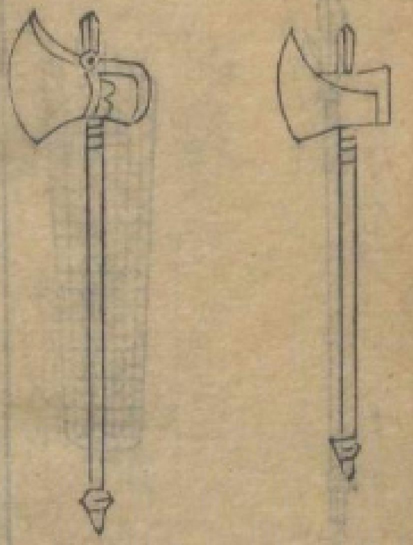
戈

干楯也自關而東或謂之干或謂之楯關西謂之楯

戈柄長六尺有六寸戈主於刺

戚

公劉 揚



戚揚二者是斧鉞之別名

戚爲斧揚爲鉞鉞大斧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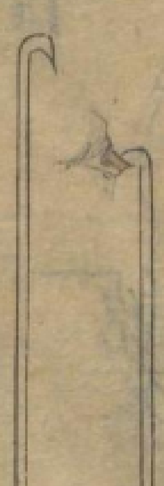
伯兮 殳

殳即祋也長丈二而無刃

主於擊禮書作八觚形

矛

酋矛長二丈



夷矛長二丈四尺

弓

敦弓天子之弓　彤弓諸侯之弓
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六尺

小戎

三寸謂之中制六尺謂之下制
取幹角以膠漆筋絲爲之也

矢

說文弓弩矢也象鏑括羽之形

釋名云矢指也有所指而迅疾

虎韔

虎韔以虎皮爲弓室也

車攻

韔二弓交二弓於韔中也

魚服

服盛矢器魚獸名其

背皮班文可爲矢服

旗

出車

鳥隼曰旗　龜蛇爲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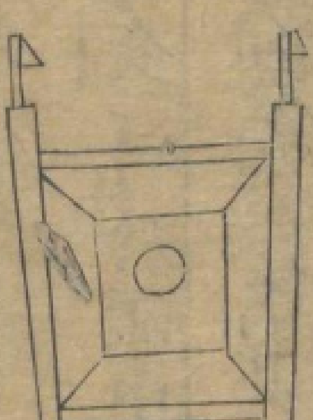
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

旐

侯

猗嗟

侯張布而射之者也侯中之的曰正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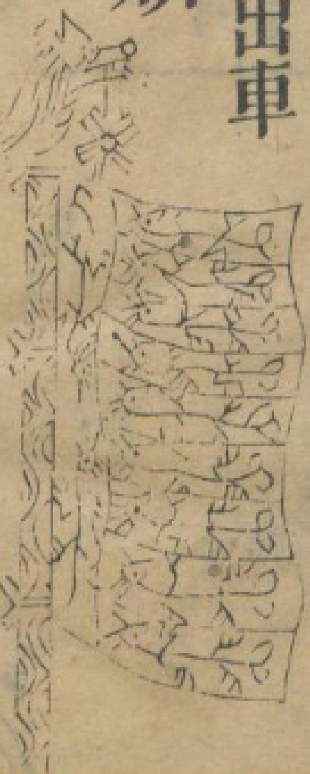


五正之侯中畫朱次白次蒼黃玄居外三正則損玄黃一正則畫朱綠

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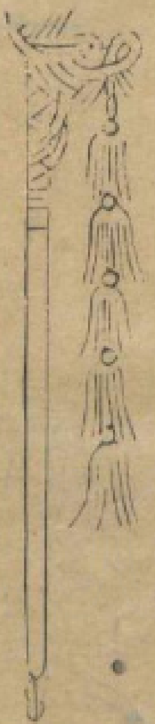
出車

蛟龍爲旂所謂左青龍也



旄

旄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



旌

干旄

旌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

決

車攻

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

拾

車攻

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

鞞

瞻彼洛矣

鞞琫有珌鞞容刀之鞞今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戎服也

俴駟之圖

出前四馬皆如此欲辨馬名故不畫甲

終

增補詩經衍義體註大全終

歸寧父母　見周南葛覃篇
必告父母　見齊風南山崔篇
云何吁矣　見周南卷耳篇
云何其盱　見小雅都人士篇
見小雅何人斯篇
夙夜在公　見召南采蘩篇
又見小星篇
又見魯頌有駜篇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見召南草蟲篇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見小雅出車篇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見召南草蟲篇
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見衛風擊鼓篇
未見君子我心傷悲　見召南草蟲篇
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見小雅四牡篇
又見杕杜篇
我心傷止　見小雅杕杜篇
女心傷悲　見豳風七月篇
有齊季女　見召南采蘋篇
季女斯飢　見曹風候人篇
莫敢或遑　見召南殷其靁篇
不遑啓處　見小雅采薇篇

詩經篇目

第一卷

國風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襛矣
騶虞

第二卷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	見邶風柏舟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見鄘風柏舟篇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俱見邶風柏舟篇
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見衛風氓篇
中心是悼	見邶風終風篇
中心是悼	見檜風羔裘篇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見小雅鴻鴈篇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	見大雅卷阿篇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見邶風綠衣篇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見邶風燕燕篇
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見邶風雄雉篇
德音無良	見邶風日月篇
德音不瑕	見豳風狼跋篇
德音孔昭	見小雅鹿鳴篇
德音孔膠	見小雅隰桑篇
悠悠我思	見邶風終風篇 又見雄雉篇
寤言不寐	見邶風終風篇
獨寐寤言	見衛風考槃篇
母氏劬勞	見邶風凱風篇
生我劬勞	見小雅蓼莪篇
謂我劬勞	見小雅鴻鴈篇
自詒伊阻	見邶風雄雉篇
自詒伊戚	見小雅小明篇

邶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鄘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載馳

衛

淇奧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王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見邶風雄雉篇

道之云遠我勞如何　見小雅緜蠻篇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一見谷風篇　一見小弁篇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見衛風簡兮篇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見鄭風大叔篇

一見邶風泉水篇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一見鄘風蝃蝀篇　一見衛風竹竿篇

一見邶風泉水篇

不瑕有害　見邶風泉水篇　又見二子乘舟篇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一見衛風竹竿篇　見邶風泉水篇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見邶風北門篇

念我獨兮憂心殷殷　見小雅正月篇

憂心殷殷念我土宇　見大雅桑柔篇

已焉哉　見邶風北門篇

亦已焉哉　見衛風氓篇

願言思子　見邶風二子乘舟篇

願言思伯　見衛風伯兮篇

云如之何　一見君子偕老篇　一見小雅小弁篇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見衛風氓篇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見小雅白華篇

皆不稱德　一見衛風白兮篇

將音搶　埠音声　念聲　嗟音户

第三卷

鄭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齊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魏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一見檜風羔裘篇　見黍離篇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　見魏風園有桃篇
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見小雅鴻鴈篇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見王風黍離篇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見秦風黃鳥篇

伊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見鄭風將仲篇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見豳風東山篇

洵美且仁　見鄭風叔于田篇
其人美且仁　見齊風盧令篇

東方明矣　見齊風雞鳴篇
東方未明　見齊風東方篇

婉兮孌兮　一見齊風甫田篇　一見曹風候人篇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　見秦風駟驖篇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　見秦風小戎篇

君子至止　一見終南篇　見小雅如何篇　一見瞻彼洛篇

彼其之子　同者甚多各就本章所指其人而言

我心蘊結兮　見檜風素冠篇
我心苑結　見小雅都人士篇

淑人君子　一見曹風鳲鳩篇　一見小雅鼓鍾篇

終見弟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
蟋蟀　山有樞　椒聊
揚之水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秦
車鄰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陳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陽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檜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見下泉篇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見黍苗篇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見豳風七月篇

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見小雅大田篇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　見豳風七月篇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　見出車篇

爲公子裳
爲公子裘　俱見豳風七月篇

穹窒熏鼠　見豳風七月篇

洒埽穹窒　見豳風東山篇

以介眉壽　一見豳風七月篇　一見周頌烈文篇

綏我眉壽　見周頌烈祖篇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見豳風七月篇

黍稷重穋稙穉菽麥　見魯頌閟宮篇

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見豳風七月篇

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見小雅天保篇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見小雅楚茨篇　又見甫田篇

日予未有室家　一見豳風鴟鴞篇　又見小雅雨無正篇

亦孔之將　一見豳風破斧篇　一見小雅正月篇

亦孔之醜　見小雅十月篇

亦孔之哀　見小雅十月篇

嵗音歲　罹音離　涯上聲

曹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豳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第四卷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南陔

白華之什　白華　華黍　魚麗　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蓼蕭　湛露

我遘之子	見豳風伐柯篇
我遘之子	見豳風九罭篇
我有旨酒	見小雅裳華篇
	見小雅鹿鳴篇
君子有酒	見魚麗嘉魚篇
	又見瓠葉篇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	見小雅皇華篇
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見小雅裳華篇
神之聽之	見小雅伐木篇
	又見小明篇
降爾遐福	見小雅天保篇
宜其遐福	見鴛鴦于飛篇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見小雅采薇篇
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見小雅大東篇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見小雅杕杜篇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見采薇篇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途	見出車篇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見小雅出車篇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見小雅小明篇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見小雅南山篇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見大雅泂酌篇
檀車幝幝四牡痯痯	見小雅杕杜篇
檀車煌煌四騵彭彭	見大雅大明篇
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見小雅蓼蕭篇
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見大雅裳華篇

芑音起　父音甫　節音截　弁音盤　蓼音六

第五卷

彤弓之什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之什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之什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之什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萬福攸同 見小雅蓼蕭篇 又見采菽篇
萬福來求 見小雅桑扈篇
福祿既同 見瞻彼洛矣篇
福祿來同 見周頌執競篇
克壯其猶 見小雅六月篇
式固爾猶 見大雅崧高篇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 見小雅車攻篇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見小雅節南山篇
憂心如惔 見小雅節南山篇
憂心如熏 見大雅雲漢篇
吉甫作誦 見大雅崧高篇 見大雅烝民篇
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 見小雅正月篇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見小雅小弁篇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見小雅蓼莪篇 又見四月篇
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見蓼莪篇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見雨無正篇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見召旻篇
天降喪亂饑饉薦臻 見大雅雲漢篇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 見大雅桑柔篇
今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見小雅雨無正篇
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見大雅瞻卬篇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見雨無正篇

菀音鬱

漸士緘反

瘵側皆反

桑扈之什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第六卷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見小雅何人斯篇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見小雅雨無正篇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見大雅桑柔篇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俱見小雅小旻篇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見小雅小旻篇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見大雅抑篇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見小雅小旻篇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見小雅小宛篇

自何能淑　見小雅小宛篇

其何能淑　見大雅桑柔篇

我辰安在　見小雅小弁篇

我生不辰　見大雅桑柔篇

君子秉心維其忍之　見小雅小弁篇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見大雅桑柔篇

經營四方　一見小雅北山篇　又見何草不黃篇　一見大雅江漢篇

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一見小雅楚茨篇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一見小雅大田篇　一見大雅旱麓篇　見周頌潛篇

曾孫是若　見小雅大田篇

萬民是若　見魯頌閟宮篇

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　見大田篇

樂音洛

泂音迥

卬音仰

召實照反

生民之什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民勞　板

第七卷

蕩之什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第八卷

頌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見載芟篇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見良耜篇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見小雅鴛鴦篇　又見白華篇

小心翼翼　見大雅大明篇　又見烝民篇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見大雅大明篇

無貳無虞上帝臨汝　見魯頌閟宮篇

柞棫拔矣行道兌矣　見大雅緜篇

柞棫斯拔松柏斯兌　見大雅皇矣篇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見大雅棫樸篇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見大雅旱麓篇

保右命爾　見大雅大明篇

保右命之　見大雅假樂篇

大命近止靡瞻靡顧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　俱見大雅雲漢篇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見大雅崧高篇

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見大雅韓奕篇

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見崧高篇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見烝民篇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見周頌烈文篇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　見周頌載見篇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見周頌時邁篇

陳常于時夏　見周頌思文篇

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見豐年篇

周頌臣工之什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魯頌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見載芟篇

降福孔皆　見周頌豐年篇

降福孔夷　見周頌有客篇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見周頌訪落篇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見周頌小毖篇

不吳不敖　見周頌絲衣篇

不吳不揚　見魯頌泮水篇

胡考之休　見周頌絲衣篇

胡考之寧　見周頌載芟篇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見商頌那篇　見烈祖篇

增補詩經衍義體註大全合參

西陵顧且菴先生鑒定

湖上沈李龍雲將增訂

孫 渭鴻飛　侄孫 濳南河 同叅

國風一

○伊川程氏曰二南多私于衽席之間閨門之中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而謂之正風

○安成劉氏曰男女亂倫而邶鄘衛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畿之風變政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淫奢侈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儉嗇而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此十二國風之大槩也然變詩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變風亦兼存其詩使夫學者時習之以自省而知所戒甚亦其非所以爲教也

○三山李氏曰二南皆文王之風化周南之詩多爲文王故言王者之風召南之詩多爲諸侯而作故言諸侯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是文王教化之所及故小序言文王之所以教先王即太王也

○朱子曰詩言文王之德者係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係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文王治岐其東有紂其西有昆夷其北玁狁故其化自北而南先被于江漢之域也

全詩綱領

○古之言詩經有六義有四始六義者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是也

○安成劉氏曰集傳王國風之下係以一者以國風居四詩之首也下文周南一之一者周南又居國風中十五國之首也後倣此

○蘇氏曰宋亦也周

詩經卷之一　朱熹集傳

國風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二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寖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

四始者關雎爲國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三頌之始是也

賦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謂或問卷耳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敘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是托言也朱子曰雖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

比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謂朱子曰此便是說是事如螽斯羽之句便是說那人了下便接云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然比有二體有全是比而不言其事者如螽斯之類是也有此所比而言其實者如風之指冊終衷之類是也

興

興者引物起興之謂朱子曰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是摯而有別之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以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比又略不同也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及此則不然便入題了

增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于下

○若峯曰周南召南樂章之名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於江漢故作樂者采自北以南主風而名之曰南用爲鄉樂鄉射燕射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化也

官食地於曰采○京兆李隆曰周地本太王所居以爲公旦采邑故曰周公奭食邑於召故曰召公蓋文王取岐周故墟分錫二公也○鳳翔府今屬陝西京兆府即今陝西西安府興元府諸州今隸陝西四川京西路今湖廣襄陽安陸隨郢等地湖北路今湖

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

關雎全首 此詩全重德上其首章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次章追言未得之憂今日已得之樂皆不窈窕之德誠求多樂都以宮人言宮
人想其聖王季太任育時宮人親多聖在者故詠歌之其作此詩則指宮中之
一人言為后妃而憂為后妃而樂便見詩人情性之正處
一增頭全首曰全詩以窈窕二句為主旁寤所述王不得諸語即夢思言樂
在詩人自己口中亦不得十分說出所以必須不俐不離神氣洽有分地
關雎章上 一節言文王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而宮人詠歌以美之意謂君子之逑
守詩歎夫婦朝廷之化宮中家以其以德配德者蓋其難也言
主而後觀此淑女耶彼雎鳩之鳥關關和鳴於河洲之上相與也而不相褻
相狎也而不相褻此一物則亦有善匹者矣況此窈窕之淑女自有幽閒
教者育此窈窕之淑女不當得君子之好逑乎
主意此章以雎鳩聲之和匹雎雎以況女德之相配皆見其言窈窕句乃使已
有情然有別意窈窕字在窈窕上見窈窕十分到至時上見都是德形十靜動間
若不就容貌上說詁窈窕訓幽閒之言幽有深潛不露意閒有安靜自加意此
自中形外正貞靜之德容也幽閒不可直謂之德故加貞靜二字而以德言
之不可將為部對幽閒看君子好逑言淑女是君子的善配卑淑女宜配君
子上君子雖指文王以君子字還他不可露出文王蓋文王是後日追稱
名和樂恭敬四字本情性有別句生來方山云和樂若恭敬是朱子下詩人與
意不得出此何乃是修言蓋和樂恭敬同相與而修有非始至言當足在好
逑之下作又用此首未不妨而于陳盾海墨卷不用和樂字極為許南自
草桂山南尋欲就此四字敷演真誤之
○愚按城朱氏曰淑者善也是女德之至者也凡幽閒貞靜莊敬端正皆在其
中矣文王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概之不過曰敬而已大姒聖女也而
詠其德者一言以概之不過曰幽閒而已蓋能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

廣武昌漢陽云當作等域

○文王之妃大姒有莘國之女姒姓今在沭川陳留縣註下其始至字勿夠定同宗合邑之久九三月之而廟見之前亦始于也

○雎鳩狀類鳧而毛長羽色黃蒼有黑彩二雎鳩一宮兩相隨不相失亦

化者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
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召公斯言得之矣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
江淮間有之生有定耦而不相亂偶常並遊
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
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
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
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
王之妃大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
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云摯字與至通
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
所詠之辭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
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

以為乾之健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尊而奉宗廟所以為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

○呉省菴云一則聽天下之外治而一則聽天下之內治而再道成地道成此見天開我周既生文王而作之君又生太姒而作之合所以肇八百之長者此矣

續萬綏曰后妃之德無可擬議僅窈窕二字形容之甚就幽閒貞靜寫其德性於此淑字所包者廣乎哉惟見其動循法度不見其自矜尊一于樂不淫斯見其逮下而不嫉妬○女上加一淑字逑上加一好字便躍然有言外意

參差荇 夫淑女為君子之好逑如此則向之未得也吾心當何如其為情即彼參差荇菜可以薦也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正君子所以成內治者也當寤寐不忘以求之乎若其求而未得也則寤寐思服而悠哉悠哉其思之深長且至於輾轉反側不能安其身焉其未得之憂如此彼一時也固宜其在寤寐哉在輾轉何心于好樂之哉

主意此章以荇菜宜取之周旋淑女當求之以人有不可期之遇物有不可定之時與首到底左右流之是要此求彼之意最之不主于一處故曰無方計中則寤寐求不忘以求之何也寤寐求之五句意所以下文樂之日故其憂思之深至於如此也此以求為主意據下求求求之見行之禮以求之不得謂又定之儀未果造舟之禮未行也悠哉悠哉是無時不思意惟轉反側正是思服悠悠處身心不平甚身不干心而身不安矣乃心不忘思故也註中當字本從字上來此六此德五句乃朱子推出詩人所以寤寐之故如此王啟明當字之意此節無非本其未得而言其寤寐如此耳

不曾偏近之處須偏家求地乘居四個同居四處一處一個獨處也

虞源曰輾轉反側四字之訓極為精切亦可見古人下字之不苟

○朱子曰此詩看來是腳后作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如人做不到

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

寤寐輾轉求之切，言下求之不得兩句，求之不得四句只足上寤寐求之之
句耳。寤寐如何去求，所謂求之者只是想像其得之之意。○首章說君子好逑
亦有一見喜悅之意。不自勝之意。此時便想必樂，但直接以求章反樂意便
窈窕淑從昔日未得懷思一段光景反覆追述，則所得而喜自不能已。此詩
人之文以情生也。○寤寐二字宜玩，寤寐思服是心不忘於有覺之時，寐焉
思服是心不忘於寤息之頃。

參差二章 當知此章承上而言。觀昔則其得也，喜又又當何如。其為情而彼參差荇菜既得之，則動便見矣。
參差左右求之，而擇以流之。窈窕淑女既得之，而有以為君子之好逑矣。
淑女既得之，則當左右芼之，而以琴瑟友之。窈窕淑女，既得之而有以為君子之
子之好逑，則當鍾鼓以樂之，庶乎宮中之情，於琴瑟鍾鼓而淑女因之以自娛。
友本已得之樂如此，則向之寤寐輾轉反側者，至是而始慰矣。宮人於
后妃既得之，其所以喜而又自致其愛敬之情如此，則后妃之賢固有足
而詠八情性之正，亦樂見矣。此又王風化之所由始也歟。言中寓行

王意，此章即若荇菜既得，則當宜治之，興淑女既得，則當友樂之也。友樂二字
須就心說出來，指宮人言。曰之字指淑女言，重我上友樂淑女上。見湖云以
吾友之樂之之情而寄諸琴瑟鍾鼓也。有極圓活意。琴瑟之音細密，故屬親
愛。鍾鼓之音宏暢，故屬樂。鼓動其精神，發舒其
志意也。其道是如此，了玩註當字可見。二段意有淺深，却重在樂之一邊。蒸
說到娛樂處，意方盡。但作文只須論其和平，不前日憂思求和平之極亦非
正訓。樂字謂之尊奉者，正見友之樂之見喜樂正所以尊奉之也。不必分時
聖與蔡右曰，蔡氏云以為惟君子友之也，乃如吾儕亦得而友之也。又云吾
儕于淑女有所道，亦有君道，吾更欲以友道事之。說得最妙。后妃既得難追
宮人便去琴瑟鍾鼓，通不成；須玩註中一當字，蓋友之樂之之情亦言，誰所能
路啟欲寄諸琴瑟鍾鼓也

片○按樂記
猶居處寢息
以流從流上
聲上以樂
主說不聲
之所以為
動便見矣
要於友字
輕切鍾鼓
於樂字較
切亦見古
人用字無
有不可挪
移處
增等之謂
為要太和內
則云芼羹
註云菜也
疏云用菜
雜肉為羹
又分義云
著之以菹
增東山序
曰一章言

輾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臥不安席之意。○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叶此禮反。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叶羽已反。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音帽，叶音邈。窈窕淑女，鍾鼓樂之。音洛，叶五教反。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意也。鍾，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烹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

潤盧子文曰求之不獨取也重在得之乎古傳說大意不過如此且后妃正
位宮中以奉神靈之統率衆妾以著神明正是閨合奏發爲房中樂也禮記曰
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所以爲樂之小鐘鼓則惟于祭祀燕享用者故曰樂之
大以其常在側故曰友已有和平之意矣但未至極耳故曰樂則和平之極
也
潤渲稼叶曰本文友樂雖平列然抑語氣乃層疊致咏之詞故勝士以下四
句一遞爲義而中以不特此也過之亦猶前章求之不得四句就上身思之
意而極言之耳
瓊顧聯士曰凡興之義多取聲韻相應而章以流之求之相應此章以采之
友之芼之樂之各相應若前章直興到底則此爲不完之語矣豈有是理乎

其完是也何則古者謂之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詩無非一句爲一言也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第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諸儒各爲訓註乃有句稱論語註云此我行

內治故其言樂殆寡奉之
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孔子曰關
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爲此
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
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
可以見其一端矣至于寤寐反側琴瑟
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
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
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
然學者姑即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
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妃
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
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
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
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
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

葛覃全旨　此詩以治葛爲主首章是追敘治葛以前事次章正是治葛時事末章其歸之可
是治葛以後事不重歸寧上只是曰成絺綌而叙及之原非爲偕絡見也
絡以歸寧也通詩要體認后妃自家只氣勤儉孜孜作說詩者言外補之

葛覃首章旨　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意謂勤儉者常懷有終之慮而樂成者每忘其始今日絺綌固云成矣而追憶曩昔當初夏之時一分之效哉
葛之覃兮三句　是見葛本之延而施于中谷者其葉方萋萋而盛未可治以爲布
黃鳥三句　即此黃鳥于飛集于灌木之上其鳴喈喈然和聲遠聞自在
已有見夫黃鳥也黃鳥于飛集于灌木之上其鳴喈喈然和聲遠聞自在者豈能以忘情耶
道我以女工之思矣一時之景物固悠然在者豈能以忘情耶
主意首章是追叙初夏之時其景物如此以見女工之所由始也維葉萋萋三
句見當時葛葉尚未可施絺綌尚未可治而吾人已有杼柚之思了黃鳥三
句是點時之景象猶及記者如作詩點景一般不與葛平看黃鳥集灌木而
並以爲咏鳴于葛上蓋葛延於木上鳴於灌木即鳴於葛上也

葛覃二章旨　言盛夏之時葛之覃而施于中谷者其葉已莫莫而茂則葛已成
而可治以爲布矣由是刈而斬之濩而煮之擇其精者以爲絺理其粗
者以爲綌凡此絺綌成於勤者而得之艱難我之服此服也心誠愛之雖極垢
敝而不忍以厭棄矣

主意此章正治葛時事首三句言葛之成下言其治之勤而愛之至也維葉
莫莫句要見葛既成意刈者斬之以斧斤濩者煮之以釜鑊是刈以歛之也
是濩以柔之也二爲字有工夫正指織絍看服之服字虛活不必泥定是漢
服禮服無斁是預言心之所期如此非此時已垢敝也雖愛其雖極垢敝只
是極言無斁之情若以爲實然豈有極敝之物而服之無斁哉
詔后妃曰汝勞矣無使爲之宮女常以爲親執其勞也爲治不得治者如后妃身到谷中
手自斬伐一絲一縷皆親爲之則吳矣當作親言其事者如三編之類爲之
者係分役於在夫織紝之事也蓋就絺綌旣成之後別其精者爲絺粗者
爲綌非葛先有此兩等而擇之以爲布也若十分說得等當用衆村婦當家

○徐儆弦云看首章只是賦其事追敘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于其上也
得出有二…
…一時動勞
…愛情意
有三章要
得他不敢
…忍
…親

未有不由此者也

葛之覃兮（覃徒南反）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叶居奚反）○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爲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鸝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追敘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于其上也後凡言賦者放此○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音穫）爲絺爲綌（去逆反）服之無斁（音亦叶弋灼反）○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也濩煮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爲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

尤見欽矣毋后氣象矣服之無斁句亦須看得后妃當葛之初成而節預道其心之所期如此不以新故易念不以久暫移情非就時敝時言也註報訊其勞辞句是朱子推原之詞非后妃本意

〔補〕薦但徽曰后妃服之無斁句自有深意猶福惜勞且說不盡

言告章 夫絺綌既成之服既成則后妃之小服而歸寧之心動矣然婦人外行不出閫不可徑行乎歸寧而內言不出又不可自告于君子於是以此意而告于道我之師氏使告于君子以逆者歸寧之意然歸寧之服不可苟也當薄治我私服之污而澣我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何者可以未澣乎衣服既潔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夫后妃一時事之間而動作孝敬之德備焉是固天縱之其性而文王刑于之化亦不可誣矣

全意上二句言告歸寧之情見不專于行下二句言預備歸寧之事見不苟于行言告師氏者見已告于師氏也言告言歸使師氏告于君子也師氏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工者薄污以下乃后妃自審之詞非告師氏也私服常服故去其污禮服不常服故從其澣禮服如見君宜之衣之類不必認作朝祭之服私服禮服不必一一皆其身之所常著此亦非真當歸寧而觀試而將穿可見歸寧不必以定省言然不忘孝之考亦是問其寧與否

○按周以王后之尊而親蠶監勤儉勵者自蠶績緝以來歷數君子固已知周之不復西征矣彼昏失德天寶如一絲一縷無宗之誠雖有如是而后世之絲綌委于虛屋而刻絲錦于殿庭雖為虛之乃其德未可盡以也

○張南軒曰詠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詠休其蠶績之章則知周之所以亡

〔增〕葛覃首章只言葛二句須宗葛他柔順委曲見后無所懈變真章已宋要然歸寧取到卓得成本行

○昏禮註云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為姆即師氏也 儀禮云古之婦必有師所以學事人之道也國君則取大夫之妻或上取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為之 理姆倘猶按也撫音蹶平聲 ○疏義云勤儉孝敬乃婦德之大者故曰

所以心誠爲之雖極勞而不忍厭棄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汙煩撋之以去其汙猶治亂而曰亂也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上章既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汙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為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卷耳全旨 此詩重在思念君子上，通篇皆是託言以見思念之情。首章託言懷人，后妃之本旨者，叙其始也，只動了一個我嗟懷人念頭，便把卷耳都不采，便去登。〇方山云：高以望而酌酒，又不能解，又不勝其憂，愈覺懷之不已，而爲之極其形容。要看詩病耳。謂之託言者，蓋欲如此而事不如此也。增逼詩以嗟我懷人句爲主，上下皆思念二字承此說去。末節吁字與首章嗟字相照。

卷耳章 首章 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意謂方婦女間居而相離則思。凡采采卷耳，嗟我懷人，君子不在，身旁有不能忘情者矣。彼周行之上，卷耳生焉，吾方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此時嗟我懷人，君子不在，故而吾心適有所感焉，則且手心制事，舍此采，不能復采而置之大道之旁矣。雖頃筐之未盈，復何計哉。

〔主意〕此章託言有所事而君子所事也。〔註〕方字箇字相應，適非適然，只是俄頃之間，蓋后妃之思君子，但是君念不忘，正至此而適念也。其彼周行就未采，言不是頃筐所未盈，兼之。

〔增補〕維章曰：此章內鉄字位字王制叶。嗟我則宜彼矣。讀懷字要切，如憂臣民無所統，內憂家人無所，字所作何作，君常用情語。

二章 夫我於君子，懷之不已，計欲以彼崔嵬之山，以望君子而往從之，奈何我馬虺隤而不能進，而登高之知無由也。此心之懷終有不能以自已者，于是姑酌彼金罍之酒，以自解其憂，然幾少有以寬吾懷焉，其不至於永懷矣乎。

三章 夫懷之不已，又言欲去彼高岡之上，以望君子而往從之，奈何我馬玄黃而不能前，而登高之無益，則此心之傷終有不能以自已者，于是姑酌彼兕觥之酒以自解，然幾少有以寬吾傷焉，其不至於永傷矣乎。

〔主意〕此與二章名上二句是托言登高不遂其願，下因欲飲酒以紓其懷也。重登高意，勿與酌酒平看，謂以所乘者言，如詩駕車似與登高有所。姑字永字最自味，猶思君子之懷，終是不可已者，但姑酌酒暫開其懷，庶幾其大甚耳。非真欲釋其憂而不思也。註凡字故字皆見其託言之意。永傷又重于永懷，俱是無聊之辭。

非徒采物，登高是托言，非欲酌，亦是托言耳，非驅車，思念君子。上

〇按登高之說只是托言，后出白毒視念之意耳，往從之之說似大著象。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行，叶戶郎反。〇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枲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欹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寘，舍也。周行，大道也。〇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

〇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崔，徂回反。嵬，五回反。虺，呼回反。隤，徒回反。罍，盧回反。〇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爲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永，長也。〇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爲念也。

〇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似

四章 然我之憂猶未已也又計欲陟彼砠山之上以望君子而往從之矣何馬則瘏矣而不能進僕則痡矣而不能行則往從之計亦難而此心之思緣無以自釋矣我將如之何其吁嗟哉此后妃於君子之不在而極其思念之情如此可謂貞靜專一而得情性之正者矣

主意此章上二句言登高而有所制上言雖千其為情也言崔嵬又言高岡又言砠不過變文成章非登此不遂而又欲登彼也云何吁矣言我將如之何其憂嘆哉如何其憂矣見其憂嘆之極也亦是思念處須含蓄罔然之意例看

○許南宮云小雅云何盱矣注云如何而不望之乎則此亦當云如何而不憂嘆乎似覺明白

海虞須輔氏曰馬以駕車人以御馬馬瘏不能行猶可脊乎人也僕痡不能行則斷不能往矣此亦甚之之詞

南有全旨 三章一意無淺深總是頌其德之盛而願其福之隆也綏將成三字要說得明白界言不一見其稱願無已之情也稱願二字稱者是稱其德之已然也願者願其福之未然也

樛木章 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言謂夫不之可必者福而惟德可以綏之此言人之福德於君子深矣而將何以願之哉觀南山之木惟其樛然而下垂也則葛藟得以纍而附于上矣此因物類相感之必然者也我樂只君子惟因其德之盛所以能惟嫉妬盡化而愛逮於我下而己諧剝不生其德如此則所以綏夫者豈名容節惟德動天而福履自綏凡夫之之

○朱子語錄云此詩后三章只承首章之意欲登高望遠而往從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往故欲酌酒以自解其憂傷此以飲酒解憂之於僕馬之不其若意思可玩

○各章興意謂木惟下曲故葛藟附之后妃惟逮下故福履歸

觥音肱叶古黃反維以不永傷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以兕角為爵也

○陟彼砠音疽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敷矣云何吁矣 賦也石山戴土曰砠瘏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吁憂歎也爾雅注引此作盱張目望遠也詳見何人斯篇

卷耳四章章四句 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

南有樛音鳩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音洛只君子福履綏之 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纍猶繫也只語助辭君子自衆

以家道之言觀之，以纖順之休而培植之固者，亦若葛之纍於樛木矣，夫豈由之
於作爲哉

二章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物固因勢而相依也，況我樂只君子，其德隆盛難見
德之所在，福必歸之，其所以在扶此者，自不容已矣。

三章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物固因勢而相附也，況我樂只君子，其德□□得見
德之所在，福必歸之，其所以左右成就之者，自不容已矣。后妃逮下
之德，而衆妾欽頌之詞如此，則閨門之修於此可見，而文王刑于之化亦可
概矣。

上意接詩中樂只指德言，註中能逮下無嫉妬之心是也。就后妃身上說嫉
以德言，所以包福履說，不外富貴身子孫而已。綏是就安寧保定孔固
之意，成是諸福備全無欲缺……
〔困〕吳氏曰：樛木下垂以引葛藟，后妃逮下以凝福履，此各章與詩意也。漸是
纍字，其上荒是奄庇之勢，是……之周……有保定孔固意，與縈相似。縈有
陰助默佑意，與奄庇相似；旋則爲福皆來湊合，有純全盛大意，與縈旋相似。
詩人下字各有意義，汁文不得崇從後字註訓，務字各順之詞，而天之所助
也，以眷命言；爲綏之謂，藏人之所受也，以樂用言。○劉上玉曰：詩樂只處見
其嫁，福履處見其願。說詩者……之詞，不宜貼在詩人口中，即逮下等字亦以
意混之，更高沾沾在口，非盛世風也。○朱子曰：大人稱小君，大夫稱妻丙子。
安詞如曰女君，則后妃有君子之德，所以君子目之。

衆多子孫全章 此詩三章一意，無淺深，都就螽斯上看重一和字。詵詵固是和處，羣
……是和閒于聲，揖揖是和見于形也。凡詩比體，本文即是正意，如此章
說螽斯即是說后妃。若正說后妃便俗，說詩者只須講完，方補正意。
章 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
……

○呂氏曰：逮下之二……情之獨征……唐之武后……福至于國……樛木后妃……詩人安得不深美而頌祝之乎。

○比以螽斯……斯者螽斯……和處也，對……衆妾看君……處者必爭……衆妾其處……必妬忌。○朱子曰：上無妒忌……

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履，祿。綏，安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興也。荒，奄也。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興也。縈，旋也。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比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羣處和

祥彼取其宜爾子孫之一句而有振振之盛也

二章言且是螽斯之羽也其聲則薨薨然也有聲薨薨之聲焉和之見于聲者如此固宜爾

之子孫也雖羣而有以聚化而繩繩不絕矣

三章螽斯之羽也且止也揖揖得其聚焉和之見于聚者如此固宜爾之子孫

也感氣化以成形而繁衍其宗多矣然則我后妃也盛音之嗣形而為蟄

下之仁和德之全而為昌后之福蓋有是德而宜有是盛福矣觀之螽斯不

從可見哉觀此而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亦足徵矣

主意各章螽斯羽虫故稱羽物作蟄蟄說本文宜字最重蓋凡物群則爭爭則

也不構嚧而生息必少惟螽斯群處和集故宜子孫之多也子孫指螽斯之

子孫以已然者言非祝願也子孫兼嫡庶說后妃逮下之德使是說說本云為

之義積是振振振振是衆盛繩繩是聯生不絕蟄蟄是數目之多徵蟄云螽

斯集而飛飛而後聚此羽虫之常亦作詩者立言之有序也增宜爾不主一

人亦不主一時衆妾之子孫皆后妃之子孫子使之子孫皆后妃分且之子

孫也

桃夭首章言桃只一時事無後之相配女子有行而知其必能執婦道也女

子之賢予之宜家絕論言之德未被化而成但此意在言外詩極是子知字

必子皆宜首宜玩之

增此女子之賢何由而知即以正以時上想見其賢而又即以其賢徵其宜室

家皆是已然事宜是未然事玩詩必字乃預定之詞非預期之詞〇偷出于

親迎則非行嫁之法詩概曰以正嫁適其侯則非標梅之嘆故曰以時只淡

淡敘之不得鑿言以傷王民嘴嘴之氣

首章言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其之

言昏姻無婚男女以正娶男女嘉貴分及時昏婚必有嫁子歸之女焉彼桃之

夭夭其未少矣不華則華盛故其華灼灼然其可觀矣况之子于歸守正俟時

其賢有如此者吾知內焉必宜其室而嗚然若靜好之風也外焉必宜其家而

之心則下無怨恨之意和氣克溢瑞慶流衍福屬後之盛子孫之昌盛有不期然者矣

〇此以木少則華盛興女賢則家和也桃之為木多華繇五年則老老則花滅故以木少花盛寓言夭夭以桃言灼灼以花言

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

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〇螽斯羽

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比也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絕貌〇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比也揖揖會聚也蟄蟄亦多意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

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

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春

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宜

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

〇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

欲防有未備之處也婦道之克修端于此於婚之日知之矣夫安有弗宜哉

二三章 桃之夭夭且其實有蕡而盛矣況之子乘此時而于歸吾知其婦道克盡長幼必有恩也夫婦必有別也家室之宜必有必然者矣

末章 桃之夭夭且其葉蓁蓁而茂盛矣況之子際此時而于歸吾知其德足以宜其家人內外必整肅也尊卑必和睦也家人之宜必有必然者矣夫以女子之賢而詩人嘆美之如此則風化之所由自而文王后妃之教可概見矣

室宜起絕註承父母之命是男女以正也際桃夭之會是婚姻以時也納之時未必以正以時故以此爲賢也賢字在于歸下補出而宜其室家就后日說觀註卻字便見然惟今日有是賢則知後日必有以宜其室家也宜家者爲人婦而盡婦道如無非無儀之類宜室者爲人妻而盡妻道如必敬必戒之類增補鑒士曰以前五詩只是文王一家此方及國故曰自家而國

兔罝全旨 此詩一節深一節要看節節事以與其才之倫蒼曰干城好逑腹心全者言之增干城將公侯之衛耳曰好仇便與公侯對曰腹心遂與公侯一矣總是即其事以諷其才之偏言此人之才有如此之可用非謂他日必爲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也

增順公肩曰通篇俱是興體卻是因其所見則兔罝乃其人所事與干城好仇腹心皆眥不必十分密鑿附會作文須於不穿鑿內自能神合又能不犯賦體方妙

首章 化行俗美云云意曰人才難得自古嘆之而觀之于今則有猶盛焉者試以所見言之彼罝所以施兔所以張罝也肅肅之兔罝其椓之以張之也則有可可也矣赳赳武夫之武夫語其迹不過山間之野人耳然使其離山林而登諸廟廊吾知衛內捍外自有餘能焉特恐之以無恐也烈焉嚇之以叔安也其公侯之干城矣乎才之可用如此豈係於其迹哉

此時華榮有當婚者必蓁待時華而一時推言如此○朱子曰室家家室家人猶室家以叶韻耳

○此章之興盛以其所重爲赳赳而用肅肅赳赳相呼應其赳赳是無文采就務兔言干城而是才兼內外言

增杙橛也

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興也肅肅整飭貌罝罟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肅肅兔罝

增主意〕丁丁篇內外相應之義干城爲內外相衞之象是此章與意〇干城是借捍外衞內以發其才之可用初不以用武言只如一賢人勝于十萬師之謂焉爲捍兵之害故曰干吃緊金湯之固故曰城

二章〕公然此不必過詳其衞耳尤未足以盡其四也被肅肅兔罝則施于中逵之衞矣此赳赳之武夫使其時乎見用必能爲股肱之義以盡股肱之節君能是臣亦能是上下其匹休矣不爲公侯之好逑乎

增主意中逵爲在在可通之路好仇爲在在可匹之能是此章與意中逵兔所往來之區施罝于此亦見取物之方略〇逵馮戲曰中逵非獲兔之所而亦始不可以致兔施罝中逵全要得出其不意之意又須見寄託不凡如釣渭者意不在得魚方爲得武夫英偉非常之意出

卒章〕公然此特語其匹耳猶未足以盡其蘊也被肅肅兔罝則設于中林之僻矣此赳赳之武夫使其時乎見用必能協謀獻替以爲謀謨之助乃心一心乃德而明良其邪合矣不爲公侯之腹心乎夫野人才之可用如此故觀于在野而在朝可知觀于武夫而非武夫又可知矣文王作人之化何其盛哉

〔主意〕腹心不是可啓心膂之謂亦不止于謀謨帷幄之見相同而已言與公侯精神相通乃腹心也此說最妙昆湖云腹心而謂之才者蓋心是才蘊于內而爲能才是心發于外而爲用腹心亦才也

〔增〕丁丁人所聞也中逵人所見也中林聞見所不及也俊公侯二字勿忽過替公侯是何等樣人而兔罝武夫足爲其倚重且與之匹休甚至精神契合是何等樣才

〔增〕道聲敭曰兔罝三章咏嘆文王德化之盛故草野多産賢才所謂干城好逑腹心原非猶此以潛移殷祚也史稱西伯陰行善言只幾其非宜是緣不知退之矣操中臣罪當誅天王明聖之句洞見文王心事數千年來多誤作兔罝章文者茲特正之

極于也中張罝其上也丁丁有堅確不移有萬千城貶服〇九達謂之達四道交出復有旁通好仇即有是君有是臣之謂

〇傚豁云讀兔罝之詩可以見和平之情讀南國有雀之詩可以得仳離之苦而世之盛衰亦係之矣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叶渠之反〕〇〔賦〕逵九達之道仇與逑同匡衡引關雎亦作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賦〕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叶羽己反〕〇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〇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〇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

芣苢全旨　此婦人采物而歷賦其始終之事，雖無淺深而有次序，全要玄摹寫無事而相樂之家，賦其事便是相樂，不可另作相樂語，被化意亦不就說。詩若補之，名作婦人說出，則非喤喤氣象矣。詩稱無事二字生自和平上來，非女工之暇也。

首章　化行俗美云云，樂也。意謂物猶固以嘆而樂，今焉亦以物而適。我此芣苢之采，他何別哉，方其始也，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而求其所生之處焉，既也采采芣苢薄言有之而得其所生之地焉，一時其事之從容者，亦有暇適之情矣。

二章　采采芣苢，有矣，其穗可掇也，則薄言掇之而相與拾其穗焉；采采芣苢，已可捋也，則薄言捋之而相與取其子焉。一掇一捋之間，君固與婦而和順矣。

末章　采采芣苢，既多非手之所能執也，則衣以貯之而執其衽焉；采采芣苢，既入非手所能執也，則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焉。一補之義，文與芣苢同，與芣苢而俱定矣。芣苢微物也，而相與采之，采物細事也，而賦之至家和平之慶，固可見而文王治平之化亦可徵矣。

主意　首章采采非一采也，亦不必滯有之者，不過見之于道旁而已，非得實采也。下二章方是采之時事，掇是拾其穗之在地者，捋是取其子之在穗者，袺者衣之襟也，襭者扱之帶也，執袺已久，則方疲倦，故襭之，此將歸之時，不宜再言便于采擇意。

增　此詩無形容譬喻之詞，讀之自見樂意矣。○妙在終篇言樂，終不露出樂字，此玄字之妙。○按詩中有詞簡意深，令人不得再添一語者，此類是也。家室和平等句，皆說詩者言外補入之詞，一入詩人口中，便非喤喤氣象。

漢廣全旨　此詩三章一意，只是反覆咏嘆其不可之意。上四句興者，興其不可求也；比者，比其不可求也。既興而又比，是反覆咏嘆之也。或以首章作興，喻游女端可求之道，下二章作興，喻在已有敬悅之誠，道下章云游女

○采芣苢未詳何用，若說用處，便自著象。

○宋氏曰：漢廣一篇，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

○大堤曲，後宋隋王誕爲襄州，時作樂府，道言郡邑有三十四。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賦也。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文王之化

既不可求則君子之愛敬其容以自已哉不知首章已包有敬悅意在下二章不過屢言之無二意也敬悅二字不是詩人語乃朱子從詩詞玩味推出的不可作詩人口氣形容之只宜用在緻末爲妥又

首章文王之化云云之谷故詩人因所見而詠歎之意謂習俗易以移人而閒有能即化爲之所以者亦僅得之於賢人而未易化女則今道也今觀江漢游女而何其變化之速如彼南山之陽有喬木云云無休則正可得而休見於江漢之間有游女焉端莊静一則不可得而求矣見其之端也如此譬之漢水焉發源於嶓冢流行於大別而自荊而楚其大之廣矣豈得而游之耶譬之江水焉發源於岷山會同於漢淮自蜀至楚而極其大之永矣豈得而方之耶然則游女之不可求猶漢之不可泳而已矣江之不可方而已矣豈復前日所可比哉、

主意此章游女與下章之子同要八端莊静一意端莊以容貌言静一以性情言不可求是嘆其不可求亦是悅其德也不是詩人欲求之不可得故云然廣偏也以截流橫渡言廣則或可渡泳則不可也永長也以順流上下言長則或可行方則不可也。

增 道貫進省曰把江漢廣永來形容分明見江漢以濯之清流比潔矣以喜喻與隨波逐流者大相懸絕故曰不可泳不可方此是箇人中喬木女中翹楚故下文以此起興、

增 安成劉氏曰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求而言故屬興下四句但言江漢不可泳不可方泳以比貞女不復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屬比

○慶源輔氏曰女未嫁而出游亦非禮也詩人必以游女爲言者出游之女猶如此況于閨閫之內乎因見化行之妙

增 萬按一曰不可泳不可方亦是寬着說廣江永不爲泳之方之者說蓋望之女而知其不可求望江漢而自然不可方泳非待試而後知也

曲一名大堤曲古詞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

○朱子曰江漢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蓋是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又曰周漢游女不可求行露之男不能侵凌貞女豈自騎婦人當亦化而男子則非亦是

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閒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静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復詠歎之也○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叶滿補反）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之子指游女也秣飼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

二章 夫游女之賢如此，而吾人之如其德者，將何以致其慕哉。彼翹翹錯薪，有楚生焉，則言刈其楚矣。況此之子，皆順時以于歸，我則願為之秣其馬矣。然則游女之不可求，其猶漢之廣矣，其終不可方思而已，豈可以非禮求之哉。

三章 彼翹翹錯薪，有蔞生焉，則言刈其蔞矣。況此之子，若順時以于歸，我則願為之秣其駒矣。慕德之心誠，雖執役吾亦所不辭也。然則游女之不可求，其猶江之永矣，其終不可方思而已，豈容以非禮求之哉。夫此一游女也，游於昔而淫，於今如此，可見被化之深，教化則天下有風俗矣。孰謂天理在人心，不可以化道而懷服之哉。

主意 篇是錯薪之光，翹者刈之，是不欲以楚雜于薪也。于歸此未然而冀望之辭。秣馬非欲親其人，亦非欲親其德，只是慕其不可求之德，而皆于親就之耳。由惟于歸有焉可秣，故願為之役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執鞭意，其實亦是託言。漢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秣馬之意也。

汝墳全旨 此詩作于君子既歸之時，其意重在中二章。或以首二章為未見，末二章為既見，不知首章是因二章而追賦之，文意精屈，必一併講方見愛之義喜之情。

胥淀孫淵曰：此詩曲盡久役初歸情況，首章追言未見之思，次章正言既見之喜，末章則又惻其勞而勸之以義也。雖以不我遐棄為主，而精神全在父母孔邇上。○前二章篤于夫婦之好，後一章篤于君臣之義。

首章 此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而追賦之曰：人情聚則樂乎相遵也，故自合而離者，其情為自離而合者，其情當我于君子之歸，因當之離矣，而豈能忘情於昔耶。彼汝墳之地，條枚生焉，我當往歲循汝之旁，伐其彼之條枚。其時之枚，當往年矣，彼一時也，君子未歸，有以重吾離憶之感，而思望之切，殆惄然如飢之無食而不能堪也。吾于斯時，寧望其不遐棄我矣，豈知有

偶然有此二樣詩說

得一遇耳

○羅氏曰：惄本訓思，但飢之思食甚急，故傳言飢意，而非飢狀。

○王氏曰：前二章篤于夫婦之情，後一章篤于君臣之義。

○沈蓮園曰：君有父母孔邇，民情使見文王與主氣象。

漢廣三章，章八句。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墳，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惄，飢意也。調，一作輖，重也。○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赬，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

今日之樂乎。

二章 當其今歲遵彼汝水之旁伐其成枝之條伐其旋生之肄則踰年矣此一時也君子既歸有以副吾願見之心而聚樂之予於幸其不遠棄我也而飢之思至是而如見矣豈復如前日之憂耶

主意首二句是紀一年時候之事惟條肄未見君子入供役尾既見君子入畢役意惄如句總見形容其思望之情如飢之甚口思食而不得食也非真努飢而言也若謂飢虛須念下追棄意謂追棄處須反士調飢意若是追賦之體遺棄不身恐君子二三其德而棄我也若恐君子有疾病死亡之憂耳既歸則無復憂慮此矣

三章 夫婦雖篤於國人情之常而供役忘勞當君臣之義彼魴魚勞則尾亦赤魴之尾本白而今亦赤勞甚矣我君子行役勞瘁王事而顏貌憔悴何以異於是哉然爾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如火方熾酷烈而未已其勞安得息乎然王室之政雖則如燬然今日之役西伯之命也西伯之德保小民是吾民之父母也望之甚邇而爾之瞻依在焉爾既以父母之命而供王室之役獨不思以父母之德而忘王室之勞乎夫婦人于君子當其未見而憂其既見者夫婦之情也然其勞而勉以正者君臣之義也惜義行而不悖汝墳之賢婦蓋亦被化之深者矣。

主意首二句是憐其勞下正是之使忘其勞也魴魚赬尾比其從役之勞甚也爾則何所起下父母何父母以文王之德澤言即是斟慄傍是也孔邇不必仰求即見其親之意言西伯如父母然可恃而可仰可瞻而可依望之蓋其近也不就地之近言父母即西伯還他說出文王字呂首句都是之喻兩有一見勞苦形容大異皆時者如燬亦即就自句見言其形容憔悴由王室之重役循之也按孔邇何顯是慰其勞然亦不我遐棄俱由孔不孔邇則便遺棄矣○尾稱父母直是假相忘亦見王民愚處○水淺魚滯尾多則血流注尾故尾赤

○許氏曰商民樂湯之仁而不知桀之虐則曰夏罪其如台周民知紂之虐而樂文王之仁則曰父母孔邇易地則皆然也

○詩緝曰有足者宜踶有額者宜抵有角者宜觸惟麟不然是

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 振振公子 于嗟麟兮

興也麟麇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

繪旨總之曰周民猶想商之舊至是文王之化且久矣然時文王爲之辟則又其仁也

上之神愈傷矣

麟趾全旨　此詩首言公子繼言公孫終言公族以親疎爲次序也文王子孫皆樹繼爲王而宗族不過補佐王室耳作文首二章對看意另講

〔講〕頭公居首此詩行文只宜虛說振振不切武王周公定事方妙以此時武王周公尚稱公子也向來名作離議論過人未免違題矣只是周南之

首章　文王后妃德修于身公子有仁厚之德與麟之所以仁厚者也言乎其趾則不詩公子有仁厚之德人曰觀化首見先于家人治而后有此仁厚之化有趾興麟之瑞也言麟性仁厚而其趾則不踐生草不履生蟲亦仁厚之至也我公之子也而仁厚之德與麟之所以仁厚者也

麟亦振振其仁厚也我文王之化有仁厚則可以培國脈之延綿昌明之瑞而周家之祥盡在是矣吁嗟此公子是即麟也而何必於形之類哉

二章　麟之定有仁厚者也言乎其定則不抵乎物亦仁厚之至也我公之姓也亦振振其仁厚焉其趾則可以衍宗支於無窮公孫之振振也亦仁厚之至也我公之姓也有此仁厚則可以衍宗支於無窮周家之祥盡在是矣吁嗟此公姓是即麟也而何必於形之類哉

末章　彼麟之仁厚也而角之有肉亦不觸乎物焉公族之仁厚也而視之公族亦振振其仁厚焉以麟同一仁厚也公族而化之由之以益昌其周家之運將有無窮矣吁嗟此公族是即麟也豈徒以形相觀哉夫公子公孫而化于德也則宗君而所以廣運有無窮之助者在焉此周之所以有天下而詩人所以稱之也抑有由矣

〔主意〕首章以麟趾興公子注麟性仁厚與文王后妃之性仁厚此不過推原公子起下仁厚所由來是上一層意正意只重麟趾須角仁厚與子孫宗族弟仁厚耳講公子何不必說文王后妃蓋當時未有王后妃之稱只說仁厚之

〇濮詩常傳曰麟角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獸安仁刻安仁曰公同高祖與文王同高祖也據王闓之文孫支王之三從兄〇序以爲

文王后妃德修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哉〇麟之定（音訂）振振公姓（叶桑經反）于嗟麟兮　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〇麟之角（叶盧谷反）振振公族（叶奏木反）于嗟麟兮　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序以爲關雎之應得之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葛覃卷耳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

化行之家庭便是德也温柔而然忍不形仁也含弘廣大而與滂沱作厚也
吁嗟麟兮直指公子說是贊其爲麟也非擬其同于麟也此句且勿說到王
意只云周室昌大之祥可也當時文王以服事殷詩人雖美公子爲瑞豈忍
便以與王言之此等處當有斟酌
○皆觀緇衣諸如武成德如且不顯如成康其他爲衛爲齊皆能爲文昭以秉
次後卒成是皆之治而綿綿麟之長是麟其有微邪奈之何其與也麟以志
喜而其哀也西狩獲麟反以志其衰何
增廣勤玄曰國家元本不可傷壞文王一生惟保其德以母孔遜後來子孫
見幼而修行至而後何以爲周而對天下敵海酒敬爲竟入心情把祖宗的
元氣天地之和氣培養得堅固他日享萬邦晴游內萬世不拔的根本完完
全全却不爲太平佳瑞與王休徵故曰吁嗟麟兮不然胡亥之殘酷以二世
亡秦景之刻薄漢家示氣消索殆盡故周公成魯公亦振振遺意也
增廣許石曰振振即所謂化于善也註訓仁厚貌仁則慈祥愷悌而不失之
威猛厚則寬大含弘而不失之澆刻苟有聰明才略雖樸宋麗氣象總謂
之振振吁嗟麟兮何且勿說到王意只云周室昌大之祥可也註王者之瑞
亦自麟言之　麟爲王者之瑞信有子孫之賢而死其瑞不害其爲總休有
登日之瑞而無其實則亦西狩之獲漢武之五時后道之爲事徒與亂同事
其何瑞之有

關雎之應者蓋必有文王后妃之德然後有子孫宗族之賢故云

召南　召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又皇甫謐云文王庶子勝勝后封于北燕爲周佐
攻成邑于名畿成王康王卒謚曰康長子繼世又于繼召

鵲巢全篇　言其乎有自是往迎之禮以是求嫁之禮本是成婚姻之禮此詩重
言嫁于親之禮皆見之了便可見矣詩柄南國諸侯乃女子之父嫁
于諸侯則女子之夫也家人夫之斷就夫家之人言婦人以夫爲家故也
鵲巢適祠是與其以令德而宜其家儀也之子于歸要鵲巢純一之德專靜以
有笛言統一以不二言家人本意說由德字然之了非有德何能宜此百兩

耳言其志行之在已修本無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辭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爲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爲無所助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析爲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

車思

哉原只係言婚禮其德之稱在言外○居謂如家據之方則爲其所有盈則
已類聚其中只言于鳩性拙之拙字上見出專靜純一之德來婦人不以有
才爲賢而以無才爲德專靜純一婦人之庸德也若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御之將之成之各有宜然之意

首章（南國諸侯[illegible]云云曰大婚[illegible]國[illegible]重其[illegible]而[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其儀之先
居之盈其純一之性固[illegible]有以[illegible]成巢之[illegible]其靜純一之德[illegible]子
其實則其順時而于歸也在乎此因之往迎者其車有百兩之多者矣
（主意）此章則有取義鳩性拙在享成巢與女子賢宜享[illegible]居之方是居處乎
中論之于何取然專靜純一之德出來專靜以有常言純一以不二言此女
德之正而類鳩者也于歸際作看此于歸也百兩之過極言其盛但百兩亦
是常禮必女子之德足以將之而後見其宜無德則虛矣

二章 [illegible]之[illegible]巢[illegible]同之[illegible]則居而有之益其[illegible]百之性固[illegible]
子[illegible]有以[illegible]安居之[illegible]名[illegible]此之子[illegible]專靜純一之德[illegible]于其[illegible]則其順時而
[illegible]歸也[illegible]送以百兩[illegible]

末章 維鵲有巢[illegible]盈之而極[illegible]此之子[illegible]德[illegible]則其順時而
之[illegible]于是乎成矣[illegible]有是德[illegible]以稱之[illegible]以女子之賢而享[illegible]禮如此
詩人得于鵲巢之餘而得不然而[illegible]之哉

主意承于先于盈字中見出衆媵姪娣之多且能經之法也乃山云
此見得禮有所宜雖正成之内並迎以百兩送以百兩而諸姑百姊
觀門婚姻之禮于是成矣成之主迎送百兩說而以求後司
乃無嫌儀無缺典所謂先王制禮有之不敢廢無之不敢增是也

承祭全旨 首二章言承祭是未祭時事僅僅二句言[illegible]是[illegible]祭時事
句言微[illegible]是[illegible]時事總是盡誠敬以奉祭祀之意

○此詩反德無可見只于鳩性拙處見之拙則知女知鳩之性子有專靜純一之德矣

○按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媵之一娶九女九女所以廣繼嗣也凡二媵從夫人而[illegible]皆子諸侯若姪是夫人之兄女娣是夫人之妹從妻來爲妾者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爲巢，其巢最爲完固。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盈，滿也。謂衆媵姪娣之多。成，成其禮也。

中詩美夫人能修職而以承公侯者雖備內宮亦公侯事也邸主東房亦
公侯宮也即末章亦須見與公侯合敬意○作文須緊貼諸侯夫人方修不
到夫妻士夫。
首章南国被文王云云首謂国君奉祭而使夫人親之者所以備內宮而盡
孝思也故夫人以奉祭何如當敬之於沼沚也即采之於沼沚焉而
不辭躬親之勞矣愚果何所用于盡公侯有事於祭而主婦有薦豆之禮故是
蘩之采將以用之于公侯之事焉
二章彼蘩在於澗中也則采之于澗之中焉而不憚躬親之煩矣是果何所用
于蓋公侯祭于宗廟夫人有事於宗廟故見蘩之采將以用之于公侯之宮
焉其一念之誠敬著於備豆者如此也
衛主曰此方首章卑夫祭之先備齊祭物而一念之誠敬已著乎此推疏曰
苟非水草首章言沼沚者謂于其旁采之二章言澗之中亦謂于其曲內于彼
于此有搏求無方會之勤則親之詩人偶指一處唯因自值耳亦是經一以槩餘
也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大廟是也顧又匹配以奉神靈之祭生
以宗廟必若殁以主廟祭此夫人之事也故于本篇可以視祭納祭庭亦見
天婦之倫禾出于夫人而事歸于公侯若曰此非夫人之事也故于用繁可
以見宗道緊義不升按四豆之實者有沼沚之類有宮而被繁其中若主灌
獻而夫人亦佰薦豆之職故曰用之公侯之事君位阼階而夫人亦副禕立
于東房故曰用之公侯之宮
末章此則承有事於宮之時言之但見夫人被之飾於首者僮僮而竦敬此果何時
此則婦有事於祭祀但見夫人被之加於首者而祁祁而舒遲此果何時乎夙夜在公之時也誠敬之見於儀象何如哉
旋既歸而被言於衍言旋歸之時也誠敬之見於儀象何如哉夫祭有始終而
敬無間斷此夫人所以爲賢而文王風化所從來遠矣
末章被者編髮以爲首飾者僮僮祁祁俱以被言僮僮見步雖移

○此二章但一串說下夫人承蘩者蓋五廟之祭公侯主祭祀主婦主薦豆實以蒲醢故也承蘩大抵是婦人主其事使是不必泥視在說

○在公處要顯沼沚之毛于此于獻澗出之品于此子陳音庭縣西縣公侯之事于此于於公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賦也。于、於也。蘩、白蒿也。沼、池也。沚、渚也。事、祭事也。南国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敍其事以美之也。或曰、蘩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賦也。被、首飾也。編髮爲之。僮僮、竦敬也。夙、早也。公、公所也。祁祁、舒遲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

而祕不動意亦已見行有節而祕不急遽意皆因被而見其入乃誠敬之存乎中而著乎外者如此也耳二句意相連而重上句在公庭歸已言其時以是上節其威儀是一時事非昔日而夜正是昧昧未分之際公所也則宗廟中云爾是也

〔書〕夫義矣曰夙夜在公句見其侯於祭而與公侯合敬正小序所謂夫人不失職也僮僮祁祁俱就被上說俱不是言戴被之人而其人之意態精神自可想見公所朱子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湯氏謂是夜之總此正祭時勿就地說還歸者曰廟反其燕寢註由陶陶從遠方氏曰陶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內矣溢言思親之心溢乎外也

草蟲全旨 此詩三平看各章上二句是感時物之變下是所思念之情纔直感物而思此詩作于思念之日非既歸之詩也詩為諸侯大夫乃諸侯之大夫之妻非諸侯與大夫並言者懷憂之深不止于忡忡至傷則惙然而痛忘則傷害之甚不止于憂惙矣此未見之憂一節深一節降則心和放下說則意動于中衷則心平氣和此既見之喜亦一節深一節總是反覆道其憂思之意

〔首章〕南國被文王云云旨曰物因時而變化人情恒感物而興思而我君子行役之存草蟲未聞其有聲也今則聞之然而喓喓有所未聞而今聞之矣阜螽未見其有形也今則見之然而趯趯有所未見而今見之也此我也感時物之變思君子之未歸而此心之憂忡忡其憂亦既見止亦既覯止然後忡忡之心可降下耳否則忡忡之憂何故也其能以自反乎

〔主意〕此章并下二章時物之變化是一時所感之事時物變則行役之久可知故思之切而所感皆是以感之不可用時物作比言感作過思君子通章未見既見言之非專指未見也亦既見三句兆預既見既覯不過預設之詞見則得會合則見是觀其儀容觀是見而有接遇容色之喜思仲亡宗與則降

〇嚶山云未見而憂必既見而喜其思出于正而有百般奔一之意有自歸專一之意 一之意有自歸專一之志苦卷耳詩一也

〇登山是託以望君子非託言也此篇輕不過引起下文只重發感之變

[illegible]所謂令矣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賦也。喓喓，聲也。草蟲，蝗屬。趯趯，躍貌。阜螽，蠜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語辭。覯，遇。降，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鱉也，初生無葉時可食，亦感時物之變也。惙，憂貌。

字相應怔忡使不降矣降則忡忡者下矣下循云放下心也增詩中兩亦字一則字宜玩言必如此我心方慨而今尚未見也如之何而不憂乎。

二章蹶然時物之变豈特草蟲阜螽為然哉陟彼南山以望君子於此而言采其蕨焉是時物之变又於蕨而有微矣既時已過而未見君子而憂心為之惙惙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則我心之惙惙者始轉而悅懌耳不然憂其能忘耶

末章蹶然時物之变又豈特一蕨為然哉陟彼南山以望君子於此而言采其薇焉是時物之变又於薇而有微矣既時也而未見君子此心至於傷悲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然後此心之傷悲者始轉而夷平耳不然憂其能解耶夫以行役之久睠有離別之思而無怨恨之情此所以為風之正也非被化之深能然哉

謂節改一日找草蟲阜螽采蕨采薇通解云皆一時事不可以屢変言然康張衡云大火流草蟲鳴則阜螽躍乃深秋時候也采蕨采薇處又春春時候也自秋徂春歸期遠矣故切于思節任歷変言亦然○陟山只起下采物不重望君子意

采蘋全章此詩每章敍其見誠敬意詩所能言自見其誠敬也首章敍其取物之事有次序故句句敍其事只要各章說去不用分紀是敍其能奉祭也大夫妻是說詩者只須若詩人只以主婦言之

蘋通詩連有齊季女一句正祭以者為主由來而盛由盛而湘由湘而奠從說采皆者敬字意但未明言其敬也至末乃總承之曰誰其尸此事乎乃能敬之少女耳非士而家說而至末始言敬亦俱要提大夫作主而主婦相之方有本原此與采蘩一例俱要頭見其始終之敢要見其少而能敬。

首章南国被文王之化云云曰宗子所藏將大夫有起孝思之念而禮須助奠主婦則供傳豆之誠彼蘋可以着明所而南澗之濱蘋所生也于以采之于南澗

○一說依大全在條下分而以尸之二句作總承謂其助奠之得人也

增傳曾竹縣鎬三足釜也

亦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賦也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薸濱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敍其事以美之也○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為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

車

澗之濱溪澗可以薦宗廟而行潦之中蘋藻所生也于以采之于行潦之水爲雖
與味未成而誠敬已寓于躬采之時矣
循主意此首敘采物之敬采蘋必于南澗采藻必于行潦言所薦有常物所
采有常處也○魯詩世學袁氏曰古人祭祀不用固莊溝瀆其穢而敷也故采
若蘋若藻以爲薦蘋藻亦不用其勢唯以香水滌其灰濯是華之而已
者禮者所當知○采物雖重躬親然非必自爲之使人爲之亦是雖只味未
成而誠敬已寓于躬采之時矣
云章主意大夫此既采矣由易而盛之則繼之終之以筐以錡之之氣誠爲整頤
蘋與藻亦得盛之爲誠敬之深矣其所以盛之者正使之無或混也湘之則繼之以宗室
歸循下未見而誠敬已寓于盛之湘之之際矣
主意承上云盛之而後湘之循序也盛之必以筐筥湘之必以錡釜有常也
循序有常則嚴敬整飭可知矣
增此章敘理物之敬筐筥殊器不輕于食并以雜其芳潔之性也錡釜縣庬
不同于烹煮以治其滋味之宜也雖著各宗事而誠敬已寓于盛湘之中矣
表章主意此是采物之後而後奠之也而其奠之果何在乎亦宗室牖下而已其尸之主祭者乃季女也
表首句就其奠也而尸之果何人乎亦有齊季女而已
也于奠之有表者以是大人而薦蘋藻則明德之馨其孰能與于此神明之意若也
夫承而盛而湘而奠事順而志不厭時久而敬不懈此主婦之賢所以可
嘆而文王之化亦可見矣
主意宗室牖下乃宗室之牖下也不可不看宗室在宗室主說宗室之廟大
夫奉祭之所也牖下是神之所奠處皆在于此奠只是陳設之意
尸之方指薦豆言凡采之治之奠之皆主婦事也有齊兼心貌容季字亦有
宜見其禮儀未習而即能敬也脩此見祭物之敬尸非主祭乃主此薦豆

○按諸侯之適子世爲諸侯而其第二子以下不得祖諸侯故別爲始祖而下稱別子乃大夫之始祖也以其繼別子者謂之大宗宗室即大宗之廟也以祀之
○云宗室調有尸以然而實之宗廟字就是說不可作祠戒之詞也友曰草合爲蘊會止之調註中或合成字說得好謂布宿之下偶

曰鬻○此足以見其祖時相應于瀨而此大於室宗是於公孔以述神適○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序而有常嚴敬整飭之至也○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也
重字有以止
五反○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
奧也尸主也齊敬貌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
主薦豆以葅醢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賦
蔽非芾甘棠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爲棠赤者爲杜翦翦其
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也茇草舍也
○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音器○賦

之章

甘棠全旨 此詩三章各上二句是愛其樹下是思其德皆一時事無先後勿作變物之言以漸而深說全重在思德上惟思其德所以愛其樹非觀物思人也其後乃召伯去後非設後也

首章 甘棠被茇喚起召伯循行南國舍甘棠之下爲聽訟之所毋所乎人心之感人情但切於生茇之思雖彼之以敝其樹予人一物之微而絕君之愛乎何也蓋召伯循行南國以布王政當舍此甘棠之下今其人已去其迹猶存故見其召伯之所舍者猶夫名伯也自在召伯所茇在甘棠思以傷之哉之耶

二章 以召伯所憩故愛其樹而勿敗之雖一拜屈之亦有所不忍也所以然者蓋以召伯嘗憩于此故今思召伯之不見見此甘棠如見召伯

末章 說甘棠非特勿剪勿敗而已雖一拜屈之亦有所不忍也所以然者蓋以召伯聽政之時嘗舍於此故人思召伯之不見見此甘棠如見召伯焉是以不忍拜之也況忍敗之乎夫甘棠但見愛召伯當何如哉召伯且見愛於民之深而文王德化之盛亦可想矣

○刘元城曰此詩是觀物思人者然則甘白全不思念偶因物有感而後思之則把南人思念召伯之德殊不知南人不常思召伯之德故雖見之地亦深加愛護而不忍忘故註云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此數字最爲要當

增范璞軒曰此詩要想見召伯循愛在南人魂夢間皆無可以解召伯之肯家者只同父老相傳召伯嘗舍甘棠之下遂相與護而護之其實追思之神全在甘棠外也況王民啤得并無後世去思光景偶見甘棠不禁感歎一番耳

○此是因人愛物非睹物思人勿字不忍意非相戒詞也○召公所歷不一處所憩亦不專在棠下詩人偶樹其常憩之木而興詠耳

或合于此而自備且非謂必舍于此而布政也詳要之人思人愈深只在乎伐敗拜字見之正講中不必用出

○沈懽國云作此等文字最要含蓄淺寡方妙

也敗折 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蔽芾甘棠勿翦勿拜 叶變 召伯所說 音稅○賦也拜屈說舍也

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甘棠三章章三句

此章首章言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强暴所汙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强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厭浥行露 厭叶 豈不夙夜 謂行多露 賦也

誰謂雀無角 叶盧谷反 何以

○始則言不可斬伐而去之繼則言豈特不可斬伐但其發瘞之亦不可焉則
言豈特不可發瘞但低屈之亦不可愛之又愈深厚之愈至也

行露三章〔章旨〕首章以禮為主首章是以禮自守而不妄乎行下二章是以禮自訴

體此章是女自誓之詞言我之以禮自守如此假令猶有強暴稱約雖從而
彊牙似疑難辨而我必自心不忘發此其言以自固而直持守于召伯也

首章 南國之人云云謂豈不欲夙夜而行道之禮當然者亦不可一日暫忘者也
今夫早夜之時露之多於道者而其沾濡之可畏矣我豈
此時豈不欲而有所畏特畏多露之沾濡故心雖欲行而勢有所不敢
使冒行不避則沾濡不免豈若自守者哉

〔主意〕首章不直言強暴而託言畏露絕人之意甚嚴而詞則婉矣作文只以
行露譬強暴可未補之夙夜不必分兩時只是清早晦明未辨之
際厭浥之露正在此時也沾濡亦連着不可以沾為沾人之衣濡為濡人之
兒

二章 夫我之自守如此豈乎貞而得言矣然猶或訟我以必從言將何以自
誰謂設人皆謂雀之有角故能穿我屋猶謂雀無角何以能穿
我之屋也然則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乃謂汝無
室家乎如或無室家何以能致我于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于獄然汝之言未通
於禮之所求而所以求為家室之禮者且有不足矣禮未足而乃欲致我于獄之大者
其將誰欺哉

〔主意〕此章與其見訟以禮責乎人下章與見訟以禮斷乎己重在貞女強暴而
已上註自訴乃自暴白非訴于召伯也欲訟非已然事不過預設此言以絕
人耳但是來者將必以此為辭故言此以絕其端耳誰謂何以皆自他而言雖
速一句則所以自述也曰室家不足所以明其心迹之無累也曰亦不汝從
所以明其所守之素也都是自家辨明之詞

○雀有角而無角有訟而辨者也之詩人云自有誰謂

穿我屋〔音谷叶音〕何以速我獄雖
速我獄室家不足〔此貴女之辭以相從之旨〕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
女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
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
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誰謂鼠無牙〔叶五紅反〕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音谷〕何以速我
訟〔叶祥容反〕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墉牆也牙牡齒也言汝
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為室家之
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増補詩經衍義大全合參卷之一

末章旨言雀鼠無牙角如我無家何以能穿我屋穿我墉汝無家乎於我無有求爲室家之禮乎如曰無家何以能致我於獄訟不知女雖能致我於訟然禮儀未備而委從不可屈身雖可誣而志終不可奪我將終守於禮而決不汝從矣汝雖得以行其誣我夫貞女以禮自守而始終不渝如此德化之深亦足以觀矣

增補誰謂一字不是就他人言猶云那個說雀無角他將甚麼來穿我之屋明謂雀之穿屋不待有角也喻暴之速入于獄豈待有家哉所謂無其理而有其事無其事而有其說其說眞解惟有咮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本穿屋穿墉事則可疑喻無家之易明者無家追獄蓋多訟可畏至此只自能不夙夜以自取辱耳蓋其在我則訟獄且可聽

○按求爲室家之禮如贄義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之屬注云納采納幣以爲采擇之禮也問名問生女父母名氏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爲婚姻之訂請期請婚日也

羔羊全旨 三章止一意每章上二句是燕服無過節下二句是燕居有常度下二句是倒句不過變文叶韻旒謂從復此時是也在位而目皆者非一大夫之謂也節儉正直所包者廣不止此二事特舉以例餘其增補謂不言德而德在其中

首章旨南國化文王之政故詩人美之曰爲大夫者其服飾之間多有不得其正而委蛇以從容自得者何乎自其服之以素絲五紽之飾然後知其節儉之德見於服飾之間者可知矣當其退食之際自公門而出也自見其委蛇可觀從容自得之貌其容止可法當時之化成也

增補朱子自得之天而俯仰之間無愧於心何正直如之

增補新章曰卽私服無過飾則朝服之五可知卽公餘有端步則在公之節可知服何以有常文王卑服之化風之也容何以自得文王徽止之能風之也

○此詩獨言私服私者以公服自有常制在公自能正容此不足美惟私服私容可以無拘而猶無逾節無過侈正見節儉正直處益羔羊素飾卽是節儉退公委蛇卽是正直非謂心之節儉正直形于服飾容貌者如此當時諸侯大夫漸摩而大乃能若是卑服徽止所感者

節儉正直所包者廣然不止此二事詩人特舉此以例其餘耳

羔羊之皮（何反叶蒲）素絲五紽（音駝）退食自公委（音威）蛇（音移叶唐何反）○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爲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紽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羔羊之革（叶訖力反）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叶敕力反）○賦也革猶皮也緎裘之縫界也○羔羊之縫（叶符容反）素絲五總（子公反音宗）委蛇委蛇退食自公○賦也縫縫皮合之以爲裘也總亦未詳

羔羊三章章四句

二章彼羔羊之革大夫固用之以爲裘矣而飾是裘也則惟素絲五緎焉且緎之間從容自得而形於自公退食之餘者委蛇然其可想也其飾儉正直何如哉

緎生色羔羊義英曰辨士按孔疏縫士其毛曰革勿用裘能去毛之理然畧字一裘三十年久則必敝或羔羊之裘敝而至去落旦革而至于見縫亦切

節儉正直亦言之外

三章彼羔羊之縫大夫固合之以爲裘矣而飾是裘也則惟素絲五總焉且總之間從容自得而於退食自公之餘者委蛇其可象也其節儉正直何如哉夫私服之制如此則公服可知矣退食之容如此則在朝可知矣如此固可以見在位之皆賢而非文王之化亦何以致是哉

朱子主意首章羔字五字皆有節謂羔而不向于華五而無事于多也能以純絲飾裘之名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以絲爲細旋于縫而聯屬兩皮因以爲飾緎總是一意蓋義云縫中爲緎謂之總有界限謂之緎合二爲一謂之總方要知得委蛇指一身而言非止步履間也退食自公不可折開益退食自是從公門而出也

禮蒼而又散則補濟以縫之言其僅之至也○章文錢縫字云離合之故人事起焉絲總字云練治之工界限生焉又云御梢定者無適不宜當退遇者有隙必塞縫之所由名也攻于內務其法深隱義以示觀其色單出總之所由名也最刻畫

殷其靁全旨 此詩三平無淺深重思念上每章首四句是幽君子從役之勞下是美其德而望其歸也首章意已盡矣下二章乃咏嘆不已之意耳

首章旨 南國被文王之化云云首謂天下之不可逃者義也不容已者情也我君子從役于外而閨人念之不啻言何如耶彼雷本無定在也今殷然有聲而在南山之陽而有定在矣何此君子獨安宅自常所也乃違此常所而爲國服勞不得以少暇哉且振振君子也吾望之身固吾之所仰望而終身也但國事未

深意矣 ○振振句不必說美 閨人之約素稱必我信倚於之信者必我由也 ○縫中於此字且爲字不可作婦人口氣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違去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雷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畢則未敢言歸尚其早畢事而旋歸哉故召則思念之
情切也嘆其已耳
全意此章與到四句上以雷與此人以南山與此所在字與僕字相反應殷
字與與古字相反應殷與也莫敢或遑是惜其勞意振振是既平日正心
制行待物接人上說無二三曰信無刻薄曰厚見得是我之所仰望終身直意
與其歸目是夫婦思念之情非以其有如是之德而與其歸也與字以庶幾
字代之下二章不可用了惟在陽而又在側不惟在側而又在下如此說便
是前說無定在矣

二章 殷殷然之雷聲則在南山之側矣何此君子違此常所而獨無休息之期乎
有以獻之至矣 安見其君子其振振然信厚者固然其可想也尚其早畢事而旋歸庶

末章 殷殷然之雷聲則在南山之下矣何此君子違此常所而獨無安處之期
乎且我君子其振振然信厚者固然其在目也尚其早畢事而旋歸焉
有以遂吾之思念矣夫婦人於其夫嘆其勞而念其勞美其德而望其歸焉
無怨詞可謂得性情之正矣是德化之功不其深乎
增古者於役而春而聞此時雷乃發聲草蟲始振故殷雷草蟲俱即時即景
而言閨中思婦于此時獨切見婦人情性之正處

摽梅全旨 此詩惟是感婚期之過而將婚禮之成皆女子之感皆一時事但惟
之意深而言愈切耳要知女子之意在懼強暴之辱而非專乎嫁不
及時也
增經首章一時之言而意却一節緊一節七兮三兮頃筐之皆形容時晚之語
未必泥迨吉其實……自守貞……從人語氣
首節 南國被文王之化故言此……
首 何時也而惟以……摽梅之……
者僅有其七則時過而已願求當此之時而猶未遂婚姻之願貞可懼也求我

○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梅落之時則仲夏矣戴臣曰摽有梅說者以為仲夏之時非也仲夏之時則梅已將熟矣安得而有摽落又安得有傾筐之多也梅花結實初結是時常多而易落故如此當驗之亦猶今梅天時耳非加他說之說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賦也摽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衆迨及也吉吉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日也蓋不待吉矣○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賦也塈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之時尤見欲求請期之禮必及此吉時而來乎。蓋婚姻成則強暴自屈可以無懼矣。且詩可以挨待乎哉。

二章 摽有梅其實之在樹者三，則落又多矣。見夫七之猶以為摽，而況三之經見也。故因願庶士之求我者即及今日而與納采請期之禮可矣。是何可以待吉乎哉。

末章 摽有梅則頃筐塈之，在樹者自是盡而傾筐取之矣。見夫三之猶恐其懼，而況夫塈之盡摽也。故但願庶士之求我者惟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約而定其終身可矣。尚可責以今日之禮乎哉。夫處女之愈深言之愈切，其貞信自守如此，則文王德化之盛從可知矣。

全章意 摽梅就實言，其實七分三分，是十分中存其七存其三也。七與三併堅之亦只設言以形容時過太晚耳，非真如此也。士乃守禮義之人。曰庶者未定其人之詞。求者行婚姻之六禮以求我者也。迨字有急意，惟恐其晚之意。迨吉是行納采請期之禮，非遽成婚姻之禮也。迨吉則不必再卜，迨今則不必待吉，謂之則但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約耳。迨吉迨今固是欲行婚禮，謂之亦是欲定婚姻之約以俟婚禮之行耳。

小星首章 此詩二章皆因所見以與進御之勤而一安于所賦之分也。要說歸美夫人意出。此皆是慶幸之詞，非怨其賦命之薄也。肅肅二句見他勤勞處。

(頂)萬役一曰此詩感夫人使得進御而口中絕不露夫人之不妒與己之感恩，但以勤勞歸之于命而已。安命正其感恩深處，一道破便無溫藉。宵征二句雖是勞苦語，而感恩正在此。所但觀夫人專夕之絕則不同耳。

首章 南國夫人云云。蓋謂婦人之義在於上下之分，而偏於待御之間。夫人之所以待我者豈不以……小星當時而微……則三五時在東……則肅肅然見星夜行而夙夜在公以承事。……我往還之勤如此，所以然者，蓋我所賦之命實不同乎也。

○按禮進御之法，卑者為先，尊者為後。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此六人者當三夕，二媵當一夕，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偏也。則當夕不獨夫人，賤妾亦有所謂不敢當夕者，且賤妾不敢當夕，蓋殺與之分，雖當其夕亦謙若不敢當夕之意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興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齊遫貌。宵，夜。征，行也。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故其眾妾美之如此。蓋眾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為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興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衾，被也。裯，禪被也。興亦取與昴與裯二字相應。猶，亦同也。

夫人之惠為例當自亦是取係非夫人之惠則雖往來之勤亦不可得矣其敢以此為怨耶

（主意）三五在東要點出初昏將旦意方與下夙夜相應初昏而稀星初出也將旦而稀星既落也然此乃朱子序其所見之時惟此二時為勞若詩人因所見而言則是二時非兼指昏旦而言也肅肅就宵征上說乃職事而不敢忽意宵征兼夙夜言見星而往即是夜而初昏見星而還即是夜而將旦往來總在昏中雖夙亦是夜故曰宵征寔命不同勿以貴賤平說謂賦分之賤不同夫人之貴故不得與夫人同逸意

壹章 彼小星微小之小星則雖夫人顧見於我衆妾也當夫人之惠使得進御之時則肅肅然夙見星以行而抱衾與裯以承事君子爲幸矣然我往來之勤如此所以然者由我所遇之命寔不猶於夫人之尊分固當如此耳向非夫人之惠則雖往來之勤亦不可得矣其敢以此為恨耶吁夫人之逮下之恩而衆妾致歸美之詞如此后妃之化亦是一徵矣

（增）顧麟士曰集傳進御于君即指肅肅二句正夫人之惠也但宵征夙夜又見不敢當夕意故並及之甚是不敢當夕不甚重即往來勤苦勿太說出悉得安命也同宵征夙夜則初昏將旦見星必微故借端起興亦不得以小星自喻致混此體

（增）按內則云妻不在妾御不敢當夕增證妾君之御日也朱子引之只不敢專夜之意蓋夫人御君所從寔有儀至旦太師奏雞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若媵妾則深自謹飭雖得進御猶不敢即安故曰肅肅見宵征是其不同于夫人處非以見星往還謂之寔敢當夕也

江沱全旨 三章于看然有次第各首一句與下二句此詩作於既迎之後溯重悔處歌三字上說悔者悔于未迎之先也處者安于既迎之時也歌者樂于迎歸之餘也後敘此俱見度季之意

○註待年於國媵妾父母之國也待年未在答君子也或云待嫡往嫁之年禮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小星二章章五句 呂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郎今姓望則曰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興也水決復入為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謂挾己而偕行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江有沱

首章〕是所汜水云云故勝者作此詩言謂人欲有暫蔽之境天理無終泯之機言子今有感矣彼汜水之大道有決而復入之汜是江猶有所容也此之子向者之去歸固宜挾我以偕行矣而乃不我以焉然雖不我以也要亦其始之迷耳然其後也豈不有感而復悟則深悔前日不以之非矣豈終於不我以哉

主意此章連上章有作水決而復入與人之迷而終悟直須到底說者固不可從
•有作汪能容水與嫡不能容夫並至三句說者謹誌猶字乃字相叫應口氣似順但覺有怨尤之意今處汜水在山以江之有汜與嫡之有勞連說辭氣似見知其盡勝之之意但喜今日之迴而追其既往之失者正欲說到末句笑處耳悔是心中自用其非而欲迎之以歸也悔指己言下處字嘯歎字亦同增悔不我以等句一重講使似怨語矣須只輕輕通過而急將歸字作轉語

二章〕彼江水之大則有小渚之沱矣此言子向者子歸則棄我而不與我矣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則迎我以歸得其所處而心安矣豈終於不我與哉

主意當繹悔己所為亦是心有不安至迎以歸則自反無愧於心始安也

末章〕彼江水之大則有別出之沱矣此言子向者子歸則不我過矣而出但當時雖不我過而其後也悔心既萌乃感口出聲以舒悒鬱之氣至迎我以歸始得其所處而歌以樂矣豈終於不我過哉夫始而不與俱者殺之蔽也終而能悔之者是天理之復也觀此而被化之深可見矣

主意嘯字雖悔時事然空難處后事亦不可分承子平看重在歌上須一串說下消曰及其悔而嘯一云之時則得其所處而樂而歌矣

增朱子曰其嘯也歌兼上兩節說

野有死麕首章〕此詩二章就舊以美之之意至末章方見出今看末上與其見誘以見貞女之不當誘亦止其拒誘之者之詞其美之之意非留以末章屬焉也但必到末章方是詩人本旨耳

〇鄒氏曰春者天地交會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仲春會男女故女

音〔…〕之子歸不我過音戈不我過其嘯也歌興也沱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野有死麕俱倫反白茅包之叶補苟反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懷春當春而有懷也吉士猶美士也〇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污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

總斷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無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須所美之懷婚姻若謂之懷春

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若淫風大革之時故其詩如此

首章 南國被文王之化云云曰詩人美女子之貞潔自守男女之欲雖人所不能無麕欲取之者必以白茅包之是一物之微而取之有不苟焉然則有女懷春而有婚姻之懷為吉士者宜以禮娶之可也乃欲誘之以非禮誘之何哉

主意首章與意是言死麕尚包以白茅與吉士于女子反誘之不以禮是反興也懷春是懷婚姻之禮吉士猶美士是泛指其人勿作美其稱以愧之說誘之以正要補道女不可誘之意

二章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欲取之者必以白茅而純束之是至微之物而取之必以道矣況此懷春之女而有如玉之色吉士當以禮聘之也而何可誘之耶

主意此章依輯氏以上三句與下一句此在興體中又是一格純束以茅純聚而包束之如玉依註以色言勿作如玉之德說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誘之者蒙上章之文也然言外便有誘之之意矣

末章 夫吉士之求女雖妄而自女子之守則嚴觀其拒之之詞曰汝之禮者必以禮而以相從也汝不可以非禮而速人爾當慮可否之進退舒緩而來得犯禮家也要得明徹而毋動我之帨毋驚我之犬焉其可犯我之能以及其家乎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主意此章作女子口氣講要得緊切嚴厲方見得凜然不可犯意徐徐而來有當受禮者而無淫之意蓋止其來非欲之緩來也末二句承此句講下毋字最是不得如此非禁止之詞無感我帨言惟施衿結帨者可得而動拒之使遠其身也毋驚我犬言惟奠雁御輪者可得而驚拒之使遠其家也要得其言不相及意

○通章之意全重此章如語意稍使不得拒之之嚴須見得女子貞潔不可犯意出

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而誘懷春之女也 ○林有樸(音卜)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音屯)束有女如玉 興也樸樕小木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樕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 ○舒而脫脫(音兌)兮無感(音撼)我帨(音稅)兮無使尨(美邦反)也吠 賦也舒遲緩也脫脫舒緩貌感動帨巾尨犬也○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帨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音濃)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唐棣全旨 此詩首章專與王姬有和敬之德二章美其男女之稱末章美其婚姻之合然全重肅雝上惟有是肅雝之德故男女見其稱婚姻見其

增惟不挾貴以驕其夫家故以平王之孫下嫁而不為卑以齊侯之子上配而不為亢益敬其尊卑間絕乃愈見肅雝之難若云族類而盛婚姻兩宜反不見得王姬不挾貴處

首章 王姬云云言謂大婚之道所以正人倫道之始也向非有和敬之德則驕亢之道所不免矣今觀乎王姬則其有可美焉彼何其戎戎而盛耶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而雝乎乃王姬下嫁之車也肅雝王姬有和敬之德故見其車者自知此其和敬而化日婦道之執婦于是車下之矣

（主意）首章見華則知木見車則知人與竟假設問而倒解之且肅雝以婦道言不指直言下包表其人也王姬不可見見其車則知其人是指車以言車中之人也車非能敬且和車之敬和正是王姬之和敬所著也肅者莊敬敘然謹為婦之節也雝者溫和恩順安為婦之常也說王姬要不出肅思婦之風火便見得柔和德教人所表問故一見而知其能敬且和也

增見就由上發其和敬非是直言其人之和敬亦非以今日之車而知其後日之和敬也蓋王姬之肅雝不可見見車之威儀中度和鸞節則然後見車中人之敬且和以為此之肅雝乃為見人所乘之車耳南子因車對雝雝而知蓋遙作主亦即此音必按不驕是肅雝而一層語執婦道是肅雝後一層語

二章 夫王姬有和敬之德如此則夫人婚姻之際何者而不見其可美乎自其男女之稱言之何彼盛而然者斯華如桃與李也今觀此下嫁者則而為之孫湖也若其尊而貴以矣下嫁者也此上配者則上而貴以一國者也孫以祖貴子以父貴其男女之稱婚姻不稱桃李之其盛也哉

合按王姬禮總只下之重欣羣辭有不婚以彼其貴王后一等若而今一點肅雝之間奏皓云八內肅雝若故和既嫁之后必能和敬以執婦道也○微弦云言族類之貴則先女而后男尊王也言婚姻之合則先男而后女從夫也

姬之車。興也。襛，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移也。似白楊。肅，敬。雝，和也。平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而雝乎，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叶獎里反。○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見事見春秋，未知孰是。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叶須倫反。○興也。伊，亦維也。緡，綸也。絲之合而為綸，猶男

全章意總之二物相稱猶男女二人相稱平王齊侯不可考只以族類之貴且上
說來再五姬身上看上既看其貴爲嫌下嫁者不爲屈族類便見相稱○
末章自其釣之合者言之彼其所釣何則以絲而合之以爲綸而今觀以齊侯之
子而下嫁平王之孫而男女相配男得女以爲室女得男以爲家
其婚姻之配合不由絲緡之比類也哉大王姬有和敬之德而配以王之善如此
充王姬之德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王意以絲與緡合而爲綸由男與女合而爲婚齊侯之子與上不同當言以
齊侯之子配平王之孫男女合而爲婚配稱而德意俱要本章雖說來使非
肅雝節以稱胡以合即
增前首言族類之貴則先女後男尊王也此首言婚姻之合則先男後女從
夫也○以絲爲綸則二絲矣故仍以與男女二人而合之義在中焉○齊侯
二句交互方見其合是男幸有室女幸有家也此二句與上不同當言以齊
侯之子娶平王之孫而配偶兩合意
騶虞全旨　此詩二章一意上二句美及物之仁下嘆仁之自然仁恩即仁心所
發上二句已合得仁心自然意末句不過指騶虞以嘆美之末句只
重自然意勿作推原看亦由行仁也
首章　南國諸侯云云之自然物以得所爲驗王者以及物爲仁心我侯恩既有
大節之類者其盛可知也一發中五則有豝之類其盛可知也
草木禽獸之微皆有恩以及之我侯之德盛矣
虞之仁非自然之性之也今我侯仁心之自然不由勉強之騶虞一二而已矣
何形容物哉
全章意草木禽獸不止葭與豝不過舉一以例其餘註曰仁民之餘恩者既仁民
而遂及于物故曰餘恩朱子于庶類上推出仁恩于仁恩上推出仁心之盛及
物由仁恩仁恩由仁心也仁恩及物當以平日愛養樽節言騶虞是仁物不

○一發五豝凡射每發四矢一發而矢而中五豝是一矢中必疊獲也此正是見其物之多不是言射之巧

○將文多下過處云我侯仁恩之及物如此夫豈待于勉強哉此便是推原到川容技得肯

女之合而爲昏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音拙者葭音加壹發五豝音巴于嗟乎騶虞

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發發矢豝牝豕也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即眞所謂騶虞矣○彼茁者蓬音蓬壹發五豵音宗于嗟乎騶虞叶五紅反○賦也蓬草名一歲曰豵亦小豕也

是瑞物騶虞之仁出于自然我侯之仁亦出乎自然我侯所以爲騶虞也過
下章不可云不惟有葭而又有蓬等語如是則春田之際止此二物而已
（附）補節要看是上一層語此處只宜爲一段草木禽獸自茁自蕃其國家化光
的景象便妙必看色相便非自然矣。
末章彼茁然而壯盛者葭又有蓬焉騶一發而凡類於蓬者可推也一發中五又
有騶虞與一發而五豝類於從者可推也草木禽獸之微皆有恩以及之
我侯之德盛矣吁嗟乎騶虞其卽騶虞乎蓋騶虞之仁性之也非勉之也今我
侯之仁心自然不由勉强較之騶虞一而已矣何形之別哉吾是以知諸侯之
仁而文王之德化亦遠矣

後奇玩
○陳氏曰騶虞者長于軀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不履生草蓋仁獸也無瑞字意

○按堯典命羲和必及于鳥獸毛毨之微而周禮一書自體國經野以至山林川澤之政無不備知此其所以休德格大而論至治者輒稱之也后世若宣楚興悲黃鳥致怨則當時之民雖欲爲盛世之一木一獸亦不可得矣故曰猛虎之政起騶虞之仁熄

○豐城朱氏曰南方諸侯非一國也而國君之夫人有鵲巢之德大夫之妻有采蘩之敬立于朝廷者無不節儉而正直處于閨門者無不專靜而純一爲嫡妻者有逮下之仁爲媵妾者有安分之義雖星卑僻遠之處民庶微賤之家而其女子之賢猶以貞信而自守無强暴之侵陵則推而上之從可知也積而至于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先儒所謂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仁舉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仁惟此時爲然是雖文王誠意正心之功而召伯延行宣布之力亦不可誣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爲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愚按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辭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爲之者與雅何彼穠矣之詩

爲不可曉當闕所疑耳○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爲正風今姑從之○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西陵顧且菴先生鑒定

湖上沈李龍雲將增訂

孫 清苑登 沆寥之 同鈔

邶一之三

邶鄘衛

邶鄘二國封爵世次未詳

衛與邶鄘殷紂畿內之地商之都也武王以封同母弟康叔是爲九傳而共伯至十世共宣公義取相危衛君一臣不改之操益衛風之名自作也予世有武公知行並進及微於衛上初成肖焉之作宗蒙西爵之宗法也詩歌有安衛其最著于由武而世而有衛以來皆是公狂蕩暴戾以奮奪正川吁紘逆之陰公饑成之也宣公淫荡醜惡納伋妻爲妻惡戾弱分之差其何能國無怪乎謂風大行亦係傷亂也再傳而懿公耽鶴喪國獨賴戴文兄弟光復舊物定中作楚其再造矣文以下二十傳而嗣君啟號自朱止有濮陽之地又六世秦二世廢其君角爲庶人而衛遂絕之澤斷焉並其始封與亡本原之地始基之也先儒張子朝謂衛國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卑下故其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然則移風易俗之說果於北鄘

桓而公子完 載公文公 與公子頑 子

柏舟全章 此詩通篇俱是憂傷之意大旨以不得于大爲主凡見於兄弟見侮于群小皆由不得于大所致也析言之則首章言不得于夫而其憂難解次章言不得于夫而其情莫訴三章言不得于夫而自反無闕四章言不得于夫而亦遇憂傷末章言不得于大而無可之義則亦安之而已增補其說不得于夫而傷于群小正是說乘于君子下中却不直言君一節是詩夫一節稍不自問則身揭巳此識詩者所當求之

詩經卷之三

朱熹集傳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爲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爲變風焉

言所也

首章婦人不得于夫故作此詩言柏舟[illegible]

不以乘載無所依[illegible]以興[illegible]

無所依[illegible]

見憂[illegible]非謂無酒可以[illegible]而解之也

之不給非酒之所能解

一章言柏舟汎流比己不見取于夫也註[illegible]年[illegible]亦[illegible]已[illegible]固言但此

意在我心所不言乃見出此處其[illegible]人有所憂[illegible]然憂之

一路分明故當[illegible]而不能寐其隱憂言不得于夫則[illegible]所[illegible]此憂[illegible]

酒所能解

增汎汎[illegible]曰[illegible]而曰[illegible]有[illegible]故不一下而入[illegible]之意如有者[illegible]之

以不知所憂可[illegible]覺胸中有物耳○只說微我無酒而不言非酒能解言

味深長[illegible]

二章[illegible]不得于夫[illegible]有其[illegible]之[illegible]者能[illegible]也○我心[illegible]所以不得

不可依以為[illegible]而[illegible]反[illegible]其[illegible]為則所以不得於夫者亦[illegible]無以[illegible]

矣[illegible]所[illegible]之[illegible]如此[illegible]能以移情

註意上二句言[illegible]之故下[illegible]其不見恤于兄弟也上二句只用[illegible]

下意[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而不得于夫[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其故也勿作[illegible]其處之之

方說往愬以無緣見[illegible]之情[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兄弟之親[illegible]為其[illegible]之也反遭其怒

正所謂不可據也此見不能[illegible]情之甚處

增[illegible]王回[illegible]集[illegible]字則上四句[illegible]自[illegible]可以兄弟[illegible]承匪鑒

說[illegible]於兄弟亦是[illegible]言[illegible]不得於夫則無往非拂逆之[illegible]於言逢彼之

怒正[illegible]其[illegible]無[illegible]之狀

○正風以關雎為首夫婦之正也變風以柏舟為首夫婦之變也國門為風化之原故夫子[illegible]之

○朱子曰事始于閨門而青流於一國[illegible]生於[illegible]延于後世夫子列之變風之首將以垂戒天下後世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比也汎流貌柏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為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為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言我心既匪鑒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

三章 然後反而思之，君子處道之有變，雖困辱猶可說也，而自若此心無……心，其無以為感，故未善而致然矣，則……石之可轉也，匪石無邪，非若席之可卷也……而且……躬自檢擇取舍，不可得也。威儀其無惰容，如是而猶不得于夫，亦惟何哉。

主意上四句言心之有常，下二句言儀之有常。不可轉言心之……不移易意，不可卷言心之平而有端，正無反側意，……全備之內，又從容閒習乎矩度也。不可選者，言威儀不得有失，則可簡擇取。會今無一不盡局選之者。

增刪上五曰：……句是簡雅的……乃得。○按上四句如傳也，末二句……以德事夫，以容事夫者也。今德容皆善而猶不見……不可解。為與上章照……相照。

四章 ……亦不必……是……言……之心，不能以自……而猶……之間。但……然一拊心以自傷耳……其……而已，翁……何所告哉。

主意上四句敘己困于所遇，下是寫心之憂。憂心悄悄，本不得于夫，亦慍于群小，由不得于夫也。覯閔二句正慍于群小處。靜思是把這無故見棄偏處，而深思也。寤寐之中，時拊其心而至于摽，摽者手拊心之狀也。乃自怨自……

五章 彼日當居明，月則有虧，而……常道也。今日居月諸，……迭而微，是……為更迭而虧。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反勝正嫡……六義是以心之憂矣，至于……絕，所以衣不……之衣，而不能自拂……凡人之……從自可去之義，若也……能為……去之……是也。始入從一而終，……義無可去……之理，……所……也，……守吾之正而已。……覯閔之既多……之道而……小亦……得……不……也。婦人如此，惟仰有反躬自咎……

……忠而見棄……自省……心雖明而……柔仁……流俗……也，……貞婦……不以無罪見棄而……其從夫之……心以臣不……以無罪見……避而移其……從容之志……故莊姜詠……匪石以自……皆……所賦……泳……以自……嗚呼不……而處……

可選也。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

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賦也。悄悄，憂貌。慍，怒意。群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妾也。覯，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匪澣衣，謂垢污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冤

過其分詞不賢而非之乎要人各之與風多篇各有取而妙矣

宋王氏曰上二句喻嫡妾之易位下言其無所據與義不能去也更迭而微猶言薄蝕

轉也日月更五微也蓋日當望則月有時而虧此常道也今月固宜虧乃

而日亦虧非常道也輾了是詩更迭而虧也重日一過不可以日月交迭互

蓋日月非真有更迭而虧之事特以已事假設而言耳末二句要見衛得其

婦所可去之義非但以不能去為恨也

綠衣首章上二句喻嫡妾易位而以刀子[illegible]下二句喻嫡妾易位而求善

增前二章以過變言後二章以處變言過變每句於其妾處變每句於其身皆

求自盡之道非有所怨於所非有所尤於世也

首章上二句[illegible]惑於嬖妾之道大夫只重大婦之色不車嫡妾之

戒之[illegible]分一定不可易者也吾之所遇則有尊卑大夫之易位則名

深以[illegible]生上一門以[illegible]而心之憂矣曷能以自已耶

增上意[illegible]皆自易之色不可相無貴賤各得其所用之道耳最

居風人婦物之意○兩分之何[illegible]之意假之夏[illegible]在內政不遂言意不能

已也

二章[illegible]色賤[illegible]貴也[illegible]而其[illegible]自[illegible]而[illegible]則貴賤之倒置

亂[illegible]甚[illegible]一[illegible]而[illegible]卑乎夫尊卑夫叙人倫以

[illegible]十[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其能以自已耶

哉[illegible]之[illegible]亂之所[illegible]必作此

三章上[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道[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可

則[illegible]而[illegible]其[illegible]我[illegible]古人[illegible]此夫婦之[illegible]而

曰夫婦之際此亦足[illegible]矣

○此首章以綠為衣而見乎外以黃為裏而隱乎中喻眾妾顯而正嫡幽也次章以綠為衣而[illegible]生上以黃為裳而任下喻眾妾僭而正嫡[illegible]也以黃為裏猶[illegible]居下至以為裳則下[illegible]矣故曰失所益甚[illegible]所在甚○絲色之絲不妨難

[illegible]如衣不澣之衣

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也比也

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亡之為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illegible]

能保其身之無尤者我則竊其色行之迹以爲自淑之資使不至於有過之地
也絺綌之詩何時耶計之
末章絺兮綌兮之衣當暑之服也以當暑之服而過寒風之時此絺綌之所以無
用也然則我之遇時見棄則卑而微者亦無怪乎其然也我將如之何哉
我思古人有嘗處此夫婦之變而能自善以終身者我則以吾欲爲之本心而
質其所以處之法是眞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絺綌之風亦且奈之何哉夫不
求其過於人而求其免過於己不致其怨乎彼而惟效其善于古人處之是妾
可謂賢矣

二章上章喻妾之及時見寵而思古人以自免于過也此章喻已之過時見
棄而思古人有同于已也各下二句俱承上二句說古人泛言古之賢人雖
遭變而處之不失其道也善處處要委曲以全夫婦之道此指處夫婦言
不指嫡妾賢獲我心要本上無訧說來心字總期無過之心故言我心本欲
如此而求諸古人之迹果能如此是眞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只知一味自
責更不管他淒風之緣正是易行自勵意。

按姜氏旣曰正嫡所以幽欲賤妾所以尊顯全由色衰愛弛上來彼正嫡少
時何嘗不當寵今日冷淡至此故卒自安乎心固追維往古欣然有會一
意勸修毫無怨懟善處若此其又何懼乎淒風○俾無訧兮失意之人不求
其好止求免罪猶有畏心是獲我心則直以爲固然而安之矣漢班婕好求
供養太后亦得莊姜處變之法。

體會第士曰俾無訧兮項少女得寵實獲我心項色衰見棄各尋頭項方
情趣蘊少女得寵色衰見棄豈不是一事而旣分兩章則我思古人處者討
着落不可牽混也

燕燕全旨 三章分上歷叙在已別離之情下備道戴嬀之賢止以見已之難爲
情也 增歸途哲矣而送其歸者遺際同之細玩詩意直有一段說不
出之苦吞吐言外

可愛況人情紹手治者精神當注自然鍾愛絺綌本凉清況又過淒凉之風自然見棄然雖可愛雖貴是閒色綠綌雖可棄而貴重之居白在詩人不但善喩其體理亦甚精細

○陳公四年州吁弑其君完胡氏曰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前其無將以國

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
訧過也○言絺方爲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
方少艾而女又寵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
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
使不至於有過而已。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比也淒寒風也○絺綌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眞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

下之三篇同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鳦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

首章（莊姜無子云云）首句謂人情莫樂於相聚，亦莫悲於相離。況我於仲氏之別，有不能為情者焉。彼燕燕于飛，則見差池其羽矣。我仲氏適遭國家之變，而大歸于陳，則遠送之于野矣。斯時也，存亡在念，而感慨係深，離別殊常，而瞻望之而弗及，而泣涕如雨，有不能為情者矣。

二章 燕燕于飛，其羽則頡之頏之而上下矣。此之子之于歸也，我寧不送之于野乎？瞻望弗及，佇立以泣，而感傷之情，誠不能以自已者矣。

三章 燕燕于飛，其鳴則下上其音矣。此之子之于歸也，我寧不遠送之于南乎？瞻望弗及，實勞我心，而鬱結無以自釋，有不能自禁者矣。

先生云：三章皆一時事，不必分初別、已別、既別說。首句四句，正差池者，一先一後相隨而飛也。頡頏，飛俏上下也。下上其音，和相應和也。皆以不忍相違之意為興。之子于歸，勿露出弒國危意，蓋當時州吁之暴，在莊姜必諱言者。婦人迎送不出門，遠送者，以戴嬀大歸而情有不能已也。大歸者，一往而不返于衛也。佇立甚于如雨，勞心甚于佇立，然只一時事，各末二句皆本瞻望弗及說。此二句有無限悽愴意思，子弒國亡之感，嗟然寓于不言之中，并但叙其別離之恨而已。然此意只要曉得，講中不可說出，微處用之增淒涼。華谷王氏說最妙：此蓋與送時行者在前而送者在後，如雙燕之飛，其初差池耳。瞻望二句是寫別後事。

仲氏章（賦）我於戴嬀之去而不勝其傷悲之勞者，豈出于情之私哉？亦以德之有不能忘者。試以今日之去而言其人之多，人盡我當終不為塞淵之美也。德性之懷乎，以誠以恩相信，不怨之誠，而見於其操心而言，則溫惠美也，而不忘實也。其德性之和順，而若終之一致，淑慎其身而言，則身無過差矣。且又恐我慘然于衷，致其愛之，既不忍忘，此其內外自心之者，如此其德之可念也。又以先君之思而勗寡人，俾我當念之而不失其正焉，是所以勸望我者，又不忍忘我以先君，以仲氏自處之實，而又勉我以正，則其德誠有不可忘者。今彼之大歸也，寧能已于遠送之情，瞻望之泣而。

氏者何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盡言極諫，而公不從，故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為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

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嬀也。歸，大歸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弒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燕燕于飛，頡之頏之。（頡與擷同，頏與杭同）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佇立，久立也。○燕燕于飛，下上（上聲）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仲氏任（平聲）只（音紙），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音旭）寡人。賦也。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

重言瘁傷益哉

主意上四句備述仲氏之賢下叙其勉己以正之意任只目其相與而言此句另說塞淵以操心言溫惠二句以持身言總是實處末二句就平日相最勉說勿作臨別時所勉也先君之思兼存没欲其不以存亡易心也此處正見其賢處別時莊公已亡故云先君

○按春秋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可見未踰年而州吁之禍作君完之讐雪矣今陳女之歸莊姜之送而燕燕之賦在州吁未弑之先也而執州吁請于衛而殺之卒出于陳人豈州吁為陳女所切齒者故假手于陳也夫

日月全旨　四章一章只是據呼天象而訴天處己之薄因慨嘆而致屬望之厚也重在不得乎夫上每章末二句皆有望之之意各因第四句說來而寧不句又根胡能句來總言此詩只定字為主定字正與回戚相反

首章　莊姜不見答云云曰夫婦相與人道之常也今吾之遭遇其變亦獨何帝彼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久矣則于今道之不順亦監視之所及也今乃有如是之人于其處之不以古道相處焉是其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哉使其有定則古道之善必知之也何為獨不我顧耶

主意首章呼日月取其容光必照有以燭閨門之隱也古處如克諧二女刑于寡妻不雖所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是也不古處者即其舍植用之眾乘黃裳參之正也不古處何就是心之不定而不我顧也顧猶顧盼之意寧不我顧見人皆常其顧而我獨不常其顧也

增古處二字莊姜正有一肚皮不合時宜處末二句亦是望其將來之有定而指實其既往也胡能有定與寧不句下意甚說正哀訴的口氣故情詞懷欲不相戾為若說使其有定必當顧我便呆且訴其不定即望其有定訴其不顧即望其能顧不得分訴與望言註猶不我顧下一猶字最有意蓋莊姜不見答為公惑於嬖妾故也曰寧不我顧必有常其顧者

○輔氏曰見綠衣之詩所謂我思古人于此嘆莊公不以古道相處自是

勗勉也寡人諸侯夫人自稱也○言戴嬀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真可謂溫且惠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叶果五反○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

二章言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久矣則于人道之乖順亦明感之所及也今乃有如是之人皆不能歡愛以相好焉是其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哉使其有定則相好之情立至矣乃獨為不我報耶

三章言日居月諸其日其月皆出自東方固無微不燭矣何乃有如是之人于閨門之中夫婦之際而德音之無良焉是其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哉使其有定何為自處于無禮而獨使我為可忘也耶

末章言日居月諸其日其月皆東方自出固無處而不及矣夫父母于子皆有室家之願今我中道見棄何父母養我之不終耶夫以偕老之夫婦而今倒棄之是其心志回惑胡能有定哉使其有定何為報我以非道而獨不循義理耶夫以見棄之餘而猶有望之之意性情之厚於此可見矣此莊姜之所以為賢

宜言父母畜我不卒重不得于夫上益父母養已而使之不得于夫是即父母之恩有所未終也猶今人云生我不辰意此正婦人語也報我不述言雖有時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據終風首章可見此是寓望之之意乎絕意之詞丙莊姜之情至此極矣

增刪上五曰按此上云父無不嫁而曰畜我不卒深悲極痛之詞固是但人生百年皆父母恩養所在直欲到底俱好今不得好到底即是恩養不得終局亦不必定指養在家不嫁終養也〇此與上章末句雖無寧不二字然上章往何獨使我為可忘耶則此章亦當云何為報我不述耶方見望之之意〇按父兮二句皆是訴於日月之詞畜我不卒猶不得於夫言非直理怨父母也報我不述根上寧不我報來言前望夜報不意這等報我也雖是怨語然須得想望意

終風首章四章十看意有淺深首章言其在暴二章言其在惑皆以一句為此章而下三句乃致其憂思之不忘三章言其狂惑斷絕而復極四章言狂惑愈深而未已皆以兩句為此而下二句乃致其憂思之特甚

以古人為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已莊姜之處已望人皆有則矣

〇德音時說俱誤認註美其辭句另作譽語不是蓋此二字只活套字無甚方切指之詞不古處不相好善名不彰于人而德音無良也猶諺聲名不好是也

以為厚也〇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不相和好也呼報反古胡能有定寧不我報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〇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賦也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

〇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許六反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一指此詩首以終字爲毛狂惑之喻深正終字之意須溫厚而不忍斥言曰終

首章 莊公之言謔浪笑敖之間因以和傳以和衝也吾今日之所遭其能以自言則彼其道不道則首言和之氣終日之氣而且狂蕩暴疾則無所不至鼠之例便和也是以莊公狂暴如此而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實所以使我不敢言而但中心傷之悼而已豈謂其往暴之不誠而後快然乎哉

〔主意〕首句是喻其狂暴下但即上言得已之不誠而傷之一也終風且暴而是說莊公之狂惑觀不忍斥言句見皆以正意比此說便非不言終日風而且暴猶言其終日狂暴焉耳以狂風比狂蕩自暴者其暴也謔浪笑敖是戲慢而已中心是悼是得不敢言而心獨傷之之意

〔存疑〕饒氏曰下句笑字與上句笑字不轉謔浪笑敖皆是不誠之意似笑爲主謔浪笑敖上綠笑但不是好生笑故又足相執敵笑笑雖爲戲意又不知說破也其笑自是謔浪敖傷而已中心是悼得不敢言而心獨傷之之意

二章 求惠然肯來會未可謂有清明之氣日之風而且國土蒙霧迷亂之意也是其莫往莫來之時力有惠然而肯來往以爲好矣而又有莫往莫時以爲不可而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反覆而不可常所以使我情切于中悠悠以思而已吾以往來之無常而爲之悠悠情乎哉

〔主意〕首句是喻其狂惑下即其無常而思之也雅曰大風揚塵從上而下也此訓註則然若語其義則內士蒙霧不開之意莫往莫來猶言莫往來也重莫乘邊悠悠我思是因其無常而思之之長思之而望其來所以爲厚之至也

三章 云謂終風既曀則其陰也有時而開終國既曀不旋日而又曀未有開明之時以喻狂惑間而復蔽如此是以使我寤言而不能寐思之之甚至于感傷而成疾之甚焉吾將如之何哉

〔主意〕上句狂惑之暫開復蔽下言切于所奏也不旋日而有

○此詩大旨當如傳終風且暴之例便是借終風以言莊公也

○上言笑又曰笑而又曰笑傲此言求來而又曰莫來皆見輕忽無常之狀

○嚏字不必用爲象形所願意只就感傷上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

中心是悼。悼，傷也。○莊公之爲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爲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而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比也。霾，雨土蒙霧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之深，厚之至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出乎上言何殆一申說上二句而不寐思之以至于病也

末章又謂驟雨飄風則其止也可立而待今則曀曀其陰虺虺其靁起矣有閒

嗣之喻也彼狂惑之心愈深而未已卯以是以使我寤言而不能寐至於

久矣後願言懷思而不能忘者何也蓋之不一顧我而寤言之憂無所物以寫

此而不忘直言其發感傷以致思而每有望之之意故憂之厚何如哉

主意上二句喻狂惑愈深下言思之深也願言則懷言思之則愈思而不忘

也

擊鼓全旨此詩首三章是言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析言之首章言其將行之事次章草木其將行之故三章陳其憂之狀皆自征行之者而言四章追思室家之約五章痛遂室家之約皆自思家之情而言總

所以怨之也

擊鼓章衛人從軍者作此詩謂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有國者皆非不得已而用之則不免於害民而致怨矣彼我之南行也將以進兵則疾趨尚何有鏗然之聲哉而有踊躍之狀矣我之所為如此顧彼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于漕非不勞且苦也然止於勞苦而已死亡非所患也惟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不尤甚乎

主意上二句言其所為下二句自傷其危苦也首二句非戰時事不過言從軍所為如此上國二句不是怨役使不均

從孫章我之南行果何故哉以從孫子仲為本為伐鄭也我所從者則為伐鄭之舉其事也軍旅方興而不我以歸行亡未可知矣憂必不有平

言之以見其憂之甚也嚏噴嚏陳氏曰鼽者氣至于鼻嚏者聲出于口皆肺疾

○左傳衛州吁弒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

同○比也陰而風曰曀有又也不日有曀言既曀矣不旋日而又曀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嚏鼽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賦也曀曀陰貌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思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說見上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

〔主意〕此章推其南行之故而引不歸之憂也此始露出伐鄭陳侯有宛丘守睦之臣陳與衛相睦衛乃結好于陳鄭莊佐宋子馮爭位之謀宋殤公致怨于鄭衛亦求援于宋此意亦要知得

〔說〕按宋陳與宋是州吁當日要着故東門之役非急於報鄭也而急於得陳與宋也以阻丘方之人復得與國相助必起兵連禍結之事故曰不我以歸云云○孫子仲即公孫文仲也仲字也文諡也作詩時未死故只言孫子仲

爰居云云[illegible]日損于心則于鬭志何有哉但見於是喪於是散而却[illegible]言失伍離次如此豈復以行陣為念哉

〔主意〕此章自陳其怠緩之狀見其無鬭志也居處二字略有別居如宿食屯生之類處如進止坐立之類行伍居處自有常所此則任情所適非行伍中所常居處之所矣爰喪三句則不能號驅矣

按爰喪其馬且之言亦自陳其怠緩之狀也無鬭志亦說上四之詞非直往可由語

死生契闊[illegible]則死亡不難免矣契闊相約必謀相成且我室家何故念我為室家之時期以與子成說今念室家之言其相成之說執手之言今尚可憶也安能以忘情耶

〔主意〕此章追叙其室家之約上二句與下二句兩開說一是期其不相忘棄以成說言一是期其無相背負以偕老言契闊承死生來勿與死生平說蓋自生至死雖相隔遠不相忘棄當死生以之也執子二句一直說下偕老謂偕生偕死而無他適意

〔說〕死生契闊或作一串看或云死生之初始為契闊因下章但言契闊不言死生故也此說可笑殺驗士云下章契闊即承死生契闊不我活兮應死生並非但言契闊不言死生○按執手二句即成說時繾綣叮嚀語勿作兩開

蔡衛宋入許之衷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四國復伐鄭敗鄭徒兵取禾而還

○衛之可師按春秋所稱亦不為久而國人之怨已極蓋身但大逆乃加兵于無罪之國故衆叛親離莫為之用而將為國人殺也

我以歸憂心有忡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鬭志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言

下之章言若其偕之約如此固望其能活矣今也有死亡之患吁嗟此契闊
二吁嗟章言約其不我活矣于嗟洵兮言信之言如此固望其能伸矣今也有死亡
之患吁嗟此偕老之言果不我信矣乎此言人之信其所以不念而已也夫
衛侯役民之苦以遠征而役民之身如此則其苦至於敗亡也歟
〇王章承上章約言蓋上章皆言其言此是嘆其不得遂而怨之也不得活謂不
得活以負其約也不得伸謂不得伸以負其信也言必死亡相無聞之說來
有從役之意
〇按春秋伐鄭者本公子首胡氏曰盧是從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
乃若州吁弑其君其罪已極宋殤不能聲罪赴討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謀是
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爲也故首宋而從以諸國示誅亂臣賊子必先治
其黨與之法也

凱風七章首章父上是吹母有育子之恩以起自責之端下三章是使子無報
極自責之義三章四章承上無令人求益于自責而有微諷之意畧有以
感悟其親也皆遣詩以我無令人何爲主謂母意只於自罪引惡中見之眞
孝子之詩

凱風首章衛之淫風流行作此詩以諷之也蓋謂親過不可以不諫而反其
所當盡也彼凱風自南吹彼棘心而棘心夭夭而必賴凱風之爲
力多矣我母氏生我衆子而育之亦猶凱風之吹棘心也其劬勞也不亦
甚乎夫母氏劬勞之苦如此而爲子者將何以爲報也
生育首三句劬勞育子之恩末句嘆其勞也此即凱風吹棘心于少好之時
此蓋母育衆子于童稚之日也劬勞只就幼時說蓋此本其始言之也夫母

二章彼凱風自南吹彼棘薪則棘至於爲薪則已成矣然但可爲薪而非美材矣
不負於凱風之力乎我母氏育養七子而於鞠子之方而母氏有育子之道
既劬勞自子當其長故曰起自責之端

首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庶育事故爲比次章言凱風與棘子相應以棘比子而以凱風比母〇微照云此詩以得古人幾諫之道

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遂其從家之前約之信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興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〇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〇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聖叡善也棘可以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

且善如兮何子雖壯大而無一諗令人以當乎母心則亦棘薪而已其有負於母也不啻倍之

主意此章只自責之意只是歸善于親而歸過于己尚未露幾諫意以棘薪之成而非夫材與己之壯大而非令人也聖善只通明貞淑之有勿說敬勿就節操上說無令人如下二章是也

增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欲舍之而去也此章言外照七子字在下章只說我乃無一善人便已見得

爰有寒泉彼寒泉乃無情之物猶能有所滋益於浚矣況我七子本有情也豈無所益於母乎今乃不能左右就養以安乎母之身而使所至於勞苦寒泉之不如矣視昔劬勞之意倍不大有所負取

主意二句分此前以無情與有情而責其不能養母之身也此下章指本無令人說來至此方有幾諫意勞苦而曰微指其事者微指其不安室而求嫁之事也此勞苦與主動勞不同乃不得優游自安意

增母之欲嫁以在家辛苦事不如意爲詞故子言不能供養者適母以勞苦者然至是微有幾諫之意焉然幾諫亦後人解詩意也若當時以自責爲幾諫則爲突此與末章正所謂無令人也此章自言不能養親末章則言不能悅親

睍睆黃鳥彼黃鳥乃無知之物居于人無與也然睍睆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矣況我七子本有知也豈有以慰其母矣今乃不能承順意以安乎母之心而使母有思之不免焉曾黃鳥之不如矣視昔勞苦之意倍不大有所負取大爲德于母而七子已死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意

主意二句分此章以無知與有知而責其不能安母之心慰母心自是其不能悅母使母有憂思于其間之不有所感悟也哉譬之諷轉也

○孔氏曰母欲嫁者本爲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故言母爲勞苦而思嫁也因以慰母之辭指其事而此意欲不露出凱風之不怨所以爲孝也作二節體須體他不露的口氣○此章以物性之自如與君子之不得自如[illegible]

與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叶後五反有子七人母氏勞苦也

興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爲詞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睍胡顯反睆華板反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睍睆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

凱風四章章四句

○按此詩稱毋氏舉者與龍且之作玄單操巾稱天王聖明今臣罪當誅同
慈臣道也子臣也願止意謂一門是孝皆舜耕歷山氣象蓋善處母子之變
者也
增黃維章曰兩隊有子七人見其中亦容有一人能養且悅者而今無有也
末句莫字全是自怨自艾口氣○顧麟士曰按睍睆字皆從目言其目有情
和聲囀之音也穢雅觀暖淮好音何作穢解是

雄雉全旨 上三章思君子行役之勞見其情之切末章望君子自處之善見其
情之正德是忠厚其久役未歸但得保全亦幸意

雄雉首章 增通詩以懷思二字爲主終篇正其思處處
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首章言征役者情不容遠
之意而思之者亦不容已矣故從役之雄雉于飛泄泄其羽何舒緩而自得
也而我所懷之人乃從役于外而自貽阻隔之憂曾不得以一日安其所是雄
雉之不如矣使我如之何而不懷耶
主意自詒曰字極有味就大義上説見得忠君報國臣子所當自盡故自取
阻隔耳從役不專在實旅凡上功營建皆是
增顧麟士曰自詒份阻內便有是遭不得已意以與上餘務對照此當思意會
而得之○本爲王事伊阻而不敢歸罪其下見今之往役嘆於忠君憂國而
然反若其夫所自致者此婦人知大義處○泥家軒曰按自詒得阻離就意
於公義甚採國事説來現自詒二字亦必見負氣矜名推僭功名之人役未
章以不復求望之

二章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何飛鳴而自適也我君子以從役之故而成阻隔之
主意誠哉此君子實有以勞我之心也安能如雄雉之自適乎
主意勞心因上阻隔生來言不得遂室家之願也鄭云行役犯危多爲憂慮
而不自已故勞心爲甚
增顧麟士上其音謂飛鳴相追逐而飛鳴也此言雄雉則止是一雉之音或

阻句內羅
緩言下有
但願在家
相岩脊不
願天涯岔
統身之意
○二章闡
物之自適
興己之勞
于思也此
興到底說
或謂首二
句與第三
句以展矣
而有不得
自安意與
意與上章
同細玩展
矣何嘗運
下句從前
說爲安
○此章亦
本思上來
正因其不
歸而冀其
善處亦此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泄以世反與羿叶）我之懷矣，自詒伊阻。（懷叶胡威反。詒字伊字俱平聲）
○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鬬。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于外，而自遺阻隔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下上時掌反）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下看猶自詒意）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思叶新齎反）道之云遠，曷云能來。（來叶陵之反）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叶戶郎反）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反）
○賦也。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

懷　　　　　　　　　　　　　　　　　　　　　　　　　　　　　　　　 逸

下或上也○展矣句進下看猶云誠哉此人之勞我心也須根上伊阻含下保可

顧麟士曰玩思君子而至于勞心亦是感君子之不能自得如雄也反覆慮得思佚在內

瞻彼日月或明於晝或明於夜往來無停機矣我君子之從役則以日以月悠悠而無還之期則我之悠悠思之長矣道之云遠何能來以慰我悠悠之思哉以期其歸也奈何道之云遠非可以朝夕計曷云能來以慰我之思哉

主意上二句感天象而思從役之久下嘆其旋歸之難註止解上二句下二句無解有謂首句略斷下三句一氣貫說總是思其君子行役之久意未穩

日月迭往迭來求君子一往而不復求故思之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夫君子之歸固未敢必也然遠行易以犯患惟善處斯可以得全彼德行者吾同役之君子豈不知德行之美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能不忮而不求而其心不紛我思不終是矣君子之所往之不善哉夫德行之無所有者在順在逆之處常處變之善也君子能自全矣此身可全然不由德行而我人於君子思之深勉之正知此亦可謂賢矣

主意上二句以知德行爲望下是盡德行之益正見其當知處君子重在夫而言百者槩衆而言猶厚之何也不忮不求正是德行不專在富貴升功貨名利皆是何用不臧則自處得全矣何用二字須發明謂處常處變順逆無不善也

講王元豫曰思君子而思及衆君子蓋一身在外賴同役共相友善乃得保全此正思君子之至深切處○

匏有苦葉首章分上下刺男女當度乎禮義何無刺意下三章皆用刺淫亂之人二章有禮義非配偶三章四章言古禮不可越

是思之切而無往不宜矣

○慶氏曰匏但言其苦葉者以秋冬之際以渡水

○渡水不以深淺因衣之厲揭故著褰衣而渡也水自帶以上至心曰厲由膝以下曰揭只就渡水上講正意者渡須在未濟時量度意明白

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爲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比也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褰衣而涉曰揭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比也瀰水滿貌鷕雌雉聲軌車轍也飛曰雌雄走曰

末章言非偶不可從要皆以不度禮義刺今人之淫亂者多不知夫禮

義故先言禮義之當度者以發其端而後刺之也

匏有苦葉此章刺淫亂之人言男女有行宜先偶而禮義實人道之門户今人

[illegible]而為[illegible]故匏可用以渡水也今濟有深涉尚未可以[illegible]而

以衣而涉之可也淺者揭之而已[illegible]必於水之深者[illegible]衣而涉之可也

其淺深而後可涉然則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後可行者不獨是乎

猶[illegible]二句與就水之難渡言以引起當量度禮義二句此仍是教他不

要輕於不[illegible]度權宜涉淫○輔氏曰孔疏深厲淺揭不可渡則深於厲矣豈

可厲則不用揭[illegible]上二句另一截故曰上二句主必不可行者言下二

句主可行而不難者言然玩集傳意本大串只注到當量度禮義必見

婚姻不可苟草率[illegible]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瀰深水也盈滿也[illegible]而反求其牡[illegible]

禮義[illegible]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者何其失人道之常哉

王意此章亦重在下二句總是即物理之失其常以刺人道之失其常也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註犯禮以相求是總承上意增有瀰二句是點婚姻不[illegible]

雝雝聲之和也[illegible]取其生有定耦而有從一而終之義也[illegible]

始旦[illegible]日之方升而[illegible]有男女正[illegible]之道[illegible]

哉[illegible]如歸妻[illegible]泮之時則迨冰未泮之先而行納采請期之禮焉若於此時

而歸妻則失之晚矣古人不為也夫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

如此何淫人之不然也

注上章刺古人婚姻之常而正以刺今之不然也以禮字為主用鴈者取其和

○孔氏曰大禮六皆用鴈贄其物士婚禮納采用鴈惟言納采用鴈但言與六禮之始耳其實請期亦[illegible]以婚昏禮全六不必用

○輔氏曰第四章言人當有可有不可以刺淫亂之人亂常逆理而無有不可也

[illegible]常理也今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雝音邕鴈[illegible]反旭許玉反

雝雝聲之和也鴈鳥名似鵝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昏禮納采用鴈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招照音卬五郎反否叶補美反

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也亦當其耦也但曰者取其明也亦重其始也此二體皆為歸妻之詩求之不
彔即是節之以禮意

招招 此章觀男女之匹配必有定偶所以彼舟子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我不渡我必須其所招者為我之友而後從之也然則男女之際必待配耦而相從亦猶是也何淫及之不知耶夫當淫風流行之際而其間猶有深識遠慮之人信乎能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者是亦可貴也

主意節彼者必從其類此婚者必待其耦也未可苟且待配耦而相從者必重此句方得刺此人之不然意夫濟渡乃一時之事且不妄從而男女乃萬世之防胡可妄求淫亂者胡不然也我友不限定明友但同類者耳

增補講士曰末句諸講皆云舟子非我族類必待我友之招聲應氣求而後從之我友亦駕舟者即人必我友駕舟而後涉耶此大誤言人之失者非我族類必待舟子所招之人是我友而後從此註意也即我友亦不限定朋友但其人是我黨者大槩皆是其配偶意耳○按上章用一迨字見其不迫此章用一須字見其不苟○此只重我之不妄動不重人之不當招

谷風全旨 首章分上論夫婦之常道以發見棄之端下言夫婦之義以致悲怨之情也大吹以顏色之衰德音之善作主顏色之衰故夫之所以見察廣言其德音之善則無可棄之罪矣細分之一章是泛論夫婦之道當以和以德二章言見棄之苦而猶有望夫之意三章言夫棄已之德而因致絕望之詞四章自述其勤勞之事以見無可棄之罪五章則言棄已之勤勞而致怨之之詞六章則言棄已於安樂而致怨之之意

習習 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謂夫立夫之道曰陰與陽而陰陽和而後雨澤降陰陽不和則雨澤不降故必有習習之谷風是哉夫家道以和而成以乖而敗故為夫婦者宜黽勉同心不宜至於有怒以傷夫婦之和可也彼采葑菲者皆可食而有時而美惡采葑菲者豈可因

朱子曰看詩義理外便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序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

增經有三葵一曰苦葵二曰委葵三曰英葵詩解謂此葵苦及唐風采苦鴟鴞苦如節皆苦如飴皆苦葵也良耜以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叶暖五反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叶想止反 ○賦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葑，蔓菁也。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也。○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

其視之惡而棄其恭之美乎宜夫婦於是有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
亦猶是也故爲婦者但德音之善終始而不違則可以及爾偕死矣何必計其
顏色之衰而棄之哉

主意四句分上言室家之當和重和字下是言己德之可取重德字此只論
夫婦之常道以見今日之不然也以陰以雨串說猶言陰而雨也夫婦和只
宜渾然說不必就不相棄上見和也黽勉字要味夫婦之心雖未能以遽同
亦當黽勉以求同意同心即是和怒乃和之反德音從說亦不外下章勤勞
治家之意莫違是前後不背意同死猶言偕老也此一句見得以顏色之衰
而棄德音非夫婦之道也

境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爲之皆謂之黽勉曰黽勉見得便有不同務
勉強以求同可也此二句只就夫婦上說之下德音莫違方就自己身上說
○黽勉同心有要之于久意德音莫違對顏色之違說○按此章語意已隱
括下文在內曰不宜有怒此則已有怒矣曰及爾同死此則不與同矣悲怨
即在言表

行道遲遲夫何君子竟以顏色之衰而棄德音之善致我之被棄何于道路遲遲
之不忍于去而進不進若其有所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此所以不能進也夫我
之不遠而斷然絕我矣我之苦也不亦甚哉夫荼物之苦者也薺物之甘者也
自今觀之誰謂荼苦乎且甘反如薺矣蓋我之被棄其苦有甚于荼故雖荼之
苦者亦見其甘矣我之苦如此而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之相友而於
我略不見哀憐之意焉夫婦之情至於此極

主意四句分上言己不忍絕意于夫而夫則斷然絕意于己正是見棄時事
下四句遂承言己之甚苦而嘆夫之不見恤也　誰謂二句苦字不上見棄來
此比又是一例乃彼此相形之比而非全比也荼未苦意本在此以荼對薺
則荼苦以荼之苦比以見棄之大苦則荼不足爲苦而反甘如薺了此以已

[illegible]荼蓼委葉也鄭有女如荼莢荼也鴟鴞予所捋荼傳云荼苦疏云薊之秀穗亦英荼之類註故大字是朱子推言之以婦人口氣只君子還他○觀林玉咸哉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妾辭去小姑如妾長同頭語小如草姑如兄夫古今以爲絕

我畿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
如兄如弟○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荼苦菜蓼屬也詳見良耜薺甘菜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己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

對此言來二句形容新昏之樂正見己之苦所自來處○

涇以 夫我之見棄固以其顏色之衰也然豈無可取者乎彼涇之水固濁矣以渭之清而益見其濁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猶有湜湜之清時乎然色雖已衰而心之善則有可取他涇濁之沚也但夫之安于新昏不以我之德爲潔而與之故雖可取而不見取耳然彼雖不我與而我豈能忘其家哉我所居之處所行之事猶有當爲者焉然此時我不能不念也乃我猶念之而無得逝我之梁發我之笱焉然此時我不忍遽忘之情耳今我身且不見容彼又何暇恤哉

主意四句分上喻己有可取而不見取下喻己有所禁而不能禁此就去後言首二句言己之心有可取處下二句原其不見取于夫之故毋逝二句是暗比以戒新婚我躬不閱二句是自揣之詞言我去後則任彼居之行之矣須記小大本章無字與此二毋字各別此事字泛說家事言不說治家勤勞之事雖見棄而猶不忘其家見忠厚也

就其深矣 婦人既棄我矣而我之德音豈可以終忘乎我之治家事也彼深而水者就其深矣則方舟以渡之就其淺矣則泳游以渡之蓋不計其淺深而必以濟之深而求其必濟如此也況家道有何有無有時而有亦有時而亡也我則不計其何者爲有何者爲無惟黽勉以求之有固求也而必以繼其有亡亦求也而必以濟其亡所以盡心竭力者蓋無所不至矣至于凡民有喪則又匍匐以救之補其不足助其不給而所以待鄰里鄉黨者又無不盡其道矣此正德音之莫違而可與爾同死者也豈有可棄之道哉

唱然而根決絕之詞曰豈若此詩云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雖遭放棄而尤反顧其家念不已乃知國風優游忠厚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

○輔氏曰婦人無外事以勤家睦鄰爲德而已此可見其勤而不怨

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渭濁涇清貌沚水渚也屑潔以與逝之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爲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爲潔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笱以比欲戒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此以上四句與小弁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舟叶之由反 游叶云俱反 喪叶平聲 匍音蒲 匐蒲北反 救叶居尤反

主意六句分上興其治家之勤下見其睦鄰之善重在治家上睦鄰乃治家中之一事特帶言之觀下章註只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可見與意在求之上隨水之淺深期于必渡與隨家之有無期于必成也匍匐只是急于救難之狀不是果然如此救者如周急扶病之類首章所謂德音二章所謂必之可取者首章所謂我德皆于此章見之婦人備言及此正見其可取而無可棄之道也

增此是自反無闕之意以見己無可以見棄之道與栢舟三章同意

不我能慉 反我之治家勤勞如此是宜慉我以終身也今也不我能慉則亦已矣而反以我爲仇讎不已甚乎所以然者何哉蓋人之變情皆本于心惟其心既相拒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是皆其夫困之時我至於如此則今日之情絶矣故念昔者與爾相與爲生之時惟恐其生理窮盡而皆至於顛覆此所以何有何無而黽勉求之也今也家道有成而既生既育宜其感念之不忘矣乃反比予于毒而棄之可與同困窮而不可與共安樂是誠何心哉

主意四句分上言已有可取而不見取下言已無可棄而反見棄首二句是不見取既阻二句推其所以不見取之故重心上既阻我德是以菲葑之根而并棄其莖之美以涇水之濁而并棄其湜湜之清也皆川句重發正意上售賈物出手也循諺云賣去也賈以有物而人不曾買故不得賣去也如已有善而不肯取故空有善在昔育恐句即治家不計有無時事惟恐不能保生意比予于毒即反以爲仇意黽雖相保安樂相違可怨也

增賈是交易曰賈用不售是以正言而賈只帶說方是賦體之售是賈出手也不見取如賈物之不售末句毒字下用最怖惡夫之情至是益迫矣

我有旨蓄 旨我之善以不見棄者其但如此而已乎彼我不見棄必留而聚之者正蓄欲以禦冬月無菜之時至于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也其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矣且當其未棄之先當禦我

〇毒毒藥也病者於不遂生之時不得已而用毒藥既遂生之後更服則傷元氣故輒棄去故曰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〇洸潰[illegible]氏曰洸水涌也其勇如水涌水

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〇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強以求之又周卹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〇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市周反〕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賦也慉養阻卻鞫窮也〇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爲仇讎惟其心既拒卻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爲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鞫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〇我有旨蓄亦

以洸潰之怒加我以勤勞之事力之所不堪者皆盡遺於我而有所不恤也矣今日之潰固如此矣曾不思昔者我之來息時相待意隗厚亦循如兄如弟今有如今日之潰者乎享乎昔而傳乎今豈能安以何情乎哉夫婦以當日貞淑之言而遽變之厚之情然於言詞之表亦可謂直而失顛以色意難之舒之涕至此哉

〔主意〕四句分上與其同乎苦而棄予樂下言今之厲不如昔之厚無非深怨之旨首二句與下二句俱他與不同蓋自陳其事以起興似賦而實興也註中至于春食則不食之詞至于安樂則棄之正與首之恒慮者有洸言其無和平之氣也有潰言其無好合之情也詩雖註所謂勤勞之事非上文平日治家之勤勞乃將棄時故意委以勤勞艱難之事令彼處之不能而後棄之也此正是他蕭條求疵正求嫁止息之時註接禮之厚合在未息內用註追言其始之厚傾見今之不然故曰怨之深也

〔四〕句上三曰首二句雖着我有二字然亦大概語非究事也不必拘與意若說某前賦体矣○末二句從以初嫁取憐之事不獨情是妻絕亦有勸新婦意

〔式微〕二章各首二句分上是勸君之歸下言已之爲君而見困亦重勸歸

〔首章〕之意通章非怨詞增頁和於臣陳大義以勸君有洸戈待且之意

舊說以爲黎侯失国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君與國相爲存亡臣與君相爲言若此以示黎遷之意念宗之存宗廟失守社稷丘墟衰微甚矣胡乃不歸以圖光復之謀乎且我之所以暴露而不辭勞辱以此者正爲君故耳使非以君之故則爲有中露之辰而無所庇哉

上首合下章式微謂衰之甚寓寄于他國便見是歸字就與復上節

之潰者其勢子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稱潰

○末二句講言昔者來暨之初春往衛隆惟恐耦君心而武怒之不加惟於無倦惟豫雖君身而勞逮之不接亦有如兄如弟意

○接物俱爲狄所逐棄其国而寓于衛衛與黎接境而衛不撫非惟失時乃回嗜之

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賦也洸武貌潰怒色也肄勞塈息也○又言我之所以蓄美菜者蓋欲以御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御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沾濡之辱而無

是勸其君歸國以為興起自奮之計。三章露泥中是著求字眼以見其無所
庇覆而且承救非真處於泥中也亦略有譬字意

二章 胡乃不虞以自振其微而寄食於衛不自我之所以其微甚矣
亦為有故其使明以君之故胡為乎泥中之難而不見救哉夫主憂臣辱
在臣子既以效忠而光復舊物之圖在吾君亦可以自奮矣胡為久居於此而
不歸哉

〔增〕式微不止失國如下篇流離瑣尾伯兮不振之狀○按末二句微之
非怨之也○黎子姓侯爵名未詳衛之附庸之國為狄所滅故寓於衛後晉
去五年晉景略狄土立黎侯今山西潞安府黎縣有故黎侯城

旄丘全旨 此詩或因次章註中有因上章字三章有久自言字欲在次首截上
為托興望救之意而推其故下為微諷不救之意而專責其詞然觀首
章其詞緩次章其詞婉三章其詞諷四章其詞直須會其相承說去此依疏
義說

〔增〕旄丘與同何乃一篇之大旨首章感物而怪之次章設詞而度之三章以
不圖心諷之末章以不聞塞責之答答相承人情由出本答衛君而但斥其
臣亦詩人立言之善也

首章 久寓於衛因感時物之變乃托興而言曰夫人不能無感變之
日君子不可無存恤之而始至於衛也葛之始生其節猶疏漸密漸遠而
節也今觀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時物既變則我之在衛已久而望救之情
亦切矣叔伯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乎此吾之所未喻也
去首章有二何分此節時物之變也久與衛侯之救也緩只取二何字相應元
覽云末句勿作疑問之詞只說望之切意亦有味

何其章 安我黎不幸為狄所逐而所望者衛有可依也今何日之多而不見
救則安處矣作其安處於彼而不救乎言者非力不能與他國而俱

道錫亦是云斷寓矣其後衛為狄所滅寄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顧衛之德齊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為最切○輔氏曰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望之辭切而其辭益緩真可見其溫柔敦厚之情也

所依爲衛也○舊說以爲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爲而辱於此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疏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

救耳。不然，胡因有急難在其身而遲遲也。胡為是之處而歷日之多而不見救，亦已久矣。何其久居於此而不來，乃其意者時事相妨，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不然，四鄰有難，豈其不容緩也。胡為是之久耶。

主意：此章述衛臣不救之故。一何其何望之之詞也，二必有何度其故也。處與久俱本上何多日句說，來俱處援上時言。久則自寓衛以至今日言。此兩疑其辭，尚未有諷意。

情與則疑其求救於他國，以則疑其處在於本國，皆設為料度之辭，明明謂非此兩端，決無不救之理也。衛之情蓋至是益窮矣。

狐裘章　夫我寄在衛且久，狐裘之服且蒙戎而敝矣。夫久而衛不救，豈我之車不東告於衛耶。但叔伯諸臣不與我同，故告之而雖至而彼之安處多日，衛故也。豈直與國之俱來而他為之未暇也。

主意：首句分上是務已寓衛之久，下微示諷之意。不與已同心，謂我有亡國之痛，而彼無憫恤之意；我有恢復之念，而彼無扶救之心。是已觀註諷切二字極有意，蓋明言其心之不同，卑雖則辭非直責之，而已微措之矣。此見叔伯之不來，乃以此靡同之故耳，非真有所與也，有所以也。增以寄久之苦告援之急，而終闡其今衛之無可解。

瑣兮章　夫我黎君臣當此播遷之秋，瑣細尾末，勢不能以自振，分不能以自強。瑣兮流離至此，亦可傷矣。有人心者，當不待此之悔告以救一方之人也。而叔伯諸臣乃褎如充耳而無聞，雖視其衰而不為之恤焉，何其心之忍哉。夫黎之臣子當流離患難之際，而其言之若此，而不追。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主意：首二句分上言己寓衛之勢，後下卓責衛之不救也。瑣尾者君失其尊，臣失其卑，氣勢多縱微而不振，威望尾末而不張也。流離者君臣失其國家而漂散，播于他邦也。然二句意自貴言，氣勢之細末者乃流離漂散之子也。瑣尾必在流離上見，盛形容流離之狀，乃塞耳無聞，不聞其流離瑣尾也。勿作盛言前說增率；充耳言頑然無不動心，殊非是。塞耳之人乃勿

○按魯公十七年，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是隨傳云：凡伯，王臣也，聖在衛也。戎得伐之以歸，是衛從先王之宮而無君處也。故雖在境於國風衛序，能修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有由然矣。

增流離本

叶巢里反

也必有以也。（叶養里反）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叶徒紅反）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言客久而裘敝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憒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之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叶奬里反）叔兮伯兮，褎如充耳。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褎，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

矣然不救也猶有激其衣袂者矣

簡兮首章 上三章是歷敘其所負之偉末章是提言其所思之遠正以見志也上三章分疊相承說去俱以舞為主只說自誇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發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是盛世之顯王而不責愛世之君此亦詩人忠厚之旨也賢者仕于伶官舞籥能飲離不覺不懷自家開口說個簡字詞意直標刺儆隱而意則伏在末章

簡兮首章 以賢者不得志云云三句虛形於言曰君子之仕於世也位高則責重任大則政務劇勢固難以自如矣今我執伶官之役政焉不勝言責何足以累我者但見輕且自如簡兮簡兮而已然伶官之職所司者舞我也將此萬舞先矣故我所謂舞者我之所能也而身何在日當其日之方中在夫前上之處于此而躬兆焉徐子此而風偕倜儻然蓋有以自樂自之觀聽而顯我之能矣

（主意）首二句分上言遭意于所執之事下玄其所當之處也猶云簡兮簡兮官簡易以舞有脫略乎形迹之外不拘拘于繩檢之意不甚分意其勿露猶言執官也日之方中二句一串但言明顯之處不可以時與地平看前上於前則上矣

碩人俁俁章 才能全賴此也以我碩人之俁俁然之體立于上而為萬舞之時于之處彼則見到即欲試皆宜固無有如我之能舞者矣且也有力如虎執彼御焉無不備如此又執有如我之能御者乎是我之才

（主意）首二句分上連說言舞之善下亦連說言御之善然須上下相承合看益舞是其本職而御則帶說之方見才之無所不備

左手章 其才既備矣常宜王者時而在伶官輒我也奈此又舞以左手執籥以右手則秉翟而舞焉之容若於頰色之間赫然克然有如

鳥名即梟也關西人謂之流離又好而長醜是則廣散故以為冬也耳瑱也頭所以塞耳○鄭氏曰黃帝時伶伯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號樂官為伶官○劉氏曰既能樂舞又善御馬亦將上章之自與其自嘲也

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備之諸臣褎然如充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辭焉流離鳥也離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入亦可知矣

簡兮四章章四句 說同上篇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賦也碩大也俁俁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為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左手執

之舊所時也公嘗其能行夫獻工之禮而錫我以爵亦一時之榮乎視台何且榮也盍圖我之有如是耶

〔主意〕三句分上與才貌之美下誇其爵賚之榮也舞就執籥時言執籥秉翟乃萬舞中之一舞凡舞者皆以舞准舞時顏色之充盛則爲可嘉也蓋技藝有得遑無所愧怍而見顏色充盛者如此錫爵工告樂備主人獻工所以勞之也主人乃宰夫也掌賓客之獻飲食者獻爵雖主人而錫之則自上故云公言錫爵此句作詩人自言方見誇美是獻工乃勞賤之意反誇之以爲榮見誇所不足誇皆玩世不恭之意

增禮書籥所以爲聲翟所以爲容聲由陽來故執籥於左文由陰作故秉翟於右○儀禮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鄭玄註云左瑟便其右一人工之長者也獻工工不興一人拜衆工不拜但賤不偹禮之意

〔山有章〕以我之所事雖微而我之所思則遠故山則有榛矣隰則有苓矣我之所思乃果誰其人乎西方之美人兮僅今絶爲天下之英顯今斷人爲所思之○彼我之所思實其人也使斯人而相去不遠則相與有攀言之思猶可以自慰也夫何彼美人兮乃西方之人兮道阻且長邈近無期矣心思雖切亦其奈之何哉夫以所不能自致而有玩世之意以美人爲念而有思古之情其亦自鳴其不遇者矣

〔主意〕四句分上與所思有其人下嘆其遠而難見也興意即山隰之有所産興己之有所思也美人大約就儀容聞望上說不曰君而曰美人不曰時遠而曰地遠皆託言也蓋彼二句本言生不逢時却以地不相值言者是以遠不得見爲恨也王盛時雖生乃詩公言外意不可用出文武成康但所思在此亦是當世人君無有可其意者矣此章乃見不恭之情實

增妾我兒曰美人對錫爵之公看西方對在前上處者見得惟美人西不能把持而但西所以空爲舞下公庭我云西方此身竟猶在萬舞公

以竹爲籥長三尺執之以舞非作樂也

○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與此章起興之例同離騷經曰思美人之遲暮註云言美好之婦人蓋託詞而寄意於君也玩此則美人已無他說但至可著衆耳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賚予之親洽爲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嘆不得生同其時

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烈哉悉典論得令蓄○程鄉文[illegible]意不在高山意不在閒[illegible]為

志在原隰飲公之酒勸酒可以當歌皆公之庭遙望可以當歸也豈伊不懷

懷于楊柳豈仍不悲非非于其首見美人兮未敢言人所歌雖天必從之也人

不言兮出不辭頌人乃脈脈不復語矣倘悵悲涼寫盡傲色○萬授一曰西

方不寫以何方美人不寫以何人詩人下語含蓄蘊婉妙正不得以豐鎬文武

鑿之

泉水全旨 此詩衛女既知義不可歸但懷思之情不能已故作此以自道非眞欲歸而謀之人也全詩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意析言之則首三章是思衛而審其不可歸末章是思衛而遣其不得歸情意各章俱有先出于思慮處皆是情出于計處皆是義

前此詩衛女意亦明知義不可歸而曰中却只謀歸惟不瑕有害一句微露疑意然到底不曾說明一句義不可歸也首章曰不思何最重末章悠悠之思正與首章相應

首章 衛女嫁於諸侯云云故作此詩意謂天下有不容已之情尤有不可甚[illegible]者彼泉水亦流于淇為衛之[illegible]則亦[illegible]日而不思矣[illegible]諸姬而與之謀歸衛之計果可以歸乎抑不可以歸乎庶參論之公而得其情義之常也可矣

主意四句分上是興也下因審歸衛之計也泉水流衛不易首也女之思衛不忘其懷此即事起興也有懷只以歸衛還他此時父母既沒亦歸寧于兄弟耳諸姬包下諸姑伯姊謀字從說下三章正所謀之實亂謀字與下二章之謀皆是疑其不可往而謀之以決行止乃謀其可歸不可歸非謂謀何策可以歸也謀乃本心之意且偶說吉義上亦字與靡字聊字有深味卻與之謀亦知其終不得遂而且寬其思人之情也

○輔氏曰讀首四句便可見其思歸之心藝與泉水日流於衛而不息此興之中說得好看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舊說三章章六句今從定○張子曰為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方朔似之

毖音秘**彼泉水亦流于淇**叶渠之反**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叶新齎反**孌彼諸姬聊與之謀**叶謨悲反○興也毖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孌好貌諸姬謂姪娣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毖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

出宿章夫謀之何如蓋我向自衛而來嫁也出宿則于泲矣飲餞則于禰矣女子于此時而有行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已沒而復可歸哉于是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焉稽之衆論而察其義之可否云耳豈敢以自決乎

主意此是追言來嫁時事而謀其歸之可否重在不可歸上蓋惟知其不可歸故謀之也遠父母兄弟重父母上曰遠父母兄弟并下章曰不瑕有害則已知其義之不可特謀之以質其疑耳諸姑年長于我者伯姊年倚于我者

增來嫁之時不特遠其父母而并兄弟皆遠矣況今父母終而止有兄弟在也衛女不安于心正在此處已埋下不瑕有害根腳○遠父母兄弟下集傳雖補父母既終云云然須含蓄勿直露為妙○上章集註以諸姬為姪娣此章以諸姑伯姊即諸姬豈姑姊亦必從嫁耶姪娣從嫁其說出自公羊傳先儒亦疑焉嚴華谷論附會之說云以姑姊為姪娣則必無之理此朱子解經偶然之誤安成劉氏不察從而作註以為姑姊亦是大人行者非也蓋此章諸姑伯姊是亦衛女同來而嫁于他國者其思衛之心正與衛女同故欲就而問之杜預左傳註云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于姑姊正合此意

干言章我今若得歸也出宿則于干矣飲餞則于言矣載脂載舝還車而乘之以言邁則速至于衛矣其至衛之疾如此於此固甚願之但歸寧之禮本爲父母而行今父母既終而猶歸寧於義不有害乎我諸姑伯姊其爲我謀之可也

主意此是設言之辭曰得歸時事而謀其歸之可否亦重不可歸上干言是由來因歸衛時所經地也不可誤作衛地嚴氏曰載脂謂先以脂塗其舝其用在脂故曰載脂舝乃設舝于車其用在車故曰載舝此依朱註作兩下解極有理然作文只用脂其車亦足矣註中云如是當上出宿四句不過設言得歸則如此耳

增不瑕猶云得無也二云不瑕有害也歸寧其惟得無害于歸哉

○劉安成曰夫人之嫁必有姪娣二人為媵而同姓二國往媵之亦有姪娣皆謂之媵凡八人此所云諸姑伯姊豈八人之中亦有是人姑姊蓋行者乎

舝是車軸頭金也

如下兩章。○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叶獎里反

○賦也。泲，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禰，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沒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回旋也。旋其嫁

云亦不至于有害云爾只云自嫁之衛……氏曰言其至衛非有敗亂也
君寧而不許哉

我思章 夫既以于義則不敢歸矣必曲寫其情終不能以自已也彼肥泉衛地……之不忘矣……衛邑也而……須漕而我心之悠悠……之思歸者……情也其……不……出乎禮義也……以義而制情不以情而……衛女其賢乎……於是乎可及矣

全章四句分上是切思衛之情下因嘆其情之不得遂也肥泉須漕要父母兄弟亦上四句思重在不敢歸上與前篇目不思將與前子欲歸而思此是不得歸而思也末二句非真是欲衛其情之言乃因前謀不遂此心難忘而莫其無由寫也出遊完是寫字玩注安得與詩柄不得字相應須是不可乃絕望之詞

北門全旨 首章分上是言己仕于亂世因嘆其窮困而歸之于天下二章是言己勞于所事而窮困之極亦歸之于天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無淺深只平看增益重在君上蓋其見困之若皆君使然而歸之於天者正詩人微詞恭君無可訴不得已而歸之於天也

○鄭氏曰肥泉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嘆須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

來之車也遄疾臻至也瑕何也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故欲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

泉水四章章六句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

出自章 此衛之賢者處亂世云云。自北且天地之氣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日月出自北門，則背陽而向陰矣。我之所處所事猶是也，是以傷世道之不振。既衛之終窶而心之憂，此其殷殷憂然之意。之實，則猶可以自處也。今也既窶且貧焉而無以自給，其艱難可諧其實，而人皆莫知我之艱而恤之者。雖憂之亦無益也，吾已矣焉哉。安之天，日遇困之故，天實爲之。既出於天，則莫之爲而爲者，亦惟順天之命而已。其將謂之何哉。

增主意 此章上二句喻所事之非，而身亡已下是明所遭之窮而歸之天也。北門是暗，此不須補，此意詳用暗比甚多，方略屬于已，隨使窮人之窮不可以爲比而發明。言之孔氏曰：言出自北門，皆背陽向陰而行，猶居亂世而向暗君而仕也。○遭之不偶，所以憂心殷殷。終窶者無財可以爲禮而交際之備缺；貧者無財可以自給而衣食之計窮。但言其貧窶，則不見知于君可知矣。其計利祿也難門。貧窶[illegible]真知之所指者，于內天實是爲之而不[illegible]，遂不敢北門遭已焉哉謂之何哉，皆自安之詞。

二章 然我之困窮不止此也。王命之事既適我矣，國之政事又一切埤益于我。其勢如此，且又貧窶之甚，室人至無以自安，及我入自外，乃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傷哉過也，亦已焉哉。誠以我之窮困，天實爲之也。分定於天，吾亦安之耳矣。其將謂之何哉。

三章 大王命之事既敦迫于我矣，國之政事又一切埤益于我。其勢如此，且又窶貧之甚，室人至無以自安，及我入自外，乃交徧摧我，則其困于內外極矣。傷哉過也，亦已焉哉。誠以我之困窮，天實爲之，分定于天，吾亦聽之而已。其將謂之何哉。安常處順，無所怨天尤人之意。北門之賢者，可謂善于處困矣。彼其所以困之者，果誰之咎哉。

增主意 此二章各上四句言困于內外，下是安之于天也。王事是天子之事，如何宜征伐、聘問之類；政事是本國之事，如錢穀、甲兵、刑獄之類。適我，到我身也；敦我，敦迫我身上，不顧恤也。埤益、遺我，轉移我事之也。此以困于外

○范華陽曰：閼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王于衰世，則室家自見而有不知其心者。○我齋曰：王事政事，是世亂君暗之故；室人交徧讁我，是以窶且貧之故。

我艱。叶居銀反 已焉哉。叶將黎反，下同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爲禮也。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歎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讁，竹革反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爲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讁，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勢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去聲，叶夷回反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摧，祖回反 已

言室人指一家父母兄弟妻子之屬盡入而責臣交徧事而責臣分
讁者言其俗不能義權則摧折沮抑揉踐其所為矣此以困于內言臣焉哉
三句是總承上兩項說○王事政事皆瑣屑不切非常職所當任者獨以適
我益我亦可見危亂將至攜手同歸勸無共事之人矣

北風全旨 此詩三章俱一意當歸重見幾去亂一邊不可泥末章註以貫賤對看

增通詩是庶人喻國家危亡之有象而同友去亂之速也風雪狐烏非真有此事特借風雪以言寂慘之狀借狐烏以言不祥之徵亦有天道發于上物類繪于下之意此時尚未至于危亂先有此氣象矣若真是危亂則無可去之義而去亦不得謂見幾而作也○此詩三章亦俱暗比

首章 此相感是亂之詩也蓋曰天下之治亂莫不自先見之幾而君子之處世有見幾之明以全身之哲言之北風其涼象之寒也不可勝安雨雪其雱象之陳也不可勝矣然則國家危亂將在而氣象之慘傢亦借風之涼雪之雱也危亂則可以去矣於是乃扶攜手以同行焉蓋見行也非可以容徐為也當亟求此而亟去矣苟去有不亟安知禍之不我逮耶

增士意說綱慘慘國事變衰所見無非不好的景象此意非指一物而言但不必明於政說所謂暗比也携手同行見群然欲去非止二人是未然之事據心中欲如此也見字且係似有春國之音其亟只且則決為去計矣蓋欲留者其本心欲去者不得已也○慶源輔氏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不忘故舊之石也其虛且徐既亟只且見幾而作之智也

○朱子曰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大此是兩同車遂生出此論殊不可以上二章為賤者避亂末一章為貴者避

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遺加擁沮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衞之忠臣至於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 音滂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叶戶郎反 其虛其邪 音徐 既亟只且 音疽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

二章不特此也北風其喈而有急疾之聲矣雨雪其霏而有分散之狀矣然則亂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亦猶風之喈雪之霏也危亂則可以去矣子之於我舊有交好之情而其攜手以同歸焉然是行也豈可以虛徐爲也當乘此而亟去矣苟去有不亟恐知禍之不我及也

增王意參山謝氏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于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于雱矣言禍害愈甚也

莫赤三章且今日之所見者皆狐也無有赤而匪狐者凡黑者皆烏也無有黑而匪烏者夫狐烏旣不祥之物今國家危亂所見無非此物是將亡之機也而顧可以不去乎于時欲與相好之人而攜手以同車焉然去之容以少緩乎我所以其前可以虛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亟而去不可以不速矣夫知亂之將至而欲與同好速于去亂如此亦可謂見幾而作矣獨惜賢者之盡去而衛之終不可爲也

增王意此詩即狐烏之不祥以比所見之物皆如狐烏之不祥有狐媚譎詐烏合爲害之象亦皆以喻其危亂之兆非謂所見者即狐與烏也舊說亦去未詳只想像其時蓋必有在位而隱去者非既與賤者同行又與貴者同車也○其虛二字須玩見觸目皆是○黃維章曰麒麟不見於郊而猛獸交道於國凡歸而走者皆狐也鳳凰不鳴於庭而惡聲相接於境凡飄而飛者皆烏也如此體貼方得其題意同行意欲去也同歸之去不復返也同車則就路而終不顧矣

靜女全篇首一章是未見而望之至下二章是既見而贈之厚靜女時淫奔者相稱美之詞非真閒雅也

增未見而思既見而贈乃得所贈而悅其人又因悅其人而美其贈無非㛹轉愛戀之意曰俟于城隅不止淫于家矣曰自牧歸荑于野外矣

首章此淫奔期會之詩也意謂男女淫奔之人也女而稱靜美矣如也

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氣象也觀此則泛指將亡之妖孽如日月薄蝕山川崩竭之類說爲是聯說多從疏義就不良之人不善之政不美之俗爲說此就人事之失上言只當就讒諂便媚之人言庶得之

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鵶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

城隅欲一見之爲快也何美人之愛矣而不得則見使我搔首長
望欲行也而疑於求欲止也而疑於不求故踟躕然者矣其如此情此時何哉
增註曰此章上二句言靜女俟己以赴其約下言未見而切于情也靜註訓
閑雅之意以能度言搔首仰望之狀踟躕者既前而復却方退而後進蓋猶
其或至而難決于行也○廬陵歐陽氏曰衛俗淫亂雖靜雅之女且然則
其他可知是又以女爲果然閑雅亦妙乃愈見俗
之淫也

○孌言未嘗而女且至矣相見而且贈我何煩色之好也以是女而使我得
之喜其情之尤甚也已其愛矣且貽我以形管以結殷勤之意焉夫是彤管也
然亦必之可美者也是以既得此物又悅懌此女之美而
喻其不忘於望外也今子今如此何哉
增註曰此與下章說要見時說上二句言靜女贈己之厚下是愛其物又愛
其人也猶姝也言其色之美
○言靜女自牧而歸荑以結殷勤之意其物爲可美耳
物爲可美耳子敢不與彤管而共珍之哉
相悅而不知其可恥此則衛之政教淫僻不美甚矣
增註曰此章上二句言靜女所贈之美下因推其所以美也美其人因美其
物總是相愛之情溢于物外歸荑以此爲貽只是淫女偶以此相戲而
男子以爲貽耳

○歐陽氏曰古者鍼筆皆有管不知此是何物但彤是色之美者

○許東陽曰首章城隅未言自牧美蓋不特俟於城隅抑且相邀于野矣

踟音馳躕音廚○賦也靜者閑雅之意姝美色
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
也踟躕猶躑躅也此○靜女其孌貽我彤管
淫奔期會之詩也
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孌力轉反彤徒冬反煒于鬼反說音悅懌音亦女音汝○賦也孌好貌於
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
勤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
女之美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
美人之貽
荑徒兮反○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
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
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
且異然非此荑之爲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
其物亦
美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三章 此詩三章雖有賦興之別，要得言所得非所求意。容安之矣。所
配上刺宣公之瀆倫也

首章 舊說以為衛宣公云云，國人惡之而作此詩，意謂不可解，為男女之倫。可起我乃婚姻之禮，況以君尊居民上，而可以戒乎我衛國。邪甚矣。宣公作
新臺于河上，此新臺之制則此次其鮮明，河水之流則瀰瀰然其盛。宣公自是臺
固美矣，而所在是臺者何哉。所以要齊女也。其是齊女也，思配於伋，以燕婉之好，以
燕婉之求也，而反得此籧篨之人焉。豈其初意哉。所得非所求，其醜惡之
甚多矣。

〔增〕毛氏三山李氏曰：新臺臨河，今濬州遺址尚存。○吉甫章曰：新臺者，宣公所
作，臺在也。謂之新者，謂所偶自宣公始也。○許謙士曰：昔衛宣公作臺于河上而要齊
女也。言昔衛宣公為伋娶於齊而美，是宣公乃作新臺以迎之，至時言之耳。○劉上
玉曰：不斥宣公，指人言，魏不集傳不忍言其病，不已也，可見不鮮多也。
備言其醜疾之多也。

次章 言新臺之上，其高峻則洒然，河水則浼浼然平，是臺之高固美矣，而宋是臺者何哉。所以迎齊女也。方是
齊女也，思偶于伋，亦以燕婉之求也，而反得此醜惡不殄之人焉，豈其
初心哉。所得非所求，其醜惡之至甚矣。

〔增〕曰：此曰洒，皆從水，蓋此篇水中臺形鮮明之貌。洒謂水北之中見其臺之
高峻也。

末章 設魚網之本以求魚也，而鴻則離之，所得非所求矣。況齊女之求嫁本
欲得其燕婉之好也，而反得此戚施不能仰之人焉，則所求者未之得，而所
得者非所求矣。又豈其本心也哉。此賦新臺之詩以指其事，謂遭此戚施之病，
以形其醜，論人之刺惡可謂深矣，要之以刺戒宣公故。

〔增〕此以設魚網而得鴻，與求燕婉而得戚施，其醜惡亂倫，故以惡疾比之。
見其備有醜耳。○王雪山曰：[illegible]戚施之醜者。

○謝疊山曰：淫亂至此乃
非有此疾，宣公
國人惡其
無禮義，故
人倫，故以
惡疾目之。
既無人道，
亦非人矣，
也不能俯，
皆惡疾之
疾，然不能
仰者戚施
之疾，詩非
于此取義
也。
○今按詩
以新臺次
靜女，見衛
國淫亂之
俗皆自宣
公啟之。後
世宋伍宗
時海口
欲遺新臺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賦也。泚，鮮明也。瀰瀰，盛也。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囷，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賦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興也。鴻，鴈之大者。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

二子乘舟首章言思之而心有憂下章思之而心有疑憂之疑之皆是國人思念之情此詩已知二子之一被害猶不明言者為君諱也然其詞隱而彰矣況二子之一事國人寔深傷之詩人不言其他但想其去時光景而憐念哀

首章言思念之情且見國人傷二子作也言天下之父子兄弟不測之中而不知所以然者二子既有此矣誠以我心之乘舟以如齊也一則以天倫為重一則以心為重上下汎汎然其影之去而已矣是何也從公命者為孝見者為弟乃二子之所為也二子死生存亡之際於此而此心之所甚慕而不能忘者其如二子何也

證此章是言憂其去之憂其往而見其逝也曰景言其去之影也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見其影欲救之而不可得是以思之甚切汎汎其景見其所往之河也影與波光上下有顯有隱惜之也此舟一逝而其影不可復見矣

第二章 又言二子之乘舟汎汎而逝其往而不返矣我國人傷二子之死以無罪而不免於害也爭死以相讓而不免於俱死可悲也不然於言之期可指日而待也何其久而不歸耶其有不測之禍以殉

○陳定宇曰二子之死明矣猶有疑詞而不盡言以彰君之惡詩人之厚也

○慶源輔氏曰景水所謂言是我此

台宗謂學人刪詩義存勸戒不著首尾可謂得古人垂訓之意者

所謂古害身也

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放此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為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逝往也不瑕疑

衛莊公之殺伋壽骨肉之禍而付盜賊之手悲哉宣公可謂無人心矣而詩人猶終不
斥言其死以事君親無非以殺傷之切而不忍于言矣乎
「瑕王意不日行而曰逝見一去不復返故未嘗采以有害君曰前有以而不
知後有譏而不覺竊爲二子危之矣但不明言其死甚悲傷之極不忍言耳
非但爲君諱故也○此章是以歸其不歸疑者是其已見殺也一下先往吾
已殺之二子繼往吾既殺之意者四詠而不知逝哉不免于害于二章之末
何害句有傷悲傷切之意

鄘之四

柏舟共姜二章一章各上五句是自表其貞一之志下欲母之不諒其志也○柏舟
共姜者守一醮不改之義也○舊舊其所守也共姜婦人從夫諡姜姓
也

首章○衛世子共伯云云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汎彼柏舟則在彼中河而有定在矣然則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
柏舟則在彼中河而有定在矣然則影然而兩髦之人實維我之儀而有定
今夫既爲我之定配則不可以死亡易其心而可以盜其改節之誓也
遂之心是也○之可以死亡易心而無他
我家百之故如天之極頓無我而有他焉何不諒我之心而欲移之乎

○衛伯共伯衛僖公世子名餘共伯字以諡伯字以不稱其爵未成君故
伍氏傍云說共父母
之所嫁

詳義見泉水此則見
其不歸而嫁之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鄘一之四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髧髮垂貌兩髦者剪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

首章五句分上節已有定配而致其誓下節要說有深恩而昧其心此以舟在之則共姜
河中而無他適興己有定配而無他志也首五句止以之死句方發帝上意仍在本國
也髧彼兩髦五字只言其人故借之以明指共伯也此句乃實敘當與共伯
同髧首頭合將之也髦者首爲儀髦象乎囟之兩旁故曰兩髦也古者子生三不成留或
月剪胎髮爲鬌帶之子首長則加于冠弁父母而以爲飾示不忘父母主者然而未有
之恩也父死脫左母死脫右父母死俱脫此時共伯父母俱存自兩髦之飾耳
故以兩髦指之也實維我儀首字更有無移一定不可改易意蓋一日之訂
百歲之約也之死句其實自一呈雖至於死無二志也見其節之堅亦示後日
不早虞其毋也二句重說上說我心正與無他也心之心相應不諒只是不
信不可說爲蓋母之欲嫁共姜不過是惑于愛而慮其終耳今共姜自無
之意如此則毋之意可解而慮其何不終自矣

〇之死矢靡它不聽無慝心共姜守節無二心故曰柏舟爲此篇之首

二章之旨亦同髧彼柏舟則在彼河側而有定處矣然則髧彼兩髦者其至之兩髦實維我特
矢之死靡慝四句只是前四句之意四則停亡不易其心也不移其操
至子死誓無二心也見其節之堅也此又我心之也使既不諒我之心何其不諒我也
但母也何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欲使我而有他其不諒乎
心而欲奪之志我心雖不見諒於母而求之所以自諒者其天地鬼神鑒之在
上節之在倒字不可得而奪也此其義者皆矣哉
〔主意同上朱子曰特有孤特之意而訓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
亂也慝邪也守義乃婦人之正道改志則爲邪矣〕

牆有茨　三章一意皆婉言以刺宣姜之惡也及宣姜俱四句分上是興其不可
首章上二句興下二句言宣姜之非雖其所以不可言也
首是及始無道其詩人作此以刺之言曰夫人皆有羞惡之心人吾觀下
是及始無道其醜有矣彼牆而有茨猶昭在人目也顧欲掃而去之則有
所不可矣宣姜本詒欲於此晦曙之中而爲之醜事之言誠不可得而道者矣何以不可

後母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稱也儀匹
之至矣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〇舊說
以爲衞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
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
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
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
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〇汎彼柏舟在彼
河側叶莊力反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叶他力反母
也天只不諒人只賦也側旁也特亦匹也慝邪也以是爲慝則其絕之甚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不可埽也叶蘇后反中冓之言不可道也
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叶徒厚反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

道也所可道者皆淫亂之事也言之適為醜惡者也道之則適以汙其口如之何其可道哉

二章三章講同

○左傳閔公二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惠公朔也昭伯宣公之長庶子伋之兄也以下淫上曰烝

三備鄭以中冓為舍之交積材木也道言也醜惡也○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

君子偕老 此詩總是刺宣姜之辭。首章是詳宣姜服容之盛以刺之，二章其詞直，三章其詞疑。夫人德服之相稱以刺之下

緩詞次愈緩而意愈和，若不見其所謂刺者，而玩其詞想其意，則剴切刺之意愈嚴矣。

君子章 此刺宣姜之詩。言謂夫人有小君之貴，而國之母儀係焉。彼其所以事乎國者，必先有偕老之守，而圖容服之美，非所論也。今我夫人其殊乎……夫人與君偕老……是以……之德，故其祭服也……之飾其服之盛，固如此……安重也，如河之……廣也……之盛者，以偕老而服之也……不能偕老，又無德容，雖有副笄之飾，法度之服，亦未能稱，其不稱甚矣，云如之何哉。

主意云五句分上是泛言其服之所以盛，與其所以稱，下因以責之也。君子五句，首句提起下，皆相承說去。第二句言有是偕老之德，故有是服飾之盛，下三句亦根盛來，言有是德斯有是容以稱其服。此說與元吳氏湖南吉諸公互相發明，可從。蓋此詩雖為宣姜而發，然且泛言國君之夫人當如此，註當字作大段看，何嘗露入題，便若宣姜說。當案副者，編髮假作紒形，加于首上為祭服之首飾。笄者衡笄，以玉為之，即今之簪，乃垂于副之兩旁者，而笄之上加以六玉飾之，飾必以六，飾之盛也。象服即副笄六珈便是，或作泛言副笄亦在其中。

瑱 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猶若今步搖，服之以從王祭祀。又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笄長尺二寸，若今之簪，橫施于副所以固髮。一曰按毛傳以笄即衡笄一物也。追師云追衡笄，鄭註云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笄卷髮者，是以衡與笄為二物矣。顏師古云

○周禮王后之首服為副，注云副之為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祭統曰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副者，首之飾。笄，簪也，其端如鳥形……以玉加于笄以為飾，必六，故曰六珈也。

若知雖聞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珈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

衡垂于當耳笄橫于兩耳未詳誤以衡笄爲一云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此乃釋衡非釋笄也按此笄亦略本嚴華谷但華谷仍從毛傳與朱註合又不知何故○嚴氏同曰笄只一根若耳固無可加六珈之地或當因笄既垂而又有六珈之飾故云加珈于笄者言笄之外又有所加非飾加于笄上也當作三項看副一項笄一項六珈又一項勿混爲佳委佗句以動容言如山句形容委佗之狀見以輕佻者有別不相肖者之德求服以彰德故曰象服宜者言與德相宜不淑不可單言失身等語只反上委委佗佗等句方爲通得言云如之何言無肖者之德安享之儀於此服飾之盛何如乎亦乎不合乎調之使自愧也

玼兮[illegible]

之王忌七句分上述其服飾容貌之美下是致其驚怪之詞其之字皆宜委言翟衣言皆五色以偹王之亦以五爲采耳係之以統而皆互所以養醜也象揥疏云揥音剔若今之篦子然觀象揥所以揥髮也乃偏于身以偏則髮之場若也胡然二句本容服來說入所學見上祭權天帝以鬼而言易以邪說王字有有說云如天固可驚而不見大之妹如帝固可驚而非順帝之則亦有意

○六宮内司服王后之服褘衣一揄翟二闕翟三鞠衣四展衣五褖衣六三翟皆祭服褘衣皆五色皆偹曰暈翟皆五色皆偹曰揄翟衣畫揄翟畫揄闕翟刻而不畫此三翟之別也侯伯夫人揄翟子男夫人闕翟衛侯伯夫人當服揄翟天子五瑱諸侯以[illegible]是服之盛也且上章云以

○翟雉名曰刻曰彩畫則今之刺繡也以其文象翟羽故衣亦以翟名曰髢者髮少之不用非以此爲不潔也

○孔氏曰葛之精者曰絺其精尤細靡者曰縐言細而縐蹙○王肅疏曰夏則中衣之上加

叶去聲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也鬒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屑潔也髢髲也人少髮則以髢益之髮自美則不潔於髢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且語助辭皙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賦也瑳亦鮮盛貌展

而后之德有以稱此矣天之所以……

然美矣則衍夫人瑱帝玄然首飾如則一句本家服飾胡然有警惕意以爲此

天帝之神而偶見人世猶于虛無中渺渺忽忽若神仙之彷彿也勿以形

論〇王吉士曰以君夫人之尊而益稱其美何嘗非之羨其有傾二國之色正

欲其無媿一國之德也〇慶源輔氏曰此分二句言張之美也鬒髮一句言

質之美也玉之瑱也二句言飾之美也揚且之皙也一句言色之美也

瑳兮章 且分之各服以此故就神之服而言瑳兮瑳兮可見

服之美也此句就人之容而觀其瞻則視而清明而眉之上又極其寬廣者之

角又就其豐滿處分之美也以是服之以是容也而兼之以是服也信如此之人

焉色備二邦無異天帝之神而爲邦之媛者矣有是容服而德不足以稱之不

亦深可惜哉

主意六句分上言服飾容貌之盛下是嘆其人之美以寓刺之之意也上章

翟是祭服此章展是禮服亦象服中所有也蒙彼句言以展衣蒙于絺綌之

上也首節畧著當暑而衫絺綌然以之見君及賓客也二節前二句而子不人

以祭夫人以展衣蒙其上以存飲束之矩也清揚顏作三件說如二句串說

媛照首若色而粘服上講方有斟酌不可另作色上之美看入君子之德言猶俊

之德也

瑱之言不知鬒髮如雲與蒙彼縐絺以下正其服飾之盛鬒髮容貌之極佛大異于

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處〇徐徵弦曰夫人人奉宗廟則有所有從由見君臣答

則有展有蒙非不尊且敬也今宜委之不淑其何以對先君見羣臣而無愧

耶

桑中首章各四句分上是托言采物而興其所思之人下詳其期會送迎之情也以思字貫

君首禮有上加朝服即展衣也

〇華谷嚴氏曰此詩

唯延夫人服飾之盛

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

間有子之不淑一語

而諷刺之意已見

衣者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服也〇縐絺之蒙也

緣絺之總縐絺之展衣者宜展者之服也〇紲袢束縛也

以展衣蒙於縐絺而爲之紲袢所以自斂飭也

或曰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

之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顏角豐滿

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

君之德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

章八句〇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

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

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許谷淫風云云設此人自采唐期我者皆男女之欲以所同也而期我之所[illegible]
歟亦安能以忘情以彼男女之欲有[illegible]我則[illegible]
非爲禾麥而行也心有所屬[illegible]
也[illegible]謂所[illegible]也但見[illegible]
是後送我乎淇水之上矣其相[illegible]有如此者
淫亂之私肆行無忌[illegible]
矯矣也

[illegible]安成劉氏曰采唐采麥[illegible]欲適幽期者往往托名而托
以采[illegible]成劉氏曰[illegible]庸人[illegible]托言貴族以指所私之人非必當時實
有此[illegible]姓之女[illegible]蘇氏曰[illegible]則[illegible]言[illegible]而無禮也[illegible]則稱季
曰[illegible]知好禮也桑中之地乃其所期未到桑中則于上宮
要之既到桑中則于淇上送之[illegible]桑中[illegible]所[illegible]上宮[illegible]之[illegible]名始
適於[illegible]桑[illegible]于上宮[illegible]不多[illegible]文義以後說爲是○唐
[illegible]而附[illegible]物[illegible]合之象[illegible]日[illegible]秋不[illegible]冬不[illegible]三時在
外[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之家[illegible]物[illegible]長而先[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
其[illegible]也[illegible]日[illegible]淫曰[illegible]之言引也[illegible]
爲判○[illegible]何[illegible]孟姜孟弋孟庸乃[illegible]之詞而以爲世族在位相竊妻妾
恐未必然○期要送等情[illegible]詩云不信人言如[illegible]思[illegible]
情[illegible]分[illegible]此語[illegible]春秋之姒以穀作定弋姒弋
同一姓

桑中章講同

[illegible]沬衛邑朝歌也[illegible]地朝歌[illegible]河上有上宮[illegible]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沬，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沬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沬，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

美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音藏

桑中三章章七句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桑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鶉之奔奔

此詩二章俱以人不如物起興首章刺子頑次章刺宣姜之不善皆託爲惠公之言以刺之也

衛人刺宣姜與頑注云以刺之曰人之不可常有倫不可縱者欲也

程氏曰鶉鵲無良之言有感於彼物之各有偶者常相從乎其類也吾見其何然說從乎其類也吾見其彊彊然後有常四行則相從而不見其或亂夫鶉鵲一物之微而有定如此今此人也亂大倫之大倫雖上烝而不及予爲不亦逆論而不知無良取多鶉鵲之不如也而我乃爲兄何哉不可以爲兄而我以爲兄則亂我之義何其無羞惡之心也呼詩人所以刺之者亦甚矣

二章其詩同

西山眞氏曰鶉鵲各有常匹不亂其類頑與宣姜以母子而淫亂則人不如物矣此亦反興也謂鵲無常居而有常匹其性如淫雖相見必盛氣而鬪惡其亂匹也鶉傳枝而乃不以形接故曰鶉性不淫無以自淑絕大倫誠然上章惡切上烝不忌首下章惡切下淫不顧二詩見衛爲狄所滅之因故以定之方中繼之

○孔氏曰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爲母子而與之淫亂鶉鵲之不如而我反以爲兄也哉

鶉之奔奔音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叶虛王反○興也鶉鵪屬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爲兄何哉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叶居云反○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定之方中首章分上美賢君營建之不苟下是原其始終而詳言之首章正是
其始是未營建以前事末要其終是營建以後事此詩作於文公季年上二
章皆追言之耳

○此詩精神全在秉心塞淵一句蓋農桑固塞淵也即上經營諸役亦是此
心之實故全章皆事一心字○首言其營建而及農桑之謀次言慎于
立國之事末則推其立心之實而成富庶之效也

定之方中衞為狄所滅[illegible]美之[illegible]

○安城劉氏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illegible]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言也

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之或切言之

言之略者亦所以惡也切言之者

亦所以見也衞宣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

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

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

詩載此篇以見衞為狄所滅之因也故

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

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

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

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

失聖經之旨矣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illegible]

正民力可用之時也于是揆[illegible]營[illegible]作宮[illegible]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而營[illegible]遂作爲宮且於草[illegible]之[illegible]爲久遠之圖[illegible]椅桐梓漆之木將使後有成也將使要用取之[illegible]營建之務而[illegible]有所備也定以爲琴瑟之用而又有所備也夫一營建之務而綜理之周何如哉

（上章四句分上言揆于營建之務下言預爲禮樂之用重營建上不可與種植並看蓋因營建而種植也首四句雖有天時地勢之宜然順天時以審地勢協謀卜不可把揆日又爲營宮以後事也揆日用臬樹在營建中謂朝測日出于東臬影倒于西暮則日入于西臬影倒于東以揆正之而東西之方向方一時並營串說下去二作字俱以創始言之宮與室只是一般故註以爲定矣午則日行正南而臬影倒于北以揆正之而南北之方向定矣樹之三句言其預為禮樂之用見文公得正國之本也總見營建之務無一事之不預意

營建大務不拘天時則殘創之民不堪俱非時之役不審地勢則弗見之規不足垂久遠之計○文公與民休息豈不欲遂其成功必俟定星方中可用民力始作楚宮其作之也又必揆之以日下正方向即此便想見能愛民重農的意思種植榛栗營建不在種植亦營建中事也爰伐琴瑟只曰琴瑟必取諸此只是言異日可伐以爲琴瑟耳今人皆以貫說豈又以爲作禮樂玩詩意只開闊說猶未嘗有此○杜註楚丘在滑縣武城縣西南濮陽今充州府曹州曹縣○本草註椅有四種惟白桐可斲琴瑟三枚開白花不結子梓似桐而葉小花紫漆樹高二三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子似[illegible]皮開以竹筒盛之汁滴成漆

升彼虛矣我公營建如此而未營之先當有以爲之啓升彼故城以望楚丘之形勢而旁邑之堂亦望之焉彼所欲以正楚丘之方向而高丘之京亦正焉而又降觀于桑以察其土宜之如何植之於神以決其吉凶之何如夫始

[illegible]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向明故方月冬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正中因記此星為每歲營作之候

○劉氏曰字起又望室者想大勢在此雖室固而作彼則缺略惟南望之則彼此皆完固矣景山又得宗若楚方向在此雖正

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也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實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梓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之材也爰於也○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此章[illegible]）○升彼虛（音墟叶起呂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叶居良反）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叶[illegible]）賦也虛故城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

而助吉以觀卜國欲求得其善也及至於終則果獲其善焉是矣形勢之勝名為都
曾之節可以光前可以裕後而社稷靈長實賴之矣是建宮未作之前其基
之不吉也如此

一志首未何分上是周其謀于始下是獲其善于終也升虛以望楚丘與堂邑
覽之一國之形勢也景山與京正一國之方面也景字與上章不同上是正宮
室方面此是先正一國方向桑者民生所資故觀其土宜桑何如降本上升
字來只就下處而言凡此望景觀卜始之周其謀者欲終之善也終字對始
字言蓋經營之始也若末章所謂終則對此章而言又是後來莫允臧雖承
望景觀卜來還當推開說言其得地之美真可建國以復康叔之舊以辭
懿公之蠹以輯和人民光顯國家意為是。

增此章望景觀卜分作四項斷然不易望者審其高下所依何地日方晷定中
以作宮將據楚以為雄而環堂以為鎮也建國之制必先辨方辨方之法必
考日景參者以正東西日之影不用樹臬須知是正一國之方面與上定宮室
之方面不同降就下處言非從山而降也民事蠶桑為重桑最宜肥地上兩
則土美可知故又觀之以察土宜一說必協桑而後行以居民重蠶桑盛
說俱無礙人謀旁先欲見神協吉故又卜之精謂今將作宮室於此神以
為可乎不可乎至云吉而神謀亦無不協矣知上正附會辭七之說謂卜者
因桑而上言臧即土宜桑為臧斷不可從按慶源輔氏曰既正其方面又質其
形勢又察其土宜人事盡矣然後卜之可知以綫承為是即允臧亦須從承
觀諸本其始之望景觀卜二句可見何得串指土宜桑為臧如

靈雨 自其始焉家國言之至此靈雨既降而夙駕之勞人以勸民如此而……

當雨在彼或傾側惟雨見之則彼此皆正當矣　增郭景純曰丘自然而有京人力所為故曰京高丘也　○朱子自古人載星而出載星而入必是身耐勞苦方能奔赴人　增靈雨好雨也杜詩云好雨知時節是雨此是見……春秋安公之在……

之以察其土宜也。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
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
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音稅于桑田。叶徒因反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叶一均反騋音來牝三千。叶倉新反○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騋。言方春時，甘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曰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

之盛何莫而非秉心塞淵之延國始於經綸而終
此其君人之度卓偉然矣我國人安得不悅而美之哉故人
主意四句分上言心之勸于民事下勵其操心之善也當兩句正主書勸元
奉育人務農桑之時上四句全重稅于桑田句註中亟往而勞勸之正解此
句勞者勞其勞勸者勸其勤須盡力于農桑也此須是操心塞淵處匪直句
緊承上與起下文秉心心字最重言匪獨于此民事所以操心者如此而推
之于政無不皆然故所為無不成而觀之牧事有騋牝三千乃操心之一驗
也蓋騋之盛亦塞淵所致也玩此則其無一事而不操心塞淵可徵矣註此
八字指民言
塊題騋三月一二句宜詳斷命之之詞已藏在內三句另是敘事之詞言
文公遂于次日雨止星見夙駕往命非方命倌人以夙駕也匪直也人秉心
塞淵八字作一氣讀而又承下來了言非特我公所以存之心者云云柳巳
驗于政事而騋牝云云也塞淵秉之於內只是心而見之于外則為事業故
云然○按美我與曰人主發憤為雄或行事未果而心已弛則似乎闊遠而
失之于不實或謀事未成而心已躁則似乎壯決而失之于不淵文公則以
寬心應事以淫心度務譬之太山之土自能生物河海之水用之不竭亦何
所為而不成哉直從上作室種樹等算觀了風駕諸項而歸結之曰秉心如
此其塞淵也疏解塞淵二字最妙

蝃蝀今首 箴千理
此詩首二章喻淫奔之行而指其違乎禮末章迷淫奔之欲而斥其
蝃蝀首章 此刺淫奔之詩也若曰不可偏者男女之防不容潰者禮義之正何此
及之不然耶彼當日暮之時陰雨方晦日色自西而映之忽然成此蝃
蝀之有而在彼東方焉此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天地之淫氣也人之見之莫
有敢視而指之者矣況則淫奔之人配非其偶而人不敢道者何以異是哉況
女子有行也不得背違父母兄弟而後行此婚姻正始之

德而伐其喪於刑棄同姓之親而滅其國楚子伐宋而不能厲大王居鄘而不能救毋乃塞偏之心秉之未絕與

○安城劉氏曰虹之爲質不映日不成蓋雲薄漏日日映雨氣則生也以水噀日自成青紅之暈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按春秋傳閔公二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爲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蝃蝀 淫氣入扇感指

蝃音帝**蝀**音東**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比也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此刺淫奔之詩言蝃蝀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敢道況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

大禮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則其有[illegible]於父母兄弟多矣

增註此章是惡之之辭陰陽不正之氣人不敢指以比男女不正之會人不敢道陽氣下上陰氣下下二氣交構而爲雨陽氣已解陰氣未已則猶而爲虹蜺朝謂之隮晝謂之螮蝀是地氣之淫也貞潔若無旋兆終能成形人莫得而指之以喻男女曖昧之事終不可掩也莫之敢指非畏之也賤之也女子二句舉婚姻之正禮以制之見婚姻之事當明明辭父母兄弟而行豈可私奔而爲曖昧之事乎註不顧此冒行此字正情禮言一說女子于歸終當遠其父母兄弟而成婚姻之禮矣何爲如此冒行也乎恰與後婚姻句相照殺貞直截〇又一說女子有行就淫奔上言蓋淫奔之人多棄其親戚而竄伏故言之如此也〇東萊呂氏曰泉水竹竿蝃蝀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何見矣

朝隮章 旦見於西則朝雨而將雨也日自東而映之物影自下而上隮則映於西焉其東不畏而然也此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然則淫奔之人犯非其道而有害於男女之正何以異哉況女子之有行也又當遠其父母兄弟於結婚之際此有大婚之正禮在也又胡爲不顧此而冒行乎則其顧於父母兄弟甚矣

增註此章是惡之之詞以淫慝之氣害陰陽之和比淫亂之惡害人道之正下二句刺其昧大婚之正也隮虹隮也由氣升所爲故號爲虹隮日東則見西日西則見東

乃如章 今夫男女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而禮義之在亦人之所當守也今乃如之人但知念男女之欲懷婚姻之情而從其所慝之行則是貞信之節在所當守者彼固喪而不能守焉其天理之正所當知者彼則冥焉而罔覺矣不亦深可慨哉然以衛國淫亂以致禍敗其亂極矣文公一轉移之民之習尤如此其刺以振其事遂豈直君子之言也

〇孔氏曰隮虹隮也山氣升所爲故號虹隮〇張氏曰螮蝀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雨陰氣方盛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之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氣反爲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

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

朝隮(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補反)

〇比也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曰隮注以爲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叶斯人反)不知命也(叶彌并反)

〇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守爲信命正理也〇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卒章 此章是深言見之詞女之欲下二句斥其非正在人曰信在天曰命婦人從一而終此是信處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此天理之正處失貞信之事即昧天理之正二句詞若兩平看是相貫須要直卻心悟惝然驚悟今日不知此所以敢于懷婚姻耳

相鼠首章 此詩刺無禮處是泛說不必直指在位三章一意只是反覆譏刺其言人不知物之意而以有無二字相呼為異

相鼠首章 此刺無禮作也蓋曰威儀乃德之符亦所以定命者也人可不警省論其鼠哉彼鼠為物之賤者也猶彼鼠矣猶有皮以衛身況人為物之最靈者也可無儀而可緣哉人而無儀則成身之道盡失而有生之理已虧矣雖久生于世徒足以取嘗亂俗而已不死果何為哉

二章三章 一增主意此亦反興也興意至二句止三四句另轉以痛責之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者最卑污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劉上玉曰康以死言甚惡之詞故云何為何俟又曰胡不非真以無禮定其必死也○萬授一曰無儀無止無禮而即罪其宜死可見禮者人之生理也記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與此正相發

干旄首章 此詩重在見賢上三章一意無俟深求專為旌旄乃大夫本等威儀非勸也禮賢之具不可就此上說作禮意之勸但為見賢而出即是禮賢之勸只就屆已見賢說末二句亦重大夫禮意上非見禮賢者無以答之也增詩人得於創見欣幸無已故言之不足又屢言之全要得他踴躍贊歎私諭不盡之意

增嚴氏曰衛自懿公好鶴賢才淪落久矣茲當新造之時有賢者勵精於上卿大夫勸賢禮賢故國人創見驚喜如此

○潘氏曰凡獸皆有皮齒獸獨言鼠最卑污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詩蓋債人以有禮卻自別於禽獸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去聲鼠有皮叶蒲何反人而無儀叶牛何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叶吾何反○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已反○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叶想止反○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此章精神全在何以畀之段

孑孑音結干旄音毛在浚蘇俊反之郊叶音高素絲紕之

子子首章衛大夫屈己以下賢固人所見而美之意諸賢者每以故用為心惟上
位非所宜下賢之誠此所以能其能而不自顧其而出仕始遠矣今何幸而
見我人彼衛也彼物所旄而建之車後此大夫之表章也建此子子之旄在彼
浚邑之郊固將以賢者之屈而造焉者也但見其所建之旄則素絲織組而紕
之其所乘之車則以四馬之良而載之其屈己之勞親為下賢者其禮意
斯已勤矣彼姝者子其所居處者可以見大夫之一端也不知將何之以報
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則其德之純何以加之以副其所見
誠者當必有所以為而非常情之所能者矣見仕
干旄章衛大夫建子子之干旟在彼浚邑之都其維乎旟也則素絲而
子不知何以予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始非吾之所得而測者矣
干旌章之其駕子車也則良馬五之以此物節下賢其禮意可謂勤矣彼姝者
子不知何以予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始非吾之所得而測者矣
干旌章然有旌必有旌建子子之干旌在彼浚邑之城其維乎旌也則素絲而
祝之其駕子車也則良馬六之以此物節下賢其禮意可謂勤矣彼姝者
子不知何以告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若非吾之所得而親者矣自是而大夫
首其益自是而動之用其君則得之與可指日俟也我固知大夫姝子果能相
與以有成也吾人安得不喜誠而樂道之哉
主意各四句分上表大夫見賢之誠下說賢者所答之意三章俱一時事子
旄子旟子旌三者以旟為主蓋車後所建有鳥隼之旟有干首注牛尾
曰干旄設析羽曰干旌維旌旄干下則皆用素絲之組二章訓註曰斿曰縿
者蓋旗之正副曰縿斿則其末垂者也此亦是要知得不重曰郊曰都曰
城乃漸至賢者之所皆非本地言無遠近也不可以自郊至都自都至城作
過文素絲二句二之字諸說多指子旄謂馬雖駕車而實載此旄旗者也建
子車之旄則素絲以維之也載子旄之直則四馬以駕之也此專重旄旗一
邊看單止用四馬無五馬六馬之理蓋亦及其盛之之詞非衛增其數也姝
子以德推言畀予告無六

○㫌大以車馬旐旐
乎說音所
建有旄而
素絲之維
所以維兵
旄也所藏
有車而良
馬之固所
以駕兵車
也亦自整
哉得持遠
見湖云空
依此說
○立氏于
狄入之滅
衛也先載
懿公好鶴
之故而後
載旗伯宣
淫之由蓋
著其玩物
喪倫不以
善道示民
久矣文公

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賦也孑孑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紕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旄旆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賦也旟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斿斿下屬縿皆畫鳥隼也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賦也析羽為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

何以謂有所畏者以求□□□□□所以畏者不能□以譏者
之也見嫺云何以字是疑詞謂廟御與輪之類非道路淺近之所能窺也亦
此章言此見詩人之深知其意者云禮意之勤不可孤則傷者皆有亦多云有言
無言不得而知亦非詩人口氣
指精神俱藏在第二句內蓋車馬旌旄自是尋常儀飾惟忽見于郊野之間
為可美耳何以云者見下賢之與晴闕已久在詩人亦出不意以為不知何
等降說乃可報稱殊遇為下賢者皆嘆其為賢者商度也○朱子曰五之六
之取叶韻耳亦極言其車馬之盛以見位高勢重而能降屈于賢如此非心
誠好善不能也
增趙□□曰末句何以二字是深祺機許國人不能測識之詞是知其必有
所畏所守所吉而十分欣幸之詞也若說非吾儕所得與聞云云殊失詩人
口氣

載馳全首 此詩不得歸衛而作乃托言以見意非實事也總見他制於義而不
言子情上四章登丘相承說下不必分首章言其道衛知不果而憂
是由而在道時也二章言其果不得歸而憂思不已見在道而大夫追及時
也三章言其見之有道而責人不諒其心是歸許在道時也末章言其思救
衛不能而惟欲歸衛是歸許將至時也
增通詩以歸唁句作主凡思字憂字與予指根歸言來不遠不臧有尤指根
不可歸唁來總是由為其遺歸雖其道追無聊之意非實事也○許為納州
之國不能急告大邦以救衛于許之大夫不能無尤焉詩意直注到大邦
一句則望人救衛之心追于歸唁
載馳章 實義為女云云故作此詩若曰宗國破滅列國分爭之大變公情之所不
暑馬言然也見戎為衛之亂者其於興廢之感有不能自已者乎
可閔載驅將以歸唁衛侯衛宗富時衛侯於時退於漕故驅馬悠悠言至於漕以
言之今衛僧未至而許之大夫從而奔走跋涉而來者吾知來不往來必將以

見乎詩者 如螟螣刺 況相鼠好 節故叙詩 儀義而服 人心頓然 士而一時 稽千旌下 者以此三 時詩而朱 詩俱交公 子亦謂其 有所不豈 不以上之 所作耶 ○皆之者 一則奔走 起雖以盡 問惟之情 一則多方 圖謀其為 不敢復之部 此固旋反 之初心必 至其地而

都城也屬也
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

不可歸之義矣皆于我則徒已矣不得王衛侯終不得信夫我爲能以無憂後庶幾往

主意四句上有所憫而欲伸其情下二句有所制而因動其憂唁字重字也
言其將然耳非真已至已言也所謂馳驅跋涉者皆假托之詞耳豈真由在
道而後大夫追而返之哉當以意會不可泥跋然只是一入但遇草則路遇
水則涉皆貝促求時急遽之狀但來而未至耳註必將二句乃夫人逆意以
憂之也亦見得夫人已自知其義不可歸意。
首發驅馬悠悠承上馳驅言也言心急馬行遲也言至于漕乃假設之詞猶
尚未至漕也跋涉又對上悠悠看言此方悠悠以行而已有跋涉而至者可
奈何○歸唁只有援大邦以圖興復忌作止閔其失國之旨也但此處且虛
說○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

既不我嘉次○大夫既至果不以我歸爲善則情不能以撓義而我亦不能旋反以
至於衛矣然視彼雖不以我歸爲善而宗國破亡人情至痛而我之思
衛其能以自已乎大夫既不以我歸爲善則我亦不能以害公我亦不能旋濟以
至於衛矣然視爾雖不以我歸爲善而故鄉淪没入心至惻而我之思衛其能
以自止乎

主意此章兩平對看總是先敘其行有所制而情不能已也不我嘉不我臧是
大夫既至而有是言就越禮背義上說旋反旋濟是因大夫之言而止之勿
作是自家的意思不遠不閟有言其情之終不能忘也此詩凡憂思處皆是
情凡止而不行處皆是義所謂發乎情止乎義理也此意亦須渾看不必友
離

陟彼二句尤作其思之不遠意
以發忌遺也或曰陟彼阿丘以舒憂想之情言采其蝱以舒鬱結之疾故其
可忘也然今日之行也亦豈我之故哉誠以女子之所善懷而欲歸信有益亦
出於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而實皆有所制非過也而許人何以尤之衆

以自書著其志

○曹含齋云許穆公夫人盛欲赴愬下方但以國救衛而托歸唁爲辭耳夫赴難乞師未非女子之事謂許人當告

來告故心以爲憂也既而終果不
得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既不我嘉
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
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
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閟閉也止
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
我歸爲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
矣雖視爾不以我爲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
自已○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叶謨郎反女子善
懷亦各有行叶戶郎反許人尤之衆穉且狂賦也
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主療鬱結之疾善懷
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行道尤過也
○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
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蝱以療鬱

意蓋不我臧而以我爲有過……惡之人耳
惊吾之心而惟吾之愛若……
〔主意〕二句分二欲節思衛之愛下言已之當思而保其民人也登高求疏雖
平賞串註兩載字以其木兩件事也吾懷諸說多從歸唁說然須承上陟阿
求疏之情來方見危我相曾註云多憂思者無歸唁而又國救之如下誰因
誰極之類故云宗國滅亡在埋亦當唁當救故曰有懷未二句是責人之詞
徘徊狂有酒意極言其必不更事不能察識人情也狂則率意妄言而不暇察
乎人情矣在中府覆數句東處字恐用出
酒光之名暗之正頷而泥其舊解者來人情而盼絕人意也此稍許國之衆
人非謂就偕大夫也凡人老而明乎討必以爲區區小禮不足拘也穉則必
不更事不識人情狂則執拘自是不近人情正與有行相反然不可是執不
是只形容不知已情之切至耳
我行〔章旨〕夫我之歸衛不果而返國也行於郊野之中而傷芃芃之麥斯時也傷
我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爲之控告于大邦將其士馬甲兵之
力以爲衛國拯復之舉庶得以收廬漕之民而復康叔之緒也然有所控者必知
其人之可因與國之可至而後可以有濟不知誰爲仗義之人誰爲睦鄰之國
而其人以至其國乎控告之難如此矣夫我之力既不能救
其極則我心之可自盡者一歸唁耳今欲蹤之大夫許國之君子無以我
之歸唁爲臧不過而尤之也蓋爾所以處此者百方或豈使以往唁乎衛侯而
致吾以告援乎大邦固欲以盡我之心也然終不如使我得以歸唁於衛侯而
自盡其心之爲愈也使我不得歸唁我亦安能以爲情耶衛女之欲歸
而爲乎許人者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而不敢違乎許人者止乎禮義也發乎
情止乎禮義可以觀其習矣
〔主意〕國句分上是歸唁而思救衛之計下是責人有以遂已之情也我行二
句言已營謀註及自傷許國句乃引起控于二句意控于大邦者存亡國之

其卜其居懿公卒救衛而存之然後濟大所思爲有道矣〇大人因極之謀非真可爲也將以責思之切而以救衛之義感傷人耳不然宗國且不得歸且有過乎國之興末我衆但立並君桓嫡楚丘而大人之志然矣〇左傳公四年無縱子使

必言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以不更事而狂妄之人耳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爲穉且狂哉〇我行其野芃芃其麥〔芃音蓬〕（此野字是歸唁之野）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賦也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〇又言歸在野而涉芃芃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爲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爲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

由以告之欲藉之以興復也因極二字皆就之何大邦說因字言因其人以待其君也有依藉倚托之意極即所至之大邦而言誰因誰極亦雖平而意實有猶言所何人而至何國乎誰字有不敢謂其必有不敢信其必無意大夫君子不必拘有位無位尤指學禮但義言上冢俳且狂是恨辭此無我有九章承致氣以漸而平也百爾所思蓋當時夫人既不得歸唁人必爲由處加致書遣人及求救他邦之類是也或只以不我嘉等句求說則爲必不得歸唁一事耳何百方之有一說云百思只就不我嘉不我臧上多方思論惟愁有侍先王禮義上看爲是如致書遣人求援役他處是衛事之說此正夫人本意句消云不如我所之此說亦極有見但時說多不依更詳之

衛之五

淇奧全旨 此詩三平看雖有進益直嚴成就之別然無淺深及漸進之意總是美其德而在興以咏歎之也興意各主五句止末四句各承本章上文說去斫言之首言興其德之進益而德容有以感乎人二章與其德之尊嚴而德容有以感乎人三章與其德之成就而動容有以中乎禮此詩甫旨看得極精謂末章言德之成其實首章琢磨之後二章克耳言弁之稱即是此編非到此方成也但至此方說出耳說者多謂上二章猶有主敬工夫至末章則從容中道而出于自然有以漸而成之意不如盛德容貌寬裕而微則爲嚴偶赫喧寬綽而和則爲寬綽戲謔言有到那寬綽戲謔便不嚴僩赫喧子詩人之意本自互見此等處又不可不察

瞻彼首章 此詩美武公之德而作也蓋曰夫人之進德也必有修爲之極致而其盛德也亦必有自然之效驗瞻彼淇奧綠竹生焉猗猗則有所[illegible]美盛矣況我有斐然君子[illegible]如哉彼[illegible]

孟樂不如音因細莊子納虎生之皮以鞹和諸者

○武公名和衛侯子共伯弟按衛世家武公四十二年將兵于幾有功周平王命武[illegible]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事見春秋傳 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爲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亦故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奧 奧於六反 綠竹猗猗 有匪君子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 赫兮咺兮

明而進止者精未至也自修之功已至而猶益求其至也
有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益求其精也有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
也則其容貌而謹於動靜之際者已密而益求其密有如治玉石者既琢
而復磨焉德之修飭有進無已如此由是美在其中光輝自著瑟兮而無
暴慢之氣僩兮而威嚴而無惰容之失咺兮赫兮其宣著盛大而無一
盛大一瑟然有以□之意也有斐君子有此盛德則所以感民者深矣民之感之
何能忘之也哉

合上節五句分上四句言其進德之功下及其盛德之感也綠竹始生之美盛有進
益之意故以為興比詩自武公儆戒君子之後而發美之故曰有斐君子但
其於有工夫始從切磋琢磨說起切如字以正音講在前面切謂剖析義
理一一有得分曉磋是又去研窮義理到那融會貫通地位益已精而益求
其精也琢謂克去人欲是絕禁止磨是又去磨礪省察到那私欲淨盡萬理
明盡地位益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二句總是有進無已之意言進德之功也
此雖是工夫其實德于此成矣故此二句富就德說瑟僩赫咺是成德之驗
皆就著于外者言之瑟是矜莊正容謹飭僩是威嚴可畏可象赫是氣象克
盛暢於四肢也咺是宣著發越粹然益彰也此二句總是盛德之容根上切
磋琢磨來瑟僩與大學不同大學自存于中言此就著于外言末二句言其
感人之深以承瑟僩二句說不必細承有斐君子與上一般只是將成德而
歎美之不必拘瑟僩赫咺為其盛德終不可諼猶言到底不忘之謂不兼修也
看益見詩之作武公尚存故也不可諼者秉彝好德自不能忘乃理之必然
非不忍忘之意

二章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焉則言青青之茂盛可同而尤盛矣況我有匪君子其德之稱
其服也何如哉彼充耳所以養聰也則垂之于兩耳而必以琇瑩之石會弁而
不可褻也會弁所以昭觀也則飾之以玉而有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
服飾尊嚴而德稱也如此且和順既充而英華自著矜莊而威嚴盛大而宣著

……作相 爲三公此 小序以爲 人相于周 也

□合縫中 也皮弁縫 中結玉爲 飾謂之其 天子五用 玉采其餘 十二武公 諸侯玉用

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修子已必厚于人故以斷詩詠歎之 諼音喧叶況遠反）興也淇水
名奧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
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
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
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鑢鐋治玉石者
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修飭
有進而無已也瑟矜莊貌僩威嚴貌咺宣著
貌諼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
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修之進益也大學傳
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
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
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瞻彼淇奧綠竹
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盛德之儀容於是乎著，有斐君子有此盛德，則所以感人者至矣，民之仰之又何能忘之哉。

〔主意〕五句承上與其德之稱，下見著其德之感人也。堅剛茂盛亦有尊嚴之象，故以為興。充耳二句言服飾尊嚴，正見其德之稱處，要根上切磋琢磨來。尊嚴全在德上說，蓋充耳用石，會弁用玉，凡諸侯之服皆然，惟武公德稱其服，乃見其尊嚴耳，非以弁如星為尊嚴也。充耳惟服冕旒時有之，若戴皮弁以下便不得有。會弁乃告朔時與視朝時服之者也。

末章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則此竹盛而盛之至矣。況我有斐君子，其德之成就者何如哉。彼天下之言精純者至金錫止矣，公則如金如錫焉。天下之言溫潤者至圭璧止矣，公則如圭如璧焉。德既底于成，而自然之渾成者，其容有寬綽焉，以寬綽之容出而為少，有重較之安；善戲謔而不為虐焉。是則切磋琢磨之功盡其進德之序，而係人心于不忘者，固其宜也。吾人得于觀感之餘，烏能已于嗟歎也耶。

〔主意〕五句分上與其德之底于成，下嘆其容之盡善，正盛德之至也。竹如簀，則猶猗猗青青者，成亦有成就之意，故以為興。金錫圭璧，皆自切磋琢磨工夫已底于成就而渾化者言。註中鍛鍊精純，特自金錫上解；生質溫潤，特自圭璧上解，不可泥。此章說金錫是單言功夫，圭璧是單言所真之美。武公之德從切磋琢磨中來，不重生質，意但自道學消磨私欲淨盡處說，則如金錫；自矜持盡泯渾然天成處說，則如圭璧。是鍛鍊之精純，固自人力得之；而生質之溫潤，亦由工夫熟後有以復其本體之自然也。落下四句文意亦自相關，不可因註文言字分作二項。蓋至于金錫圭璧，已到純粹地位，故其寬綽戲謔動個弗藏莫非其德之[illegible]也，寬綽中自如……

三采其飾，以七蓋皮弁之飾玉，有七而其玉則二色，三色謂朱[illegible]曰綦也。簀，簀床第，如床簀也。○重較是卿士之車，鳴[illegible]其形容安，於此他車不同。較與軾皆車上橫木，而較在軾之上。若于常無事而立則憑較，若應為敬則俯憑軾。註兩輢上出軾者，謂車兩……

與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弁，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興也。簀，棧也。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善戲謔不為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

較以嘆之耳容貌從容中□事之規矩自有□然也戲謔見是舒氣解頤矣謔可褻之時故曰和易不可狎褻看虐者傷害時此可以之名不為虐者不至于任情而娛物也正戲謔之善處故曰有節如戲傷謔秋其自如須則為虐而無節矣善戲謔已含不為虐意下句特足上意非兩層也凡此氣象故以皆金錫圭璧流出來故動容由中如此

○樂記曰鄭衛好濫淫志衛音促數煩志今衛有淇澳鄭有溱洧自淫志煩志可于言之耳

余適而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為美武公而今從之也

考槃全旨 此詩通作詩人美賢者之詞各首二句言隱居而樂下皆言其所樂之實也但各末句意義亦異一章其志堅非偽為也二章其願足若將終身也三章其樂深不求人知也總是見其所樂之真耳 增黃維章曰此詩以寬字適字軸字為主而以獨字永字描寫其樂之真也要知此樂非樂考槃茲獨寐而寤寐而言而歌而宿總是他無往非獨亦無往非樂得之心而寄之槃也要得不即不離為妙

考槃章旨 詠人美賢者隱處而作意謂人情樂於世味故每每自失其樂惟心有真樂者則無入而不自得也惟此碩人成隱處之志於澗於阿於陸隨其所寓甚矣以碩人而處此則胸次與天地同游悠然與造化為徒而寬廣自得略無戚戚之意者其樂也豈但勉強于一時哉雖獨寐而寤獨寐而言猶自誓曰吾

○朱子曰遯之象曰肥遯無不利肥者寬裕自得之意音節寬適

考槃在澗（叶居賢反）**碩人之寬**（叶區權反）**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叶況遠反）○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也

之樂也必念茲在茲即永久而不忘此樂矣其自得爲何如耶

二章澗之旁有阿成隱處之室於山阿之間似無可樂矣碩人則身在阿樂亦道在阿胸次悠然而寬廣自如焉且其心入而不變雖獨寐寤歌猶自誓言曰吾之樂足於己而無待於外吾終身所願蓋不踰於此矣

末章阿之上高平曰陸成隱處之室于山陸之間似無可樂矣碩人則身在陸樂亦在陸盤桓不行猶不忍舍焉且其心久而不移雖獨寐寤宿猶自誓曰吾之樂適于性而無求於人即終身亦不肯以此告人矣夫居及所不堪之地而能適所獨樂之緣其所養之素所守之正可知矣此詩人所以美之也

主意三章一意無後傑澗阿陸只是一處碩大寬廣串看言碩大之人其心寬廣無處適非俱就心上說非樂著形也觀註無戚戚之意可見寬居其心胸開廣發得失盡窮通紛華勢利舉不足以累其心意獨寐何正驗其本心之寬處獨字可玩蓋人所不知已所獨覺者有不堪則宜情必露于細獨猶然自誓不忘其樂可見天地之永久真是獨人一寤寐耳弗諼者常記憶在也不肯一時忘却也弗過言所願止於此更不過乎此也亦無慕乎外意弗告者自得之樂吾所自喻只是欲存之心而不以告人也若告人則淺矣非樂之深也

碩人四章首二章據今日既嫁而言末二章追前日始嫁而言然只是盛說去總是稱道其美盛以見宜見答之意也一章言族類之貴二章言容貌之美三章言其始時親迎之情末章言其始時禮義之盛此皆指人所易見者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莊公昏惑言外只于言外見之

夫國君立后以正陰陽供祭祀族類容貌所不重也推而至于來歸之儀衛通國之人情切矣又推而至于生國之形勢土產之煩饒御又未矣詩人借賦之者蓋欲莊公以敬衣嫡之故而不忍明言故就世人易見者言之意謂更有那一件不好而公竟欲其身不見答甫去昏惑何至井此亦不曉得也且曰只論此等已不[illegible]止此乎[illegible]

之謂陶淵明云策扶老而流憩時矯首而遊觀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即軸字意○呂[illegible]云終吾生以淌徉此終字即永字意○李太白獨酌詩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即弗告之意○吳瑞登云議親迎[illegible]

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爲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賦也曲陵曰阿薖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臥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

嘆其終感也

碩人章 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此詩曰天下之所宜親厚者莫如夫婦儷有宜親厚而尊于不見答者則害人之所不解也于于夫人有婉然為惟此碩人之頎然而其衣錦者中而以褧衣于外以此容服為君夫人宜見親于君矣而乃不盡然其族類之貴則言其父之貴則齊侯也彼則為齊侯之子而為衛侯之妻則國寵世之一貴相敵矣然常人父之貴者而已之自出未必貴也則東宮為之兄彼為之妹亦非其傳者也而所生亦貴矣常人夫之貴者而姊妹之夫未必貴也彼則為邢侯之姨譚公維彼之私則皆附于諸侯而姊妹之夫亦貴矣夫以族類之如此而猶不見親厚于君亦獨何哉

（主意）三句分上指其容服之美下極稱其族類之貴然上二句亦輕須一順講勿以容服對看族類之貴又重在齊侯衛侯東宮邢侯譚公之貴上只是即此以見莊姜之貴也齊侯二句連看重父之貴上言以侯配侯其貴相敵也東宮之妹見同出于夫人所生之貴也邢侯二句且交見親屬皆貴也末徽莊公不見親厚意（增）按碩人二句描寫莊姜如畫見有此美姿而深自斂飭不欲炫飾也其美在此其見棄亦未必不在此

手如章 然於貴使容貌有未美則君之不見親厚或一說也今其容貌言之手之柔而白也有如始生之荑之柔而白也膚之潤而白也有如凝之脂領如蝤蠐既白而且長也齒如瓠犀既白而且齊也首則既白而方正也則如螓之首其眉細而長曲也則如蛾之眉又且巧笑倩兮而口輔之美好美目盼兮而黑白之分明容貌之美如此而猶不見親厚亦獨何哉

（主意）不必分是極言莊姜容貌之美以見其宜見答于君也七句作八樣看須體認體柔而白重一柔字白字在黃字看出萑茅之始生者常白也脂寒而凝結則其色白自而取諸脂言潤澤而細膩也白而長則兩字並串矣析觀則方正潔白統觀則此次整齊方正屬形潔白屬色整齊屬比次並看廣而方正細而長亦並重倩即笑之巧盼即目之美不可開說猶云巧笑倩然

而不得獨 俠夫之分 義貴則自 齊以至邢 譚皆貴也 而不得獨 侍衛之强

○首五句皆取象于物作文須重正意如下膚是容貌柔荑等則形容之詞合求白手以至于首容貌甚

之美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頎長貌錦文衣也褧禪也錦衣而加褧焉為其文之太著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 ○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蠐木蟲之

而形於口輔，美目盼然而黑白分明也。總見無一不美，意顧作歌白圖矣
人不在圖形體，要得其性情。此章前五句皆狀其形體之妙，後二句并其性
情生動處寫出，此傳神賦體為警策矣。○按衛人以德不以色，此獨於色深致
美者，亦謂莊公之所賤者色也。今莊姜非無色也，而何為若是其他變耶
莊公之一初親厚情然者小

碩人敖敖　一大族碩貴，其容貌亦美矣，而衛不見親，親者至音而已。說，人大夫之
見四牡有驕，而此稱之節鑣鑣然而盛焉，何美也。言車以翟羽為飾，前後設蔽焉，
車何美也。乃碩人乘此以入君之朝，則於昏之禮為始時，國人樂得以為
吾君之配，而吾君能碩人之所知也。故相胡謂曰：今日諸大夫之
之朝于君者，是必諸大夫謀議而速于退朝，無使君勞于政事而不得與夫人之
其親厚之情也。及其嫁之時，亦當有稱禮之厚，而今乃不然，亦獨何哉。
主意在五句分上，不過追敘來嫁時事，下是國人皆樂其見親于君而嘆今之
不然也。意歸重在末二句，以朝總承車馬而言。朱幩鑣鑣，
鑣然文采之盛也。夫人之車以翟羽飾之，謂之翟車。翟羽在旁上。註國人
樂得樂字，不承上章貴美說，承神靈之統說。視朝之朝，內朝也；路寢明外之
正朝也。小寢，燕寢也。視朝而見群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
快可否之計

增末二句，與形容為吾君來樂之意，見得碩人如此，人皆為君深幸，奈何君
獨不然耶。分明畫出築朝拘拘為人主嚴重大禮，共見說得相親，却似相昵
語意微婉，不勝今昔之感

于此矣，而如荑以至倩盼，無美不具，婦容一何備也。

○孔氏曰：婦人不露見，車前後有障，謂之茀，以翟羽為飾。

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敖，五刀反。說，音稅。郊，叶音高。四牡有驕，音驕，叶音高。朱幩鑣鑣，幩，音焚。鑣，音標。翟茀以朝。茀，音弗。朝，音潮，叶直勞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敖敖，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幩，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夙，早也。禮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

河水章［言夫人之見親於始也］［illegible］以入海也施罛而濊濊鱣鮪發發而［illegible］於水則滋微而有敢［illegible］於齊水之［illegible］于河水也［illegible］故夫人之來也有從媵之庶士則朅然而武勇［illegible］士女姣好而禮儀盛備宜其［illegible］親於始而不見親于終亦獨何哉夫庶姜其爲［illegible］則雖未明言莊公之昏惑而已隱然于不言之表矣

主意五句分上言齊地之廣饒下言從媵之美盛而上下意自相貫歸重末二句惟其齊地廣饒所以夫人之來士女姣好禮儀盛備如此而士女之姣好此禮儀之盛備也總是推齊爲富有之國不必分地與物爲二事說當在服飾之盛上言有朅在才貌之武勇上言皆見其姣好也此章亦以見其宜親厚于君而嘆其不然也

氓全旨　首章約奔次章遂奔皆追述其初奔時事以起下悔恨之端三章悔己之喪四章被棄在道而怨之深五章被棄歸家而怨與悔俱甚六章思其始奔而追悔之無及也此詩之怨其詞隱蓋其初不以正故耳

總通詩以士貳其行不思其反作主雖是悔恨然悔所託之非人不悔始奔之非正此謂淫人之詩○首章以見媒是欲謀之人也而不知人不吾與也要之以秋期是欲謀之神也而不知神不吾告也及見棄而歸兄弟是欲依其親也而不知親不見恤也女之苟合者色衰而愛弛士之苟合者利盡而

○建明德者取四岳之裔與周治者美大邦之子何彼襛矣韓奕之詩凡皆以族類之言也豈直此詩爲然

○徽纂云首章不用父母之命

今之不然也嘆○河水洋洋北流活活音括叶戶劣反施以豉反罛音孤濊濊呼活反鱣張連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末反叶方月反葭音加菼吐敢反揭揭其竭反庶姜孽孽魚列反庶士有朅丘竭反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也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鱣而小色青黑發發盛貌葭蘆菼薍也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娣庶士謂媵臣朅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抱布貿音茂絲叶新齎反匪來貿絲

交絕今之不可苟也如此

氓之蚩蚩 此淫婦云云蓋謂天下之事不謹于始未有不悔于終者 [illegible] 其實貿絲而來乃就我謀而私約也 [illegible] 之者 [illegible] 丘之地 [illegible] 無良媒而約不可以直遂耳 [illegible] 以秋期 [illegible] 而有怒于我 [illegible] 再為後會之約而定期于秋焉則今日雖未自行而不久即當如約矣 生意四句分上叙其來而與之謀下因其去而與之約抱布貿絲蓋以彼之志之不專也故不遂往以觀其志而猶示以近之蓋示之以終之情也匪我二句是責所無以難其事將子二句是慰其心而定其期上謀字下期字皆是私情非父母之命也

乘彼垝垣 夫既與之期矣于是及期而乘彼垝垣以望復關當其未見復關也則 [illegible] 漣漣而傷感之不已及其既見復關也 [illegible] 笑且言而喜之不可 [illegible] 而謂之曰 [illegible] 以為期 [illegible] 如此 [illegible] 人無之 [illegible] 為期 [illegible] 而筮之 [illegible] 所占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若無凶 [illegible] 言則為期之約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以爾之車來迎予而我以我之賄往遷乎爾也 [illegible] 如 [illegible] 之必哉

而尚要之以婚姻之言可見其私奔徒謀之情 ○ 劉氏曰此婦直稱曰氓繼曰蚩蚩繼而曰子繼而曰爾久繼而復曰士繼而尊之也又復曰士蓋爾以謂之也 [illegible] 視之爲鄙之所以之此所以為婦之詞與

○ 叔婦遇叙之夫而樂于從所以起爾卜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叶新齎反 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叶謨悲反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叶祛奇反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叶謨悲反 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鄙之也。布，幣。貿，買也。貿絲蓋初夏之時也。頓丘，地名。愆，過也。將，願也。請也。○ 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乘彼垝垣，音鬼 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 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

王意上四句是女期而……而果于從……
秋以爲期之時也……自約也最矣何……其約之速也註卦之兆指
筮兆之兆有遷移賄亦服飾之類蓋此行乃私奔見有見矣也此行
從母之俱往耳此中便有成夫婦之禮謂偕老之願意此可見私奔無恥之
狀
桑之未落二章 夫桑之相……于嗟鳩兮……女之能無……矣……
可說 此而縱欲也……于嗟女兮……何以戒乎……是故……
士之耽兮……士有百行……可以相掩雖有耽樂之
言……可以見……可說而解之……
節……身無可取……無可……不可說也夫
女非士之比如此女所以不可與士耽也不可耽而耽之難乎免于今之悔矣
王意首二句此色盛之時中四句興戒已不可縱欲未四句惟不可與士耽
之意總看只是自悔色衰之時不可以縱乎欲也士之耽二句輕分重女耽
二句註婦人被棄至末是朱子斷章
園婦人到很俱時偏看出許多正理說出許多正論與烈士貞婦只爭事前
事後之別
桑之落矣 夫女與士耽固可守很矣……日之見棄其故果安在哉彼桑之落矣
者可以其是故夫惟色不足恃則見棄所以不免矣迨今……
也自我之徂爾三歲食貧……
洪水湯湯而漸車帷裳……無入廟之期……此豈……之過哉誠
以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也……女也不爽……
……分而終離有厚而今薄昔……前約而貳其行焉夫爲士貴于一德以相與也
何乃反覆其德而自負其所正……色盛則寵之……色衰則棄之皆一心
○安城劉氏曰集傳所謂王言者蓋以此婦人言之章首三言婦人不可一失其節故以……此傷淫奔……而……于男非……男有……之……可見淫者
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賄呼罪反
垝垣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
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也
賄財遷徙也○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垝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
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而以我之賄往遷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
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此而興也沃若潤澤……
而小短尾青黑色多食桑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
比己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葚以興下句戒女

也又一心也而二三其德迷至於此乎然則今日之棄我其過豈有所歸乎當身不失其
一章首二句分上喻已色衰而見棄下是叙始終之因而深致愧悔於夫也自我性情之正
徂爾二句始時之困也末二句終時之困也三歲者乃言其在夫家者久也
之歲月非謂夫婦三歲而見棄也詞後章先使我怨可見不予是約誓爲
失情愛日衰非就飾言也二三其行者始終相背之意二三其德在色衰
上見色之盛也上既而以亦與之俱就色之衰也女猶不爽而士已二其行
矣其故以色事人之不終也
（增補）漸雨唐自以爾卑來未從而漸車帷裳矣昔何等逍遙風光今何等矜風景
且知今日總謂告以不肯以卑來也
三歲章且既之實棄我者獨不念我昔日之勞乎方我之三歲爲婦而值爾之貧
且之勤苦其勞如此宜乎夫之恤我也夫何婦之言既遂而遽以暴戾相加
加我而棄我以歸亦獨何心哉使歸而兄弟見恤亦可以少慰也就知兄弟不
知其爲夫之遺但咥然其笑而已夫既見棄于夫而又不恤于兄弟則我之窮
困甚矣由是靜言思之是誠我之失于始者有以致之惟躬自悼惜而已矣何
必怨夫之棄與兄弟之笑也哉
主意四句分上歎前爲之勞下言見棄之苦而深致其悔也三歲爲婦非直
言爲婦三年之久是言在其家後三年內值其貧也正上章三歲食貧時事
言既遂矣相是時必有謀約之言至於其前自私奔而今果見棄也
末二句玩註見承兄弟言蓋見其言意下自悼倍言自傷無益以欲而巡
不服思也今當見棄無所歸咎但自悼而悲而已見得悔恨之極處
（增補）劉士王曰言既遂矣二句承上章來看言國既生既育比予于毒舊集註
謀約之言局亦必當曰如何勤家之言人所遂前言而成家之言也者下章
信誓旦旦但老之約諸若詳之兄弟之笑自是昔我不集之故但自任不言
方有深味此歸途自
至於暴矣
游之苦也
即方丹涼
今復解
○劉氏曰

無與士耽也士耽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
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
唯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桑
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或當無所妨也
之落矣其黃而隕　隕叶于貧反　自我徂爾三歲食貧
隕落也
淇水湯湯　湯音傷　漸車帷裳　叶音常　女也不爽士
貳其行　叶戶郎反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
婦人之車則有之爽差也極至也○言桑之黃
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往之爾家
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渡水以歸
復自言其過不
在此而在彼也○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
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

及爾章是可以終身矣寧知至老而反見棄使我非然之怨乎試若此求

爾二三其德亦我不思之過也彼其無處得有岸矣隰雖遠猶有泮矣若有所極也昔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以相娛以言笑則晏晏而和柔以信誓則旦旦而甚明以為情好之約定矣將可待以終身之會不思其反覆而虛有今日則是其岸隰之不若矣夫既不思其反覆而至此則夫十始者既已往而不可追而悔于今者又後時而無所及言將如之何哉亦已焉而已矣夫其始之苟合也既不顧夫天理之正及終之見棄也乃不勝其怨恨之情辭其民心之溺萌竟何益哉聖人錄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未嘗泯滅所以垂戒後世也

言念二句於上言已有所期而不遂下是與其不思之過而因以安之也老死我然而入色衰愛弛意正上言所謂因極二行也其則二句只與到不思其反也有限止而可見事有終窮而不思此反其意以為與也總括四句一氣講下方與興意相對言矣二句不平重信誓上備三以言今之是宴成信誓是旦旦也不思其反南宮既野云謂約信時只思偕老何曾思到今日夫之反其信誓也蓋謂反即反覆之意或云反謂後來之事猶云曾不思其後來之事而至老而見棄如此也亦已焉哉雖是且安之詞蓋亦怨之甚而無可奈何而悔恨亦極矣

偕老使我怨謂至老而後見棄也一說上言三歲食貧三歲為婦何以遽言老使我怨蓋不偕老則他日老之境皆怨之境也非目下以老而見棄也美婦見目下老字與上老字不同蓋指顏色之衰老耳人亦有少壯時顏色動易摧作而言色已銷鑠者便是衰老非言年齒之老也若至老而後棄則終亦不必如此極矣。

老而使我怨即既主言而比於千萬也怨其以新婚以我故辭則甚過在於夫友之既今不可說則其過在於己

○劉氏曰請言總角之宴則此女未棄而已再矣言是亦我則至而後見棄也故前章以角之黃落自比其色之衰也

弟不知咥其笑矣

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臥無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咥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音判叶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叶伊佃反信誓旦旦叶得絹反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叶將黎反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

竹竿全旨 四章總是欲歸衛而不得歸之情也不得歸者以義所制之意也但通詩未嘗言出義足斷不可以意義分說通篇俱以情說便是或謂各章俱有言義在而情義之意亦在言外最渾融說亦可互通詩首以遠莫致之句爲主首二章是欲往而不可往身在此而心在彼也末二章則思之不能已而欲其游賞身于泉源淇水之間會舟楫松舟之上矣

竹竿首章 衛女嫁于諸侯思之云云故作此詩言適天下有不可違之大義吾人有至不可已之至情予于今日欲不能不觸物而興思矣彼竹衛物也淇衛水也以籊籊之竹竿而釣乎淇水之上我豈不爾之思哉但道之云遠莫之能至而不得以遂其思耳

主意此章言心有所思而勢有所阻也竹竿釣淇非有是事不過托言如此耳言莫致之亦是托言遠不能至衛者特以義之不可非真以其遠也但未可隨言義字作文只可以遠字發揮義不可往而托言于遠也托言之意亦自說詩者言之耳○籊籊注云長而殺殺字解小之也謂竹竿長而根大其末漸漸而至小

泉源首章 此章思之不遂則追憶衛地能已于嘆悵之懷乎彼衛地有源泉焉有淇水焉泉小者泉源則在衛之左淇水則在衛之右一左一右勢適故其如彼其自若也矣何者爲衛之女子子有行之時已遠其父母兄弟今雖欲一日在衛之左右而不可得猶泉源淇水之不若矣今而知其可嘆哉

主意 一句分是思二水之在衛而自嘆其不得歸衛也要見二水常在衛而已不得復在衛故自嘆其不如也

所謂三歲爲婦三歲食貧者言在夫家食貧窮之歲月耳○註總角爲結語借此影爲兩角也

○王春曰山云皆高爲王下二章自勞其但皆服於此至老當知也以爲其嘆恨之情○女子有行二何是三見之其義各與須分隨所動

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覆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既不思其反覆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籊籊長而殺也竹衛物也淇衛地名○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致也○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彼反○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

左右者其⋯也在左在右⋯⋯⋯相⋯看
風旦⋯⋯⋯以而衛⋯⋯那相親無間也父母兄弟甚有⋯⋯
淇水音 淇水在衛之右泉源在衛之左一左一右皆有可樂而凡爲衛之人皆得以樂其樂也言當日之女子⋯⋯⋯之瑳而笑語于其間不得佩玉之儺而遊戲于其間情既未遂感時依之不能不傷之甚悵矣何如其爲情哉

言當日何分是⋯二水之在衛而自恨不得遊戲于其間也言笑副巧笑瑳然而見⋯行徐則佩玉儺然而有⋯此二句亦是先詞重不可得意必之但不可云何為曾如此。

淇水音 夫我嘆淇之情如此亦惟衛國為可寫耳彼淇之爲水悠悠有長流有檜楫音 ⋯檜楫⋯舟有⋯以行舟者也有松舟焉可乘以遊遊者⋯⋯駕言出遊于彼以寫我嘆淇之情哉使于此而終不得遊則吾之憂終無以自寫矣吁千其見詠也而見其能盡人子之情焉干其不歸也而見其能守先王之義焉情哉而行而不悖衛女其賢矣哉

灣上章此章上二句切宗國之事下說歸寧其故國之情也檜楫松舟不過言其水中有此耳非衛物也駕言二句即承上二章泉見出遊所以毋兄弟可以巧笑佩玉之樂可以寫憂且寫憂也遊即承上舟楫一直說下許說多以寫言二句是絕望之詞非異望之詞也非與泉水卒章同意也不知詩人非必斷然說定不歸然見其情意⋯⋯⋯此時衛女⋯⋯各二句皆由思而之悅如⋯⋯其事若得⋯如⋯⋯得二字便失詩人之氣

芄蘭音 此詩各二句分上是興其所佩下是言其不稱所佩方由從流義說與音⋯芄蘭柔弱而⋯⋯⋯不稱衣故以興童子無能而服飾美盛人不稱其服也玩之雖遂從⋯說爲是遊⋯⋯則童子之心⋯當重佩觿佩韘上安分二句形容其情然自是真知其非之狀入而至于成人則人所望之者乃顧其佩先行之格言以我適大之⋯人所見者惟傲慢

句與上章文同音真若此即淇水之可樂而已不得樂其樂成只恨不得也

○此章切宗國之思而爭不得以舒其懷也末二句有見難得遂之意

○二章一水部有枝舊說⋯閑不安有核也而分右枝大非

○內則日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

⋯水之在右⋯○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自⋯其不如也
笑之瑳 佩玉之儺 ⋯可反○瑳⋯也 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間也

○淇水滺滺 檜楫松舟 ⋯⋯楫所以行舟也 ⋯⋯
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 ⋯⋯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之支 童子佩觿 ⋯⋯
雖則佩觿 能不我知 ⋯⋯
容兮遂兮 垂帶悸兮 ⋯⋯
⋯之有自⋯可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

之非度之兒亦何益誰曰刺之詞激而婉然後知方得詩人溫厚之旨

首章 此詩疑刺童子躐等作○首謂物必貴乎相稱今不然以稚童而早乎所見之童子其比有可議者芄蘭之爲草則有枝矣此童子也則佩成人之觿矣夫以童子而即佩觿是固已失乎長幼之宜故使其年列童子而才同成人佩之猶曰宜也今彼雖則佩觿而聰明有限識見未充初不足以知乎我焉但見其容飾之間舒緩放肆垂帶悸然而下無實可稱其爲指也其視所佩焉（詳說）

二章 芄蘭之爲草則有葉矣此童子也即佩成人之韘夫以童子而即佩韘是固已忘乎少長之序然使以童子之年而有成人之才佩之猶或可也今彼雖則佩韘而諂爲親近我勢單微初不足以長于我焉但見其動容之間修飾肆宴帶悸然而下無實可稱其爲弄也其視所佩爲能稱哉夫以佩非所佩固無免于不之消而才之不稱當益戒者之證矣童子亦可以自悟矣

主意雖蘭之有支興童子之年少而佩成人之觿也刺意全在下四句見之末二句指致飾于外言正見其無得于中而才能之不稱所佩也容遂二字不平突非是儀容之容謂其容是遂緩節度放肆所見不過如此也無甲句緊接上句說勿與容遂兩平看知猶知也朱子已有明訓不足知于我言不接我也是不聞其成人之務也近說有不足見知于我者自不體貼註意甲長也長于我爲弟强兄之意不足長于我是不見有甚世之才也不非甚暗不能附和而言

〔講〕芄蘭枝矣曰容是容並改爲舒緩也遂直遂改爲放肆也有居之不離尊垂息道意○劉同說之云能治煩決亂者方佩觿此則童子佩觿以成人之飾而童子之雖其外貌可觀亦徒焉而已則爲童子者其可以一知半解自足也即益肖則從閑之之言是所謂刺也○朱極一以朱色之皮爲之故言朱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三謂食指將指無名指也○鄭虎臣云彼或以老氣而不幸童□□□□□亦多厚重則

○朱極三是朱色之皮爲之故言朱極循放也所以射者利放弦也三謂食指將指無名指也虞首稚公肩也包之也

○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故云

○荆川云

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韘決也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鄭氏曰沓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爲之用以彄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叶武方反 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母

人今日彼亦以雁會面……而成反之

子之自吹亦在今日吹入自我之言誤得至于心腸洞然

河廣叅旨 二章一章言其河之廣而不可渡宋之遠而不可至則義不可往宋之意已得見於言詩之外須有公義方見義不可往夫人

然夫明言只自說詩皆言之可也捐圖上王云此詩不但義不可踰不可踰

守其之徳依等俱不宜言露只加不久求合兩意得之封疆風日此詩不說

詩不得知說說詩者說詩難卻說詩易雖行深情之

首章 言若曰子之母出而母之思之[illegible]而義不可往也故作此詩若曰不可饑于

而號雖以為上[illegible]宋之所以[illegible]最切者乃今有若謂乎亦矣

廣以為誦謂河果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河可以渡矣何豈廣乎哉宋者吾子所涉之

之家也我之不遠宋者跂予望之宋之遠也然誰謂宋果遠乎但一跂足而望之

則可見矣若豈遠乎哉 ○愚案

二章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河之小不容刀而至之則可見其河廣誰謂宋遠

曾不崇朝朝之方至之而有不終朝是宋可到是乎其何可渡也而不遠

言可至也而不至矣此可謂知禮而畏義者矣

王崇音崇皆以堀可通宋之易一葦可渡不能容刀非果知也惟以形

容其近小耳故子望之以日力量之而知其近也豈不終朝以己力量之而

知其近也後字祉有得[illegible]若在小舟徒無可以縱[illegible]不肯治衆力架

字作用字看或云朗容容之容非也河舊宋遠要知互見之意當一說容字

與不容剣有劍言其小何必強以不用所之意更有味增劍[illegible]說云其

人為水子請于衛公立日曹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身在衛而君皆從前則不

可往矣襄公思母而此言十句詩多之志也此詩當作于此詩蒸襄公即

位則衛已自河北渡河而南之徙自誰謂河廣矣曹氏曰閔二年東徙渡河

衛已居河東矣至傳元年未襄公立下餘年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矣哉

水父之重是與祖為一體也母出則與父祖廟絕故不可以私

吏

㳅

衛六人謂共姜莊姜許穆夫人宋桓夫人泉水之女竹竿之女

……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

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河為僻乃莪我英曰按序止言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而註遂言襄公
即位夫人思之朱子仍鄭氏之說也按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
自衛適宋必渡河衛自懿公二年狄入衛戴公始從河南言一葦杭之則是
作于未遷之前耳時宋桓尚在其公方為世子言即位非也當民之言亦未
是

伯兮全旨 首章分上是叙夫從役之事只述未說出情來下皆歷道在已思念之情以首章為主下皆承此言之增此詩歷歷說下有一節深一節意
二章方是已亂矣未及疾也三章首已疾矣未及心也至于使我心痗則憂思之莊亦已甚矣誰適二字是着眼處

首章旨 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意謂夫之不容適者從役之分而吾人之不容已者則思念之情今我之伯不在也有甚不能為情者矣盖我伯也朅然武勇而才之過人誠為一邦之桀其才有足稱矣然果何所事哉方秉殳為王執殳于前驅焉今尚未得歸也抱其才而不獲展其入使我如之何不思耶

主意三句分上美其過人之才下指其所事也上二句連說桀訓才過人即就武勇說為是註中方字宜玩正見得君子有是才而方今從是事尚未得歸意此非惜其用之不得其所亦非盡怨役之苦我也從役主用兵而言所謂執殳即逆降鉞進之謂為王者以侯國之衛共王國之役也增劉上玉曰末二句是思伯意非羨伯意也近里多失詩情

二章旨 夫我伯固從王于役矣其如我之私情何哉念我自伯之執殳而東也不得為容首如飛蓬之亂焉豈無膏沐可以為容也但為悅己者容今君子在外我誰廢容哉蓋婦人以君子為主而所以為容者為君子也故也今君子在外我誰適而為容哉無所主矣則雖有是膏沐誰所主而為之容而即首如飛蓬亦不暇恤矣

主意二句分上言已之不為容下推其所以不為容之意是時周室東遷而衛因過此而往故曰自伯之東伯氏行役

○按周禮澤國之士能用五兵者以衛王宮由則夾王車則所謂武與才多是就勝乃士說

○詩說曰膏所以澤首面沐盖澤也左傳濯之濯沐注云濯米汁可以沐頭

○諼訓忘非草名朱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朅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而無刃○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如是今方執殳而為王前驅也○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賦也蓬草名其華似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為之故也傳曰女為說己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辭○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焉得諼草

何相推嘗不作兩儀有得

膏首如飛蓬已懶夫修容之意也女為悅己者容原非以冶容取媚特以適首本註疏合沐而非所以容事君子故為容者為君子容也夫容盛則夫書云本本尤儀則蔽見本草寶釵不翦也夫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亦能適為容之旨○唐人閨怨詩曰欲梳臨鏡懶止思之切而無聊處 木部萱草 草部原是兩種

三章 冀君子不在我國風于焉容使以時而歸焉則望之之時猶可以自寬也兮待不日而不月于彼嘗令旱之餘而望其將雨固杲杲然而出日則其失望也甚矣我望伯之歸而不歸何異是故雖以願言思伯極其憂思之甚而至于首疾亦甘所甘心矣豈但首如飛蓬已耶

[主] 其雨二句分上喻其歸之不果下安字憂思之疾也其雨其雨是人情望雨日出首疾益入唯憂思之苦使有頭痛之疾入卯思之甚至不能堪而我此首疾固所甘心也首疾是已然其甘字可見若曰首可疾而伯終不可忘也

焉得諼草 然使吾之憂也而有以解之焉則猶可以暫忘于一時也彼諼草合歡可以忘人之憂者也焉得諼草樹之北堂采而食之以忘吾憂乎然夫着我所天也忘所憂則忘所天矣我非惟不能忘亦且不欲忘焉是以于諼草曾無求也而但願言思伯雖至得心痗之疾亦有所不辭矣又何首疾之足慮耶夫婦人于夫之不在而屢切思念之情如此是固專一之志也而士之失道亦從可見矣

[主] 焉得二句分上言欲忘所憂下言終不忍忘而甘致其疾也樹諼北堂只是小紓其懷以從之勢非真欲忘之也心痗作未然看故本文曰使我註曰至于心痗而不辭此言由首疾積漸而勢必至于此也至于心痗則其病益深矣

[增] 按嵇叔夜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愁兩服也本草註云萱草味甘令人好歡樂忘憂痛輕身明目合歡似梧桐與萱草則朱子或因諼草連引合歡非以合歡解萱花也北堂背向北故謂之背○此思極無聊之詞非真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叶蒲寐反)(音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音妹)○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背北堂也。痗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痗而不辭爾。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

欲求諸草以忘其憂亦非萱草所能忘也

有狐全旨 此詩三章各上二句喻人之有所求下二句言己之有所憂也比是託言之比言狐即言鰥夫也不可用鰥夫字出有狐獨行喻鰥夫無匹之意至言憂其無裳無帶無服則欲嫁之之意可知矣

〔增〕此詩情詞悲傷有急于求匹之意非其淫情太縱蓋時當亂離必得配偶庶幾彼此可以相依也

首章 國亂民貧喪其配偶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其託喻之意以爲物各有偶無其偶則必思所以求其偶也吾于茲而有感矣彼有狐綏綏然獨行求匹在彼淇水之梁焉夫在水之梁則無寒御之患而可以裳矣我也自之所憂夫自感于其心深憂之子之可以裳而病于無裳也安得爲之裳以衣其首也乎夫不欲顯言其人而託物以爲言不欲顯言以道其人而託無裳以爲言因其可言者以深其不可言而風人之旨得矣

二章三章講同

〔增〕王覓此詩三節總是託物以求匹而致欲嫁之意各上二句喻人之有所託下言己之有所憂也狐性淫又多疑綏綏然獨行而淫疑有求匹之意故以喻鰥夫之無匹也將求及梁未可以裳既及梁矣則可以裳矣水自帶以上曰厲必脫其帶而涉之既厲矣則可以束帶矣然所謂既厲則似已涉水就註在厲則正在深水處非既厲也而且可以帶者蓋淺不濡體必若裸衣此謂帶若衣此衣若側是既渡水矣故可以服之子自無裳安有與伊事與十從裳兒在言外憂其無裳無帶無服則欲嫁之意可知〇趙威厲曰偶逢者見便欲締情偏野所宋女此類尚係今淪貞之道其是太急于欲惟亂離中正不可無

彼其全旨 三章一

〇閨思寄寓處言鵑有婦君新宜閨矣而夜有狐之婦連之際聽則有慨視其氏女亦遠矣

之情亂世之詩則爲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比也

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〇國亂民散，喪其配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

原其重報之由似未得[illegible]

首章 此男女相贈答之詞故托言之以為有限者物而無窮者情也苟情以物限則無以罄吾情矣豈予與女之所以相期者乎今夫投我以木瓜其所投亦云薄矣而其情則不在于木瓜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琚之佩玉焉夫施之以微物而報之以重寶似可以報矣然就物言之雖可以報而自情言之則猶未足以為報也不過假此重寶以達吾繾綣之意庶幾見其物也猶見其人也將永以為好而不忘矣豈足以為報哉

二章三章講同

西宜先意此詩本賦體而以為四句都是比正意宜在言外者蓋以木瓜比微物瓊琚比重寶非真以木瓜瓊琚相贈答也以木瓜報瓊琚比人贈我以輕物我報之以重禮也匪報二句以瓊琚不足為報但欲假此以聯情末以為好耳比已重禮之報不足以答其先施之誠不過以此而期其永以為好耳顧麟士曰投報本實事而木瓜以喻物之至微瓊琚以喻為寶之極重即非真以是物為投報故不屬賦而屬比匪報永好亦存乎士識不必入正意如贈比之例○千古交情盡此數語說報施兩字淺俗不能出口矣匪報一語最宜玩味

而上聲於 珩下維璜 衝牙者也

以為好也 比也木瓜楙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詞如靜女之類○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瑤美玉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音久叶舉里反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玖亦玉名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

饑不遑耕耨故貧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民其樂使人偷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

王一之六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王一之六

王東都洛邑也不曰周而曰王存王號也范甯序春秋曰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于是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舊史而修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國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夫王者無風也今曰王風自是人識雅之所以為雅者特是朝廷征伐禮樂命令之所自出若臣民規諷頌詠之事雖其變者亦皆是刺其非以追于正原其流而反其始故皆謂之雅黍離以後朝廷無制作公卿無獻納其間所載謠俗與列國之風無異故不得不降之風也

○詩考曰黍離諸詩之為國風以其詩之體為風也

○詩傳名物鈔云王風十篇黍離為大夫行役而作餘皆民間詩也是以亦二列于風若曰黍離反為國風而雅亡則等王于列國非春秋尊王意矣

黍離全首三章一意無淺深是序賦所見以寓憫周之意因致所嘆以終領周黍離全首之人一一時感傷之事其曰苗曰穗曰實不同者亦作詩之體然其對

元城劉氏曰見黍見三見之說恐未然三章章意同而容出者感傷之情無已故也

讀詩憫宗周然辭玩未文不及一宗周之子亦不及一宗廟宮室字只以興彼字培指而已此是感慨最深處

○鄭氏曰洛邑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周公營成周今洛陽是也

首章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illegible]處之感乃[illegible]
首也故宗廟之地[illegible]其能不[illegible]所以安神[illegible]
所今所過宗廟所以本[illegible]周宮之國[illegible]上墟[illegible]見[illegible]
黍之生也離離其苗稷[illegible]其苗而以其之[illegible]國乎此也惆[illegible]綱之不[illegible]
則搖搖不準矣中心則搖搖有所定矣然當時之知我者謂我心有所憂而[illegible]
然其子惘周之意誰則知之不知我者謂我心有所求而然其子惘周文誰知
之是知[illegible]不知我[illegible]之意乎人[illegible]無所望矣夫人雖不知而天則不可欺也
悠悠蒼天無物不體者也我周王業之者吾知其為文武之者吾知其
成知而今日所以致此宗廟宮室盡為禾黍之場者彼何人斯而若此哉傷
之餘詠有不能以忘情者矣

宗意四句分上是賦所見以興其所感下是嘆其知己無人而願有所歸也
彼黍彼稷彼字指宗廟宮室言黍之實垂有靡靡之意稷之苗動有搖搖之
意本因感黍稷而賦之但其下四句義又相因故為賦而興也此說義最分
明彼諸說俱欠當行邁靡靡二句惆周室之情也然身心相關行之遲遲者
以心之搖搖耳心憂何求俱承行邁句說凡人心有所憂則行亦不進心有
所求則其行亦不進故云然所謂知我者不言他有所憂者謂憫周室也
故註總言以識此意悠悠句輕呼如今人呼天而訴云且道當其始禍者亦
之抱此何人哉南台云是道當其始禍者亦若臣家知皆在但不可露出致
此此宗指宗廟宮室盡為禾黍而言
〔增〕知我四句非分賢人賤人且識己意且言我如此情狀惟知我者以為心憂若
不知我者且將謂我何求正見我心之憂真是曠為傷同何人識得至于使
有欲呼天者矣此設言知之者用以隔下不知鴻鷹言不知用以衬上知者〇
但不為的然之論而意旨自明自見溫厚之趣此何人哉明知其人而不忍
斥指也此字合看不須點破按末句此宗與首兩彼字相照不言何人亦正
是深恨處說詩者須于此等處看眼為作〇杜子美哀江頭詩云少陵野老

[illegible]封朝鮮之後朝周過故殷墟宮室盡為禾黍乃作麥秀之詩意與此意同〇李氏曰呼天而思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當其詞不欲指斥其人也〇饒氏云幽王之昏日赫赫宗室褒姒滅之則前人之亂皆有所歸矣〇悠悠蒼天即屈原傳所謂勞苦倦極未嘗不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叶鐵因反）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〇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歎時人莫識己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〇彼黍

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

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亦是此詩語

意

一章〈彼宗周宮室之所見乎彼者惟黍之離離與稷之苗而已我也觸于目而感于中行邁則靡靡中心則如搖當時知我者不過謂我有憂其爲不知我者反謂我何求其念念惆悵之情固非人所能識也蒼天者人之所其何人而至此哉不能不動吾之悲歎矣

二章〈彼宗周宮室我之所見乎彼者惟黍之離離與稷之穗而已我之觸于目而感于心行邁則靡靡中心則如醉當時知我者不過謂我有憂其爲不知我者反謂我何求其念念惆悵之情固非人所能知也蒼天蒼天何人而致此哉不能不致吾之蒼天之號矣以先王數百年之業而一旦餘以王畿八百里之地而一旦捐之不恤此其人罪誠通于天矣夫惆悵之念餘之詞不一而足其忠君愛國之心不可想乎

〈王〉謂此三章與首章同意醉則無力故以穗下垂爲韻何以實與噎者虛則道宮前塞而噎也

君子全章〈此詩首章言久役因感物而興乎思次章言久役因感物而切乎思二章一意但下章思之加切耳此詩以思字爲主各章中三句是因思而觸物非感物而興思也通詩語氣何等參差變換惟君子于役之句每章首尾反覆提掇最可玩味

首章〈君子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人情匪樂相保而君相離況我于君子身能以自信役于外……

呼天之意

○謝疊山曰吾觀書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有爲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京都之興廢蓋置度外矣於黍離之詩重有感矣

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 行邁靡靡中心如噎 音咽叶於悉反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忠厚也

歸有定期猶可以副吾思之切今
所至之也并亦不得而知之也彼雞既出于塒棲則棲于塒矣羊牛已出于山
日夕則下來矣夫禽獸出入尚有日暮之節而行役君子乃無休息之期使我
如之何而勿思哉 朱子注 我方
〔主意〕三句分上是思君子之入役于外而物而望之以見其不能不思也首三
句已是思意中三句不過就眼前景二句不得不思之意是因物之歸而思
他不歸也雞棲于塒云對日以二句看不可說三則羊在三乎看朝對注
日反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句甚明如之何勿思處云歸焉不知其期出焉不
知所至使我如之何不思哉猶疑物與思雖欲自已而自不能也
〔增〕陽源輔氏曰知其歸期則知其所止也知其所在則思有所向也今皆不
知如之何勿思首三句未及言思而思之有理已躍然矣雞棲三句又因思
觸物以興起下二句所謂無聊之極物物關心也○日之夕矣一句關上下
兩語雞棲于塒則為日之夕日既夕則牛羊下來○按不知其期二句本可
平對但照詩柄久役句重在時上當以不知其歸為主曷至哉句只帶說然
○雞棲與牛羊下來相寫日夕光景如畫猶唐人閨怨詩所云月明花落又
黃昏也詩雖當閨正其寫得獨至處
〔增〕楊慈公曰君子久役歸期不可知連其所至之處亦不可知亦已難為情
矣況當羣有棲宿中日當棲止之物如前到前明見有出即有入有且即有
暮者而彼付萍踪飄泊曾無歸期之人于不思之非人情矣
二章〔又〕念我君子之役于外使可計以日月則其會猶有待也今非一朝一
夕之故不可以日月計之矣且其歸無期又不知何時可以會也彼物
且出于塒者則棲于桀矣牛羊且出于山日之夕則下括矣夫畜產之微尚知
出入之度而君子于役乃無來歸之期今雖未敢過望其歸也亦庶幾而得
食而免于饑渴而得飲而免乎渴則今雖未歸猶可以無憂也若不免于饑渴
之困則君子不堪吾何能以自安哉夫婦人于君子雖有愛思之切而無怨詞
飽

○埤雅云羊性畏露晚出而蚤歸為先于牛也

○大抵行役者多飢渴之苦如采薇等詩所言飢渴為甚行役者之常也史記云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黎反）雞棲于塒（音時）
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叶陵之反）君子于役如
之何勿思（叶新齎反）○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牆而棲曰塒日夕則羊
先歸而牛次之○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
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
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君子于役不日
不月曷其有佸（音括）雞棲于桀（其列反）日之夕矣
羊牛下括（古活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巨列反）
○賦也佸會桀杙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
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

之謂亦可謂得性情之正矣上之人何爲使之至是哉

上章之三句分士是念其久役下是節物而感其思之切也士先羊而後牛敘其歸之先後也此先牛而後羊順其類之大小也末句亦纖轉云由焉不可計以日月會今不可知其何時固不敢必其遠歸也庶無飢渴而已矣此憂思之深切處此士章更切矣蹟義云庶幾者望之之詞

「增」不日不月嘆既往也曷其有佸又嘆其將來之無期耳苟子下得使婦有無可奈何之意此思之極也猶曰不望何如好處但得苟無飢渴則此身無恙來佸有期矣古人曰萬里之外以身爲本正此意○鍾伯敬曰雞棲不知德行深得妙此詩苟無飢渴淺得妙然愈淺愈深

君子陽陽 下章樂以容言

此詩總是美其自得而與樂以爲樂也二章一意但上章樂以聲言

「增」兩章將樂字結句是從陽陽陶陶說起一氣直下陽陽陶陶通是得之心而形之貌者也云其所以自得處非婦人女子所知但覺其意像如此耳○要見君子自有樂之意相樂士○亡妙安貧是朱子相像語婦人口中只間間敘過並不須說破節精神

首章 此詩疑亦閔周婦人所作云云而深嘆美之曰大夫在行役之勞而又遇哉方君子之行役而歸也亡絕爲憂之時而不以貧賤爲戚然得安若無所以攖其念者但見[illegible]有簧而樂之何有房也左手則執簧右手則招我由房以聽焉以心之和形而爲聲之和三咏一嘆自陶寫之[illegible]哉不知執簧由房之外復有何所者在矣其樂爲何如哉

二章 夫君子之行役而歸也安於勞役之困而不以貧賤爲憂[illegible]然其和樂若無足以動其中者但見[illegible]有翿而舞之何有敖也左手則執翿右手則招我由敖以觀焉以心之適形而爲容之適一咏一嘆自爾形神之[illegible]更不知執翿由敖之外復有何者在矣其樂[illegible]

○詩柄不以行役爲勞是主安於貧賤不子貧賤之可與之乎對

○李氏曰堂上有笙簧之架曰植曰格以此爲舞爲室所居人君左右房大夫東房西室

○爾雅曰翿纛也舞者所以持爲容者也

水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賦也陽陽得志之貌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只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爲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翿舞者所

者也

（主意）四句各一氣讀下不必斷陽陽陶陶亦無大異皆主須言陽陽者志意之自得也凡夫失志者其氣餒自得志便有志得意滿揚揚之氣陶陶者和樂之自適也凡人不和樂者其心戚自和樂便有心曠神怡手舞足蹈氣象房在中室之房人出入處也作樂即在于此也舞位非是別設舞位蓋所舞之地即是也其樂只且只就作樂上詠嘆之與首句相應不在重與室家相樂亦不必說有全之處總不見得君子之樂之意須知貧賤是君子之素有非一日暫得者

頃程子曰陽陽不任見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之狀如是○此不過形容歌舞自得之意非真移之由東房就舞位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亦是此意

（揚之水）三章一意各士四句是興其念室家而往戍下是極言其思念室家之情也上下皆是怨詞亦皆是思不可分上為怨下為思也增本意謂畿內之民不宜遠戍而用又非所當戍故以遣戍怨王而語意卻含蓄不露

（首章）平王以申國近楚云云而作此詩也若曰君子之役固不敢辭矣然揚之水其勢緩弱則束薪之微亦不能流況吾乃畿內之民也室家相聚亦有日矣乃今使我獨往戍申則彼其之子不得與我同戍懷哉懷哉何時而已使室家得以團聚而遂室家之願矣乎

謂吾己此章以揚水緩弱不流束薪興室家不與己同戍此乃興之無取義者特取之不二字相應耳要知天下決無婦人同戍之理只怨己之不當戍君之不宜遣戍而至于申之戍必戍與甫許之不宜同戍又在言外而暗含

○嚴弦云此詩但言室家不得與己同役而後非其賦之意隱然見於言外亦有味乎其言

○說此詩全要模寫出一段怨思情態方妙

……之處舞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懷思曷何也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楚木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為呂侯後

甫

此意雖寔家寔寃主也在申侯以犬戎弑平王之父義不共天人人共曉況畿內之民止供貢賦以衛王室豈有調遣之理此與新役瓜牙相類○顧麟士曰室家同役本無之事而反云然此立言之妙後代詞人所以莫及也不與我戍非是室家不肯與我同去謂家在畿內而我乃遠戍不得同行也○揚之水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公而不得代耳合下二章始言勢既言是又言情會輕矣而不能流喻弱之極也此解亦妙

二章 揚之水則不能流東楚矣況我以天子之命而為戍甫之行彼其之子乃不與我戍甫乎夫不與我同戍則有室有家而思念之情切矣懷哉懷哉不知何時可歸而返吾室家之懷也哉

○彼激之水則不流東蒲矣況我以王者之命而為戍許之役彼其之子亦不與我戍許乎夫不與我而偕以往則不日不月而思念之情勝矣懷哉懷哉曷知其何時可返而返吾室家之樂也哉夫申侯弒君天下之賊也然我周之民子之衛也固借之不報仇而討賊之師反為報德之舉成全其志何而毋家之守至用王室之衛其得罪于天與民也甚矣民之怨也不亦宜乎

（備）王意王言戍申而此言戍甫戍許者非既戍申而又戍甫戍許也想甫許與申地相近故因戍申之故而并戍之其實是以戍申為主也詩亦以其事勢輕重而序之先後如此孔氏謂甫許近申其實不戍甫許於此則戍申即并甫許亦可待以無恐故兼言之孔疏平王母家申國唯應戍申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按竹書紀年幽王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弒王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則以報德戴者戍許理兼有之然其事甚怨可豈不辯

天

為申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今（ ）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叶滂古反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為箭者是也許國名亦姜姓今潁昌府許昌縣是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弒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為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為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又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illegible]以諸侯之師救之天

中谷有蓷 此詩以凶年相棄為主三章總是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嘆之詞也但前二章是以仳離之故而歸于所遇末一章是以仳離之故而反于所遇然前既歸乎所遇則已有自安之意要見婦人之厚而無怨懟之詞

習以蓷是草枯槁亂世飢年之氣象推得無潤澤也暵其乾者是先病也暵其脩則稍槁者亦不免矣暵其濕則溼者亦不免矣言物之槁者一節急一節言民之怨恨者亦一節深一節

首章 凶年飢饉云云 自述悲嘆之詞 若謂世治而室家相保者人之常也世亂而室家相棄者時之變也是故中谷有蓷當暵之時則生于乾者在所暵矣況有女從人而遭仳離然則其嘅然而嘆也亦豈容已乎然所以致此嘅嘆者初非其得已而為之也蓋斯人之不幸而有艱難之厄吾不幸而遇斯人之艱難耳使其不遇乎艱難則亦豈忍乎仳離哉

而言此章上句興其自傷之情下是嘆其不得已之故也興至四句上下二章同凡草必高地之物先自萎死故從乾處說起乾者嘆嘆然而長茂者亦漸生乎濕者亦嘆其是勢漸以極矣此立言之有序也仳離相棄也遇人艱字重看見出不得已非情愛之薄也蓋飢饉存餘飢寒不免雖自謀且不給何暇為妻子圖哉○有女仳離不及男者男必散而之四方無復存也

二章 中谷有蓷當暵之時則脩長茂者亦在所暵矣況有女從人而遭此仳離則其怨恨之深至于條然而歗也亦豈容已乎然所以使我條其歗者亦非其得已而為之也蓋斯人之不幸而有不淑之事吾不幸而遇斯人之不淑耳使其飢饉之可無于彼則此仳離之歗何有于我哉

末章 中谷有蓷當暵之時則雖生于濕者亦在所暵矣有女從人而遭此仳離之至窮則悲傷之情至于啜然而泣也亦豈容已乎然所以啜其泣者固以仳

○會記一節三章皆是淺非怨之詞勿太何皆作其窮厄之音如何嗟及矣句亦云是窮困之極而無可奈何之詞且無有安命意此亦有見○悟山蓷我日嘆之者知其不得已也歟

鄉遂之民役之以賦衛王室而民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甿家乃勞天下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蓷鵻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暵燥仳別也嘅歎聲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辭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興也脩長也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也條條然歗貌

之故而所以嘅其泣者豈特無益之悲也蓋遇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淑事勢痛怨之深至此窮促而無及也君亦安之而已矣少將如之何哉夫當仳離之變而無從也泣則歔勢之謂知其無可奈何而致其安之之意此婦人之所以為厚也為人上者多之甚也忍而使民至於此哉

【增】主意 此三章意與首章同上嘅其嘆猶有聲至于條其歗則發乎山而聲亦微矣至于啜其泣乃所謂吞聲飲泣者歗則悲至于恨故曰不止于嘆泣則痛入于心則又不止于歗不淑非指人之不善蓋以凶荒為不善之事亦艱難之意也何嗟及矣兼上艱難不淑二意舊作一說甚是蓋雖之人計無復之是困極無可奈何之詞不必强作安命語亦可

【附】者 按周禮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有賑窮恤貧之典惠行人若值凶荒則令賙恤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使其後世常如周之盛時豈有相棄而相怨如此詩者乎故采風本以觀民風也而序以為閔周有由然矣讀采葛者不知其變讀中谷有蓷方知其遭逢人世甚不偶也合看如此見青起之深

歗蹙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曾氏曰凶年而遂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興也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

有兔全旨 此詩是傷時訶不得其平因有感而不樂其生也三章一意而足傷之言見反覆道之全旨本重在諸侯背叛而諸侯背叛則皆由小人致之也據傳小人致亂句可見或謂小人即指諸侯未安

首章 周室衰微云云而作此詩言謂君子小人之消長係乎世道之盛衰言援叙其事大有可慨者矣彼張羅本以取兔今有兔爰爰以狡而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猶然則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何以異是哉此小人所以得志而天下日多事也追昔我生之初雖未睹先王全盛之治但王澤未斬典刑猶存忠直者受上賞巧計者蒙顯戮天下尚治平無事也夫何我生之後乃逢時之多難而百憂之叢集如此耶我行此時欲爲巧計則難以逆天下之諸欲爲忠直則無以免今日之禍動輒得咎無可奈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而已蓋雖生無以自立無以自安固不若一寐而死不復見此之爲快也果何樂乎生也哉吾寧死生之際天矣君子不樂其生而思以死爲安上之人何使人至此耶

〔主意〕各首二句分上比君子得禍而小人獨免下皆是言其所遭而安于死也我生之初只見周未東遷以前時文武成康之澤猶存不可即就文武成康時說尚無爲者以小人不得亂政而君子尚安于無事也謂刑罰之中天下易措如也嶧山云無爲還是諸侯不背叛而君子在朝小人在野之意語說多指君子小人而遺諸侯則不見多難意蓋計多難二字對上無事而言此甚有見百罹其刑罰不中天下多禍災也或謂無爲與百罹俱不必粘定刑罰蓋小人肆志君子受禍有許多可憂事宜說得開大些亦可無吪依註以死言謂多凶多懼動必得罪非死不足以免禍夫不以生爲幸而以死爲安者傷之之詞也

罦造者造端如羅織之謂庸者用意如故出入之謂百罹不專指兔雉二句

○詩稱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是東遷云諸侯必雖日如而周人反受其禍是已○黄東發曰庶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訛無覺無聰付治亂於

功故謂之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民散而將無以爲國於此亦可見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叶良何反尚寐無吪叶五禾反

比也兔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羅網尚猶罹憂吪動也○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爲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興也以兔爰興無爲以雉離興百罹也下章放此

有兔爰

凡反常逆理之事皆是傍尚寐句并全是欲死而不欲生之意此等世界動則救死其尚寐無吪乎然那能得無吪也即後世憂亂詩安得中山千日醉云云之意若泥註不樂其生遂硬認作死看固哉為詩矣無復覺道理閑於不聞也無聰則天下之變皆不入其耳矣總是深道所遭之難而當時多難氣象隱然其見矣

〔二三章大旨同〕

不知耳近世釋以為欲死者過也故此則后世憂亂詩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大平時之謂憂是不加無生之謂較切此論極有理但與朱註皆不可從

〔緜緜全旨〕三章一意總是以物之得所托而興人之失所依也玩註今乃字與則其字若相照應且終遠兄弟四句皆是失所依而窮之苦意宜作一氣至末為完舊說云此詩與全四句比上二句與己親乎人末二句言人不肯親乎己亦說得

〔首章〕世衰民散云云作此詩以自嘆意謂情之相親者固足以相維而分之疏者雖於己無恤何我今日不幸而所遭之時彼緜緜之葛藟猶在河之滸是一物之微尚有所托如此況我也當此喪亂窮困之秋乃終遠兄弟離散四方而謂他人為己父夫謂他人為父固宜有顧其窮而撫之者奈何我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以子視我而無顧恤之意而一顧念我其窮而無託也其誠矣可不大失所望哉

〔二三章〕言緜緜葛藟則在河之滸矣而亦得所依矣我也今乃終遠兄弟流離失所而謂他人為己母謂他人為母固宜有少加顧恤者奈何我雖謂彼為母而彼亦不以子視我然而無依

爰雉離于罦（音孚叶步廟反）我生之初尚無造（叶徂候反）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叶一笑反）尚寐無覺（音教叶居笑反）○比也罦覆車也可以揜兔造亦為也覺寤也○有兔爰爰雉離于罿（音衝）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比也罿罬也即罦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兔爰三章章七句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音虎）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叶扶雨反）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果五反）○興也緜緜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滸○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言緜緜葛藟

末章[illegible]則在河之漘而[illegible]也今乃言謂他人爲昆謂他人爲兄宜有以加親愛者今何我雖謂彼爲昆而彼亦不以顧我見我急者亦所聞也甚勞而失所亦不極于夫君者民之父母也民者吾之同胞也若不能子民使民轉徙而望救于人世道之變大可見矣爲人上者顧可使人之至此耶 可歎

諸言意由以緜緜終遠字相應蓋緜緜是長而不絕加終遠則不得長相聚矣謂他人父等語只流離顛沛雖有父母兄弟不得相保而煢然依托于人非必真以彼爲父母也顧者乃顧盼之顧有者識有也常記而不忘也莫我有猶云視之若無莫我聞視己之窮困漠然不相聞也豈可與共患難者惟區區此人心也乃使之流離失所若此亦未知民爲邦本乎○按此詩三終字可痛三亦字可恥依人之難于古同慨

采葛 三章一意各一句分上是賦采物之事下是道思念之情各章首句俱指所淫之人而言觀彼字可見采葛采蕭采艾俱是托以求其所

私意

首章 此淫奔者之詞也若曰夫人之情有所獨鍾則欲其常相見而無相離者吾願也吾于今日能忘情於彼人乎是故葛可以爲絺綌吾已所愛之人每欲與我而相合則托爲采葛之行焉斯人也采在葛而意在我也苟一日而

○夷上洒下曰漘蘇氏曰洒猶洗也岸上平而夷其下爲水所洗潄而入若脣也

○呂東萊曰葛爲絺綌[illegible]其祭

[illegible]在河之漘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爲父己父己雖謂彼爲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叶矣 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叶滿彼反 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羽己反○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音脣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叶微勻反○興也夷上洒下曰漘漘之爲言脣也昆兄也聞相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賦也采葛所以

不見則望思之深有如三月之久矣安得彼也終日采葛而遂我常常而見之願耶吁嗟其久而思之切而至于如此觀風者可以惕然乎心矣

二三章講同

增未意三章一意俱以不見二字爲骨益本望其急于見而反就不見上由析最後語意一節緊一節蓋生于初夏聚于盛夏故下承三月蕭采于秋故下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爲佳故下承三歲曰三秋則不止三月曰三歲則又不止三秋愈見其久之甚也此在情之轉深上說若以日月論則不止二字有礙矣三秋即孟仲季三月也顧麟士云三秋亦可作三月亦可作三歲既三秋不止于三月矣又曰三歲不止于三秋未圓恐是變文叶韻耳劉上玉云若三秋作大不月說則三歲不止三秋亦無礙也晦翁意或如此。

大車全旨 前二章欲其心有所畏而不敢相從于今未章誓相從于後此詩以畏字爲主上見其畏于一時下見其畏子終身二章畏子不敢其詞緩二章畏子不奔其詞鮮三章死則同穴其詞顯而確欲之所敝以漸而深也增上二章見其苟免而無耻末章見邪情之錮蔽而不開此苟從者一段警惕畏之意有聞大車之聲而悼于刀鋸覩毳衣之色而凜乎斧鉞註中庶幾二字正是其畏處大政刑之嚴致令暗間自洵至死隔絕不能遂其欲往之情亦可謂能齊之以刑者矣

首章 周官大夫云云畏而敢之言欲者之所欲徇者私情也君之所畏者公法也惟畏法則惟有不得而徇者矣彼大車者大夫之車也今其乗此車也緩緩而行檻檻然其声之轔轔乎衣毳衣者大夫之服也今其服此衣也五色皆備青者如菼之鮮明矣大夫刑政之嚴過於車服之間我也聞其車見其服已有惴惴之心焉是以我于汝固相愛情深非不爾思也但所可懼也刑罰之加亦可畏也故心雖有懷恐有所畏者以奪其情而有所不敢耳

六章二句分上言大夫車[illegible]

能攻疾疾 註特訓爲三物見采之由不于此取義也

按天子之大夫四命與子男同服衣所謂毳冕五章宗彝也藻也粉米也宗彝虎蜼也虎雌淺[illegible]

爲絲絲者藝其行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彼

采蕭 叶蘇鳩反 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蕭荻也白葉莖粗科生有香氣祭則焫以報氣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賦也艾蒿屬乾之可灸故采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以所聞言以所見言

大車檻檻 胡覽反 毳衣如菼 叶土敢反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毳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菼蘆之始生也毳衣之屬衣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菼大夫也不敢不敢

之屬衣繪而裳繡五色皆備[illegible]

寓畏之之意說此非畏大夫車服也惟平時刑政有以服其心故聞其車馬即聞大夫之號令見其服色如見大夫之威嚴而不敢犯耳末句畏者正畏此刑政也〇指詩人自今言亦未道及政刑字

二章 然大夫所乘之車不特檻檻也又哼哼然其行之重遲而安舒身之毳衣不特如菼也又如璊然其色之赤矣此車也此服也吾往而不見其可畏也是以我也豈不爾思乎而欲奔焉而不爾也吾甚畏子大夫嚴明刑政之可懼故心雖欲奔以從吾子恐而功有所不敢焉耳

主意大意與上同哼哼以車行之安重舒遲言易依上章作疊上看如璊謂赤色之鮮明也不可作溫潤解此章緊路出奔字增曰畏子不奔其奔之必自在也不敢之詞微不奔之詞顯

末章 然大夫刑政之嚴豈特禁戢于一時已哉吾見此身存則政刑與之俱存生同不得相奔以同室也是必身死之後政不能加刑不能加庶幾得合葬以同穴于以遂平生之志耳豈吾願也哉若此者自誓其不奔之言也君以言為不信則有如皦日在上以臨我我之言豈不信乎哉大夫之刑政能使人終身不敢犯其用心亦可謂有常久矣然徒制其情而不化其情子其後乎惟革面而非革心也回視二南之化不已遠乎噫可以觀世變矣

主意上二句不平歸重下句此有刑政之嚴不止一時意不信非謂不信已之言也謂己之言不出于中心則日必監之益以旦為證所以表其言之信也故註以為約誓之詞

增劉上玉曰按同穴句亦且言其情耳皦日亦自誓其言之由衷非指實言之必踐也不然淫奔者豈容合葬且豈死矣又誰為合葬時講每有身死之後政刑不能及等語猶為未醒〇玩註庶幾而已字仍是畏意

丘中全旨 此詩始則望其來就乎已次則望其就食乎已終則望其相贈乎已顯望之意以漸而深

者三章補也嚴也所言所編五色皆備青者爲炎亦者如滿各[illegible]乘其一耳泰離可以爲忠宗以刑政治民如大車亦庶幾乎有能者此東都大夫之僅見者乎

奔也〇居畏大夫猶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則以觀世變也

〇大車哼哼音吞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哼哼重遲之貌璊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

〇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賦也穀生穴壙皦白也〇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首章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作此詩首章明其人之嗜愛之也深則望之者也今何其久而不來意者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乎然彼固留矣而我之望之不已也將得子嗟彼之施施而來以慰我之心乎不然留子嗟者有得矣其如吾心何

序以爲思賢朱子以語意不莊恐非望賢之意

二章言彼子國者吾之所私而欲其來者也今胡其久而不來意者丘中有麥之地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乎然彼固留矣而我之望之絲無已也將得彼之國將彼之而來就食乎我以釋吾之疑乎不然子國之留者樂矣其如吾情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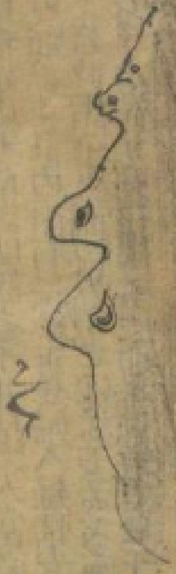
末章言子嗟可以來也子國可以來也而今俱不來意者丘中有李之處有以留之而得其來矣然雖留矣而我之望之猶望其贈我昔來而貽我佩玖以冢吾願之懷乎不然雖謂我無所私吾弗信也夫觀其望之之切既無愧恥之萌而觀其疑之之詞又可見當時淫奔者之衆矣風俗之惡一至于此可勝慨哉

總論三章各首二句是疑之詞下是望之來有麻有麥有李各指其地言之惟其詞出于疑故所指無定處末章註明說之子并指二人當必是實不必謂子嗟子國外復又有一人也○註內復有二字正是婦人疑情安得二字又是婦人切念惓惓之工若此詞果真而知男子之淫子益多而女亦不一而足讀丘中有麻而知女子之淫子嗟子國不一而足世道之衰于此足徵矣

施。叶蛇。○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爲布者。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叶舉里反。○賦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己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